

獻給：

勞動人民的兒子們。

他們的勤勞、勇敢和

智慧、輝耀着偉大中

華民族的崇高品質。

前言

這是根據我的「武訓傳」電影劇本寫成的一篇小說——可以說：它就是搬回到紙上的「武訓傳」影片。

武訓是一個平凡的、受損害的農民。他堅韌地、百折不撓地和封建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鬥爭。雖然行乞興學不能解救窮人，奇行苦操不足爲法，他的那一種亦誠、樸素、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精神是值得歌頌的。我們可以從武訓和他的勇敢同伴們身上認識了我們人民力量的偉大。他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勤勞、勇敢和智慧的崇高品質——這品質和力量在無產階級政黨正確組織領導之下，必然地使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像巨人般站了起來，成爲世界的和平支柱。

解放了的中國從戰鬥中日益提高着愛國主義，恢復着我們民族的自信、自尊和自豪。我虔誠地貢獻這一本小書，作爲澎湃高漲的愛國主義熱潮中的一個小小的泡沫。

藉此機會感謝王蓓、高文彬、高衡三同志給我抄錄文稿；胡登仁、郭奕耀兩同志設計封面；嶠崙影業公司借予劇照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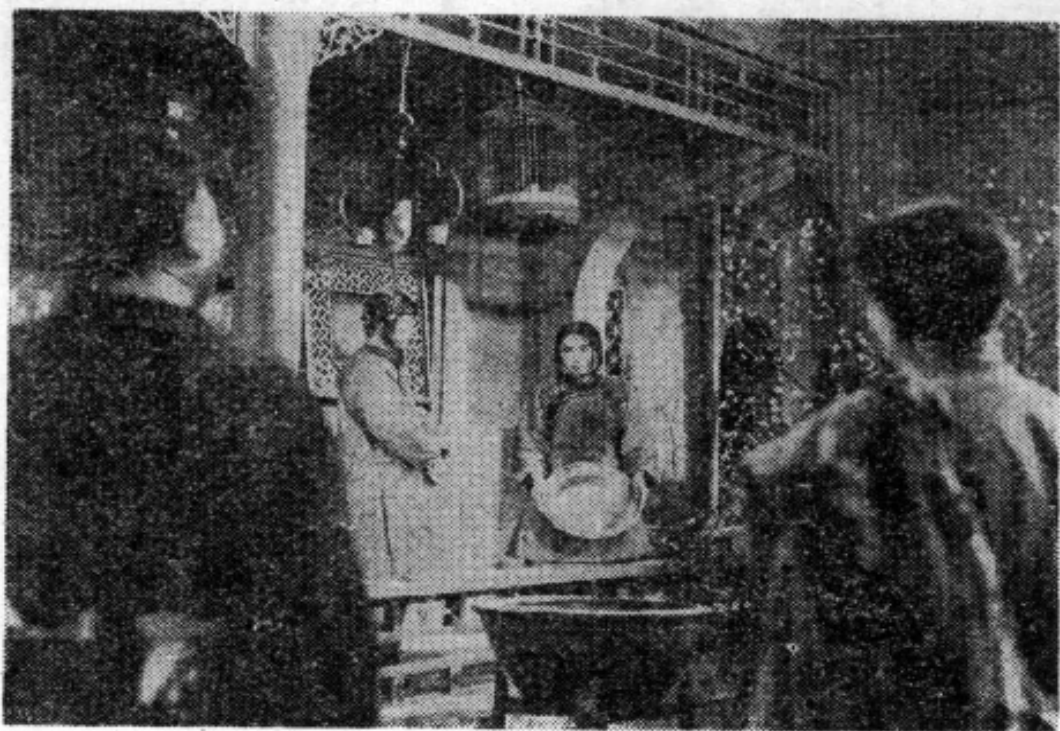
孫瑜一九五一年一月於上海



小武訓和他相依爲命的娘。(二——三字經)



「小七,你也得學學它呀!」(四——不倒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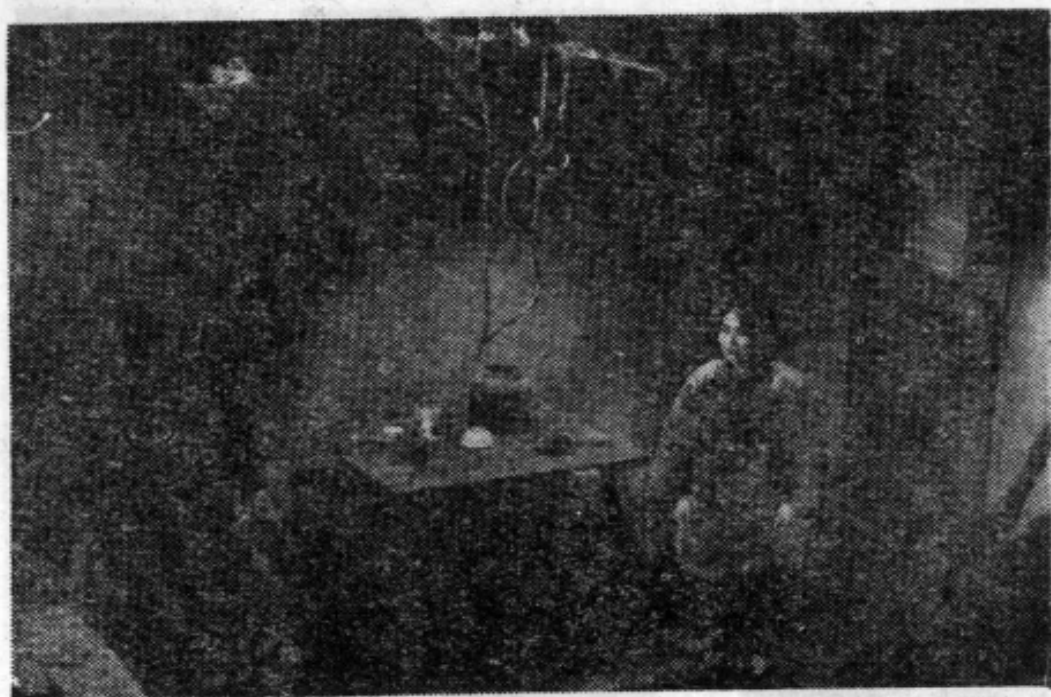
「小桃，把盆給洗乾淨！」（八——嬌妻美妾）



四奶奶說：「老爺，遞一張狀子，就值三百兩……」
（八——嬌妻美妾）



錢媽，小桃，周大，武訓向陳二嫂獻出各人的小小禮物。
(九——驢打滾)



她向着橫梁慢慢地走去…… (十——一朵小紅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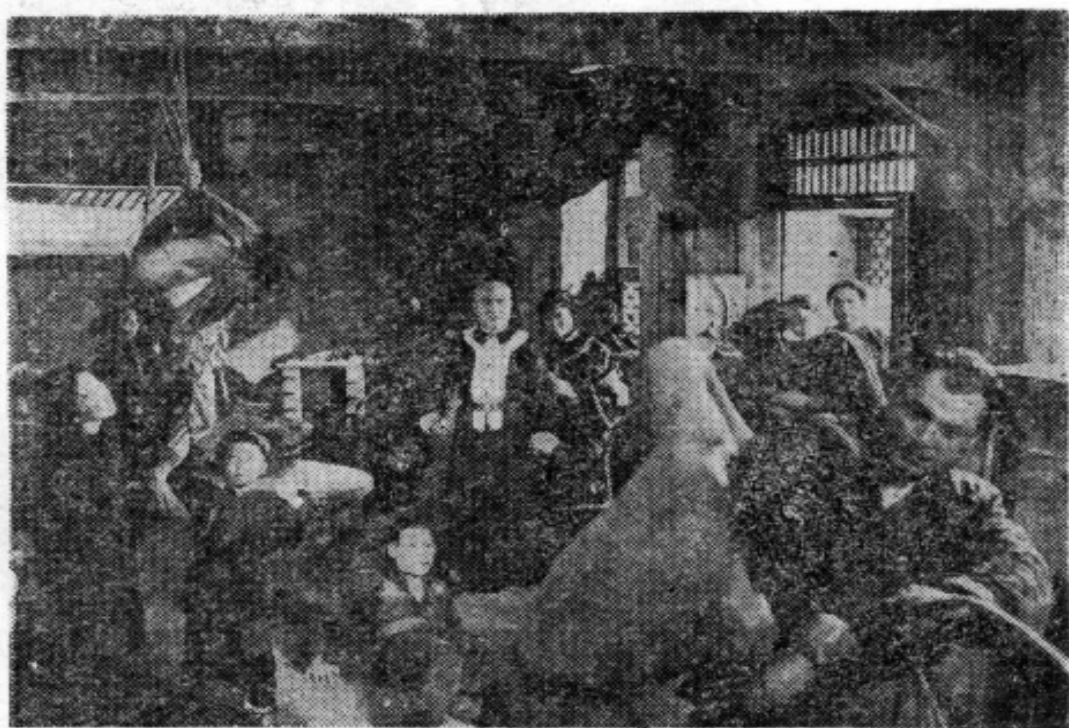
小桃說：「你越老實，別人就越要欺負你！」
(十二——三年的工錢)



「就倒在盆裏吧。」(十一——微笑)



趙熊和魏俊一把扭着武訓。(十三——混賬)



「住手！」周大跑過來搶奪趙熊手裏的皮鞭。
(十四——暴風雨前奏)



舉人魔鬼怒喊：「我把你們這些睜眼睛子打下苦海！」
(十七——幻想三部曲)



他又恍惚到了另一充滿了硝煙和烈火的地獄。
(十七——幻想三部曲)



武訓聽了小茂的話，把十年積下的錢存在地保家，
寫下了字據。（二十四——烟花）



三十年的苦行，義學修成開學了。（二十七——美夢的實現）



六十歲的老英雄周大還是一柄復仇烈火的寶劍！
(二十七——美夢的實現)



學生們賭錢；武訓跪地相勸。(二十八——學而優則仕)



武訓坐在張撫台花廳地上，手裏在不停地捻線。
(二十九——老佛爺萬歲)



周大造反，武訓請封；西太后勃然大怒。
(二十九——老佛爺萬歲)



武訓披着黃馬褂，癡狂地離開了牌坊。（三十——黃馬褂）



風送過來周大豪壯的聲音：「將來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三十——黃馬褂）

目次

一	武訓一一一年祭	一
二	三字經	五
三	銅瓢	一二
四	不倒翁	一九
五	十年流浪	二四
六	豪門威風	三一
七	慷慨悲歌士	三六
八	嬌妻美妾	四三
九	「驢打滾」	四九
一〇	一朵小紅花	五四
一一	微笑	六四
一二	三年的工錢	七〇
一三	混賬	七六
一四	暴風雨前奏	八四

一五	財神廟	八九
一六	百年大計	九三
一七	狂想三部曲	九九
一八	兩個美夢	一〇七
一九	第一筆基金	一一三
二〇	兩個世界	一二〇
二一	一磚一瓦	一二四
二二	一文一武	一三一
二三	回憶的珍珠	一三七
二四	煙花	一四二
二五	沈重的打擊	一四九
二六	僕僕風塵	一五六
二七	美夢的實現	一六三
二八	「學而優則仕」	一七〇
二九	老佛爺萬歲	一七七
三〇	黃馬褂	一八五

插圖

不倒翁。丫頭、寵妾和老爺……………	七
階級友愛。細影。井畔桃花……………	九
惡霸。暴風雨。苦海與火獄……………	一一
卅年。義學開學了。老英雄……………	一三
老佛爺萬歲。牌坊。黃馬褂……………	一五

附錄

武訓贊——「武訓傳」影片主題歌……………	一
「武訓傳」影片演員表……………	二
看了「武訓傳」之後的意見——戴白韜……………	三
「武訓傳」觀後感——育才學校校長馬侶賢……………	五
育才學校師生談「武訓傳」……………	八

一 武訓——一年祭

一陣風沙和黃土吹過，隱約裏恍惚現出老年的武訓；肩背布襖，手提銅瓢，在北方原野上遲緩地、但是堅定地走着……

莊嚴神聖的贊詩高唱入雲；小學生、教師、木匠、莊稼人、解放軍、村幹部、參加冬學的男女老幼、紛紛走向柳林鎮東園外去開武訓先生一百一十一年誕生紀念大會。時間是公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地址是平原省（舊山東省）堂邑縣柳林鎮武訓墓園祠前。

院子的正中走廊上，我們看見了一幅五尺多高，根據前清李松亭手蹟放大的武訓畫像。他坐在椅內雙手搓捻着他拾來的破布殘線；小桌上放着他的唯一行裝布襖子；腳旁放着他的煮飯、洗臉、討錢的三用式一銅瓢。黑黑的臉、灰白的短髮、縐紋的前額、忠厚樸實的眼睛——說明了他曾經飽經人世的風霜和他對窮孩子們的熱愛。

孩子們金鈴般的歌聲向上飄浮，穿過冬天寒氣的封鎖，滲透了柳林鎮天際的幾朵浮雲。人們懷念着這一個終身為窮孩子謀幸福的「武二豆沫」，好像看見了他在雲端向下界微笑，給正得着解放的本階級勞動同伴們祝福。

「一輩子穿破的，吃粗的；從早做到黑，就像俺地裏的一條牛！」戴破氈帽的老王感動地說；紅紅的兩眼裏充滿了無比的摯愛。對於一個莊稼人，牛就是他的患難朋友，血汗和勞動的分擔者；是他的心上愛人，是他的祖宗。

「不要名，不要利，不成家立業；」旁邊的鄭木匠接着說出他的讚詞。「四十年討飯、募化、變戲法、作短工，直到他死；辦好了三個義學——都是爲了俺們窮人！」

老布販周老爹在他十幾歲的時候時常遇見武訓在各村奔走捐錢。武家莊附近七十歲以上的老者都能够記得從前小時候頑皮胡鬧，和那個喜歡孩子的老武訓大開頑笑。現在他的十二歲的孫子小五兒，像他從前一樣，也是在幫着拉賣布的小車了。

「小五兒，你看看武訓老人家受了那麼些的苦，給你們修不收錢的義學，你也應該發下一個憤去學文化呀！」

「學文化？……」小五兒正吃着大餅，聲音從餅屑齒縫間沒有勁兒地發出來。「那多麻煩呀！」

周老爹望着他的孫兒嘆了一口氣；掏出火鏢兒，打火燃吸他的旱烟；一面望着祠堂前行過祭禮退下來的一羣小學生和他們的女教師。

小學生們像一羣小雞，前後左右地圍擁着他們的先生走動。小的從五六歲到十二三

歲，大多數穿着北方土地特有的褐黃色棉襖，和用白色毛巾像帽子一樣裹在頭上。不知道是由於那幾位服裝專家——事實上是老鄉們的集體經驗所演進——的發明，老解放區的男女老幼就採用了這又經濟又實惠的、可洗淨而又保暖的毛巾頭套。至於那褐黃土色的手織粗布的妙用，除非親到過北方鄉村的觀察家不能瞭解。孩子們在黃土裏頑皮打滾，只消起來用手一拍，鬆鬆的塵土就立刻從褐黃色的衣褲上消失。老鄉們在北方原野的風沙鄉路上跋涉，或是在地裏流汗扛活、犁地砸田，一切旁的藍、黑、灰、紫等顏色都禁不起太陽、汗水和風沙的晒染；只有採取了他們「生於斯、食於斯、作於斯、死於斯」的大地的褐黃色，我們勞動人民的兒子們才驕傲地、感激地顯示誇耀了「大地母親」的光榮本色。

紀念的儀式已過；人們散步在廣大美麗墓園的綠柏和白楊行列間，徘徊景仰。小學生們在祠後武調丈多高的灰色圓墓前站着圍看。在為人民的政府大力普及教育運動之下，這些享受着唸書權利的小學生們很不容易想像百十年前封建王朝的愚民政策，和那一位埋骨在圓墓裏的「武豆沫」怎樣為窮孩子找唸書的機會，向統治階級作了一生一世的堅韌性的反抗鬥爭。

當女教師帶着十幾個小學生走近周老爹時，他親切地和那位鬚髮如銀的老布販寒暄

問好；又回頭告訴小學生們說：「孩子們，你們認識賣布的周老爹嗎？……他小時候看見過武訓先生哩！」

「真的？……」小羅驚喜地問。

「啊！……他真的親眼看見了他？！……」結着雙辮的小秀英驚疑羨慕地說。在她的天真潔白的幼小心靈裏，一切甚麼「大清皇帝」、「封建王朝」都好像是千萬年前被人遺忘了的歷史殘灰而已！

女教師和周老爹都笑了。當她帶着他們到祠左走廊階前坐下休息時，小羅提出了他的疑問和寶貴的意見。

「先生，武訓幹啥要討飯辦義學？……我們歡迎先生給我們講武訓辦義學的故事！」孩子們熱烈地拍着小手歡迎，像「百鳥朝鳳」似的讓女教師坐在中間；大家前後左右在階前和地上圍坐着。十幾張紅紅的小臉，十幾對亮亮的眼睛就是冬天的太陽，為誕生剛剛滿兩個月零五天的新中國，輻射着幸福的光和熱。

遠遠的、一句一句地，好像從天上傳來了大的聲音，負責冬學運動的村幹部不知道在村裏那一家的平屋頂上站着，用鉛皮做的大傳聲筒向柳林鎮的四方高喊：

「唸冬學的同志們……男女老鄉們……今天吃過午飯……還是在老地方……宋家大

院子裏……唸書寫字……女同志們……還是帶着各人的拐線、鞋底鞋幫……可以一面做活……」

廣播的聲音又加上一句：

「唸書不忘做活……可是別又忘記了……把書本、筆記本帶了來……」

女教師和孩子們都笑起來了。年紀大一點的老鄉們，雖然自恨解放得晚了二三十年，利用農閒時候來參加冬學，他們勤懇用功的勁兒可並不比學校裏的小學生們差哩。

「孩子們，」女教師緩聲地說。「你們現在學文化，都有書唸——你們的福氣可真不算小呀！咱們中國現在解放了；人民政府正用大力來普及教育，讓咱們唸書……在從前，在清朝的時候，有錢有勢的人壓着咱們。有錢的孩子才可以唸書。咱們窮人，莊稼人的孩子是不能唸書、不准唸書的。可是武訓他老人家就不管這個！他說：『窮人也一樣是人——窮人就不能唸書嗎？』咱們別小看了武訓。他在那個時候，他的腦筋可是一點也不封建、不頑固呀！」

二 三字經

道光二十五年的春天——公歷一八四五年——七歲的小武訓穿着破布鞋，跟着他的娘在東嶽廟前空地上走着。從地上的斷繩、驢糞、菜皮、麥梗中間，他的腳踏過了一本破舊的書。他停下了，低身去把那封面印着三個大字的破書拾了起來。

書——這封建制度特權階級的專利品，不知道給什麼頑皮的富家子嫌它破舊而拋棄了——被小武訓拾到了卻是「如獲異寶」。在平時，他曾經羨慕村裏有錢子弟挾着書包，穿了新衣上學而常常尾隨着他們，受過他們的笑罵。他覺得唸書比討飯好；可是不知道他為什麼不能唸書。他從小就受了貧窮在他心上的烙印；可是他不知道誰給了他貧窮。瘦小的身體，穿着破爛的夾襖；一付忠厚老實，帶着畏縮怯弱神氣的臉；沈默，不大說話，兩眼裏似乎蘊藏着不少的聰慧和憂思。頭上留着一條小歪辮兒，斜垂在左耳邊，在暮春四月的南風裏飄盪，好像在說明：他也同樣地是一個愛玩、愛笑、值得人們愛護和教養的兒童，雖然他已經失掉了許多的權利。

五歲上就死了父親，姐姐出嫁了；他的哥哥自去扛活謀生；這一家傳了多世的窮苦農民，在地主剝削和災荒死病的交迫下，只賸下小武訓和他相依爲命的多病的娘。他們只得在這不滿一百戶居民的武家莊上討飯度日。

武家莊在山東堂邑縣西北鄉；除了幾家富農外，都是貧苦不堪。這一天正是逢集的

日子；莊外東嶽廟空地聚集了許多人，在那裏交易他們的糧食和手工業產品。那裏陳列着農具、牲口、土布、縣城裏來的藍底印花布；自然也有些從州裏府裏來的繭綢、耳環、髮髻、水粉、剪絨花、纖巧的繡花紙樣；甚至還可以買到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以後從英國運來的洋布、五色毛線、洋針洋線、胭脂香水、花邊緞帶等奢侈品——這些當然又非靠那少數的闊人們來「問津」不可了。

「掌櫃的！發發善心吧！」武訓的娘向對面走來的一位闊人哀求。「可憐可憐我的孩子！」

闊人正忙着手牽了他的闊孩子向廟前去看變戲法賣狗皮膏藥；嫌她擋了路，粗聲不耐地呵斥着：「去！去！……」

兩年的討飯生活已經使武訓的娘忍受過無數次的辱罵了。他一心一意只想把她的孩子帶大。她知道她的孩子雖然性情忠實，時常會給別人欺負，可是也知道她孩子很聰明靈巧，將來不致毫無出息。小七——武訓按叔伯弟兄排行第七——對她更是十分的孝順；時常把他討來的錢買些好吃的東西帶回給她吃。他又總是把討來的食物檢壞的吃，把好的完整一些的饌留下給他的娘。這樣的孝心，常常使她感動得暗中流淚；但當她哭泣的時候，小武訓卻又偏會做些怪臉，或者唱起滑稽的歌謠來；數來寶，拉洋片，逗得

她破涕爲笑。

武訓手裏拿着三字經，偷看了他娘一眼，生怕她給人罵了會傷心難過。

「娘，」他天真地指着手裏的破書，「這是甚麼書呀？」

武訓的娘低下頭望着孩子，微感慚愧地說：「小七，娘沒有唸過書，不識字。」

「娘，俺爹唸過書沒有？」小武訓順口地問着。

武訓的娘聽了，慢慢地望着孩子，勉強地微笑，掩飾她心裏的震動：「傻孩子，你爹是莊稼人——怎麼會唸書呢？……」

她扶着短杖，挽着柳條籃，和孩子走了幾步，忽然又發了她的心臟病。她的腳步不穩了；武訓急忙扶着她。旁邊有一輛卸了騾子的大車；正在吸旱烟的鄉下老漢連忙幫助扶了她到他的大車沿坐下，又親切地問她。

小武訓焦急連連喊娘，一面緊緊地抱着她。「娘，你怎麼啦？……好一點沒有？……」

武訓的娘在恢復了她的聲音之後，竭力鎮定地安慰孩子：「好一點了……不要緊的，還是心跳的老毛病……歇一會就會好的。」

她雖然口裏在安慰孩子，心裏卻浮上了深深的恐怖。小武訓緊緊靠着他娘；他臉上是

親摯忠誠的微笑，好像在堅定地聲稱：「我們永遠在一起！」

不遠的人堆裏響着清脆的小鑼。賣藝的沙啞喉嚨喊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清脆的鑼聲、喊好聲、亂擲銅錢聲、混成一團；另一邊拉洋片的高唱着：「往裏邊瞧來往裏邊看。英國船運來了鴉片煙。」賣皮老虎的、賣蘇花的、賣切糕的、聲聲喊來

——這些都暫時引不起小武訓的興趣，因為他的整個心身是被更重要的事項所佔據了。

一直到武訓的娘休息够了，牽着他往家走的時候，小武訓才因為走過那一家有錢人辦的私塾而想到了他剛拾得的破書。琅琅的書聲就像一種神妙的樂曲；在裏邊唸書的孩子們是應該多高興啊！他幾次回頭向私塾裏探望。他想：唸了書一定就可以不討飯了。穿了破衣服的人連黃狗都要來欺負！

他們走過了塵土飛揚的小街，路邊推着的石磨，轉到了他們破舊的家，走進那黃土鬆落的短泥牆。

「小七，你先到屋裏去。」武訓的娘一面去收拾院子裏晒着的幾件破襖。

小武訓答應着，把他娘手裏的籃子和短杖接過，走進了屋子。他頓時忙碌起來，先把籃子木杖放在小桌和門側，回身把地上的高粱掃帚拾起來，送到炕頭的灶邊。他抱起

一些散柴，想到了春天還有點涼，擔心他娘會怕冷。

「娘，」他問剛收了破衣進屋的娘，「炕裏生點火好不好？」

「我不冷，別生火哪。」他娘回答後，看見孩子把散柴放好在門後走了過來；她親切地問：「孩子，你冷不冷？」

「不冷。」小武調搖搖頭，五寸長的歪辮兒打着左耳。

他娘因為還感覺疲勞，就盤膝坐到炕上去，拿過針線盒，開始補縫破襖。小武調慢慢地走到小桌前，看見他時常玩的一個泥紙糊的不倒翁。

「你倒不倒？……你倒不倒？……」他笑着連連推那個倒了又蹦起來的小老頭兒。那小老頭長不滿三寸，笑着滾着，死也不肯認輸；最奇怪的是——它頭頂也豎着一根小蜻蜓辮兒。

柳條籃子裏的「三字經」又呈現在小武調的眼前。他變得沈默了；拿起了那本破書，慢慢地回望了一下炕上的娘。

「娘，」他不懈地發問，想着那些學生。「他們為什麼要唸書呀？」
補着破衣的手指停下了，他的娘抬頭望着小武調。

「唸書一定很好吧？……」他拿着書走到炕前。

他的娘慈愛地注視着他，點頭回答：

「對了，唸書是好。唸書的人才算高……」

小武訓仰着頭默聽；他娘想着，慢慢地說：

「唸了書才明白世上的事……才不會隨便給別人欺負……唸了書才会有好日子過……」

每一句話像黑夜裏的燈，烈火上的油，像天外傳來的鐘聲。迷霧散開了！火山張了口！武訓的小臉燒紅了，忽然緊緊抓着他娘的手。

「娘……我也要唸書！」

他的娘驚訝地注視着孩子，明白了他想唸書來改善生活的好意，微笑地用手撫着他的頭說：

「傻孩子，俺們家窮得沒飯吃，那裏能唸得起書呢？」

她心裏難過了，又拿起針線去補破襖：「唸書是要錢的呀！」

「唸書還要錢？……」

「對哪……」他娘看着手裏的針，忍着她的眼淚。「唸書要給錢給老師的。」
失望了。小武訓望着手裏的破書，口裏自問着：「給錢給老師？……」

他走回小桌前，破書擲在桌上了；無目的地順手拾起一隻筷子去敲那笑得怪討厭的不倒翁的頭。「給錢給老師！……那裏去弄錢呢？……」他思索着；不倒翁側身一讓，一筷子敲在討飯的銅瓢上——「噹！……」

「噹……」這聲音很熟悉……「噹噹……」東嶽廟前的鑼聲響了……武訓的小手搔着頭縐着眉……「噹噹……」賣藝的喊聲……叫好聲……擲錢聲……微笑爬上了小武訓的臉。

他高興了，拿起籃子，銅瓢和破書。

「娘，我出去討一會兒。」他走到炕前。

「你又一個人出去討？……」

「噯。」小武訓欣然答應着，兩腳走向屋門。

「別跑得太遠哪！」他娘擔心地說。「早一點回家呀！」

「噯。」小武訓答應着，兩腳已經溜出了屋門。

三 銅瓢

東嶽廟大門的右邊空地上起了幾陣孩子們的喧嚷和揚起的飛沙。一位闊掌櫃帶着他的大太太、二太太和兩三個寶貝孩子，正坐在漂亮的轎車裏向外笑拋銅錢。那怕錢是兩個三個地向下拋的，那怕那一羣小花子就像小雞小狗在地下搶吃，這總算得是一件了不起的「慷慨義舉」了。

闊掌櫃闊太太們多半總喜歡和菩薩「廣結善緣」。「我們常看見他們必恭必敬地把香燭三牲供獻給菩薩；戰戰兢兢地燒紙錢、寫緣簿、捐香油。等到他們走出廟門的時候，一個個才變得有說有笑，恢復了良心上的「一片清白」。如果他們還高興把收租和高利貸所入的萬分之一，換成一把「乾隆通寶」、「嘉慶通寶」的小銅錢，向一羣破了產的貧農孩子們頭上像「慈悲甘露」一般拋灑，他們就會立刻成為「大善士」。

就在這一陣陣的錢雨下，小武訓混擠在人羣中作生死的鬥爭。喊聲、罵聲、灰土、賂臂、膝蓋、籃子、打狗棒、滾成一團。弱小的武訓被推倒在地上，連錢影子也掏不上一個。

闊掌櫃和太太們哈哈大笑起來。這可真比灑米餵雞，看小狗爭骨頭還更有趣——他們的錢不算白丟了！

小武訓呆呆地坐在地上，小手又搔着頭。鬥「力」，他失敗了，像平時遇着那些小

蠻子一樣；但是他難道不能鬥「智」嗎？

那邊響起了清脆的鑼聲。賣藝的帶着一個十歲的女孩子在向圍着的人轉身拱手。

「光說不練……」賣藝的沙啞地喊。

「假本事！」小女孩搖搖手接着說。

「光練不說……」

「傻本事！」小女孩搖搖頭。

「有說有練……」

「真本事！」小女孩拍胸豎指。

賣藝的又把小鑼敲起來……小武訓靈機一動，從地上一跳起來，撿起一塊小瓦片把

他的銅瓢朝着關掌櫃敲出「噹噹」的聲音。

「在家靠父母。」賣藝的伸着兩指高喊。

「在家靠父母！」小武訓遠遠照樣伸着兩指，向關掌櫃的轎車喊着，一面趕快地偷

眼去望賣藝的。

「出外靠朋友。」賣藝的抱拳一轉。

「出外靠朋友！」小武訓依樣葫蘆。

「有錢的幫幫錢場。」賣藝的喊。

「有錢的幫幫錢場！」小武訓應。

「沒錢的幫幫人場。」賣藝的擺出江湖氣概。

「沒錢的幫幫人場！」小武訓緊跟不捨。

鑼聲噹噹中，賣藝者忽然提高了嗓子：

「小把戲，練起來！……」

小女孩雙掌一拍，兩手撲地，拳打南山猛虎，腳踢北海蛟龍，旋風車一般向後連連翻起跟斗來。

小武訓的兩眼睜大有如銅鈴，幾乎不敢相信世界上會有這樣巧本事的小女孩。急中生智，他就用「快」和「亂」來藏「拙」。他連忙雙掌一拍，在地上向前亂翻跟斗；爬起來跟着打拳踢腿，快擠眼睛，亂作鬼臉；變揪脫大拇指的戲法……

他成功了。車裏的闊太太叫趕車的送給他一大把錢和幾個饅頭。

「成功」鼓勵了小武訓。在半個時辰裏，他轉移陣地，「擇肥而噬。」塗白了鼻子，脫光了脊背，打拳，唱小曲，變戲法，翻跟斗……喘着氣，流着汗……銅錢噹噹地投進了銅瓢……

「兩百！」武訓驚喜地望着穿在麻繩上的銅錢。只要肯賣力氣，拚老命，他就能夠弄到錢，這够多美！

「兩百文！」對於小武訓，這是多大一筆財產啊！他有了錢了！可以去上學唸書了！唸了書，他就不必去討飯了。多美啊！

興奮地，喜不自禁地，小武訓挽着籃子，很快地趕到了武家莊裏唯一的一家私塾大門外。但，他忽然覺得害怕起來了。

這是當地的幾家有錢人合辦的私塾。門前是三步石級；左右貼着紅紙的對聯「出教天下士」，「入讀古人書」；門頂橫額上寫着「讀書最樂」四個大字。真奇怪！為什麼兩扇門大開着？院裏傳來的唸書聲好像一直在喚着：「快進來！快進來！……」

仗着大膽子，他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那三步石級，靠在門邊向院子裏邊張望。

「唸書的人才算高……唸了書才明白世上的事情……」他娘的聲音好像在耳邊輕輕說着。

他的一隻穿着破布鞋的腳跨過了門檻。

街裏傳來了驟聲輪聲；他吃驚地回頭一望，縮回了他的一隻腳。

一位有錢的掌櫃的牽着小掌櫃下了驛車，走上石級，向他冷冷地看了一眼；他們走

進大門，下到院子裏，又走上了書房的石階，一直進入書房裏——人家是多容易呀！

「久違，久違……錢老師！」有錢的掌櫃向塾師叫喊着，兩手拱在鼻子前面。

「啊，步齋兄……久違，久違！」錢老師滿面笑容地從太師椅迎了出來，兩隻手也拱在鼻子前面。就在這四手對拱的當口，一個紅紙小包巧妙地遞了過去。

「小子愚頑不靈，一切拜托。」

「豈敢！豈敢！」錢老師的手試了一試紅紙包的重量，忽然發出了一陣奇怪的聲音——這聲音經過了小武訓好一會兒的猜疑，才最後判斷了它就是那老師的笑聲。

老師高興了——那小紅包一定也是錢。小武訓從籃子裏拿出他的兩百文錢，拿出了那本破舊的「三字經」。他的膽子又大起來了。「唸了書才不隨便給別人欺負……唸了書才會有好日子過……」他娘的聲音在耳邊鼓勵着。

下了決心了……什麼也不怕了……跨過了門檻……下到院子裏……走上了書房的石階……右手提着錢……左手挽着籃，拿着書……走進了書房……不管那刺耳的聲音……不怕那陌生的怪臉……一直到了老師的桌前跪下，喊：

「老師！」

錢老師把老光眼鏡朝腦門上邊一推，似乎不相信他的眼睛和耳朵。書聲靜止了。

小武訓一手舉着錢，一手拿着書，跪着向上懇求：

「老師……我也要唸書！」

錢老師聽清楚了。睜着大眼下望着，一時說不出話來。

「討飯的！……」武訓一眼望見有錢的掌櫃縐眉厭惡地喊着。

學生們亂闖闖地鬧起來了。「小花子！……」，「要唸書？……哈哈……」

「噁，錢老師！」掌櫃生氣地問老師，「你還收小花子來唸書嗎？」

錢老師瞪眼蹩鬍子地忽然站起來大罵：

「滾！豈有此理！滾！」

小武訓不知道從那裏得來那麼多的勇氣。他擰上一步，懇求地喊：

「老師！……」

錢老師也不知道從那裏得來那麼多的怒氣。他走了出來，拾過小武訓手裏舉着的錢和書，氣得冷笑中微帶顫抖。

「哼，你……你也配唸書？……」錢老師順手拿起了案上的木戒尺。

「滾，滾出去！」

罵聲……笑聲……逼進的戒尺……湧來的兇臉……他退出了書房……退出了院子……

：退出了「讀書最樂」的大門……一跤跌坐在街心。

「哼，書是你們窮小子唸的嗎？」錢老師和幾個頑皮的小學生站在門前笑罵着；把「三字經」和一串錢扔了下去，叮噠地碰着銅瓢。

「滾！以後不准再來！」

「讀書最樂」的大門碰地一聲關了。

四 不倒翁

小武訓一個人淒然地向自己的家走去。美夢破滅了；偉大的計劃失敗了；賸下的只是憤恨、恥辱、懷疑、失望和疲憊。他看不見路上趕集回來的雙套驛車，聽不進磨玉米麵的張二嫂關切的慰問。他一語不發，拖着沈重的腳步走着；忍着眼淚，心裏好像丟掉了甚麼要緊的東西……

他懨懨地在靜僻的，好像在白晝入睡的小街裏走着；心裏是一片迷茫的大霧。比蹣了蹣更疼痛，比餓着肚子更空虛——這丟掉了的要緊東西是什麼，自然不是這七歲的窮孩子所能明瞭；更無法給它取一個適當的名字。詩人們曾經玄妙地稱它爲「失去的樂

園」；聖彼得管着鑰匙的「天堂」和四大金剛守着門的「西方極樂世界」又是那樣的崇高遙遠，可望而不可即。自有人類以來，總有一批英明公正的先知先覺者在歷代各種社會裏，在黑暗中摸索着、重複着、試驗着，想不從天空中、而就在我們腳踏着的大地上、找出一種合理的社會制度，創造出一個光明美麗、幸福和平的大同世界來。這一個光明幸福的遠景或許在我們天真童年的時期會更看得清楚一些；而它的破滅也會更加痛苦，如果你也是一個窮苦無告的孩子。

「爲什麼有窮人，有閹黨橫呢？……」小武訓癡癡地想着，走着。「爲什麼大家這樣壞？這樣地愛欺負人？……」

看見自己的家了。炊烟一縷裊裊地從平頂舊屋上昇。那怕它再破舊污濁；那管裏邊沒有好的吃，暖的穿；可是它就是他的家，裏邊還有他的相依如命的娘！

「娘！……」小武訓再也忍不住他的悲痛了。他手拭着淚，向屋子走去。

他的娘正在炕頭的灶前熱着騰下的小米粥。她已經爲孩子半天沒有回來而擔心思了。從灶裏燒着的高粱梗的噼拍聲中，她早已聽出她孩子遠遠在屋外哭着喊「娘」。

世界上還有一種更敏銳的聽音器，像一個母親去傾聽她孩子的哭聲嗎？混雜在隔壁的一百個號哭的嬰兒中間，她有本事分辨得出那幾聲是她自己的孩子在哭。就在這一種

非「科學」所易解的心之感應裏，武訓的娘很快地從灶前矮凳中站了起來，慌忙地向屋外走去，正接着她孩子拭着淚走進了屋子。她驚急地問：

「小七！怎麼哪？爲什麼哭呀？」

武訓哭喪着小臉不作聲。他竭力在壓制他劇烈的抽噎。

「是蹣了嗎？……誰打了你？……」她娘發問時一面上下觀察着孩子。後來看見他沒有什麼傷痕，才略放了心。

「說呀，孩子！……」她娘抱他坐在小椅上輕拍着他。「有什麼事呀？」

武訓默默望了她一眼，無限的委曲在心裏。他娘替他擦去了眼淚，輕聲地勸他：

「小七，別再哭哪。」

她看見桌上的不倒翁，順手指給她孩子看，一面含笑哄着他：

「瞧！瞧這裏！瞧這泥娃娃……它怎麼不哭呢？」

她把不倒翁推得左右幌動，接着說：

「扳也扳不倒……倒了又蹦起來……老是在笑……老是在樂。」她順手把不倒翁拿過來給她孩子看。

「小七，你也得學學它呀！……你笑笑看，小七。」

武訓望望手裏的泥娃娃，又望望他娘，微慚地強作笑容。他娘喜歡得抱緊了他，又問他究竟是爲了什麼事？……不管天大的事，都給娘說好了。

小武訓默默地望着娘，問她說：

「娘……窮人就不能唸書嗎？」

武訓的娘聽了，微訝地注視着孩子。她明白了。從孩子的這一句話裏，回想起他家以前所問過的話，她已經可以猜出孩子又在外邊受了些什麼氣。窮人怎麼能唸書呢？錢在那裏呢？她想起了不收錢的義學，告訴孩子說：

「聽說，只有在義學裏唸書，才不要錢。」

「義學？」小武訓驚疑地問；兩隻眼是那樣的誠摯、信任；從失望裏透露了希望的光芒。

武訓的娘差不多不敢再望她孩子的兩眼。短短七年的窮苦生活，除了母愛之外，她還給了孩子一些什麼呢？殘羹、賸飯、千疤萬補的破襖和闊掌櫃們的白眼和笑罵。而孩子呢——全心全意地，加倍地回答了她對他的愛；在這麼小小的年紀就分擔了上一代成人們罪惡所造成的苦果。尤其使她感動的就是她孩子想靠唸書來改善生活的志氣。她有什麼法子滿足孩子的要求呢？這不是一個很小的願望嗎？

「可是咱們武家莊沒有義學！」她心裏好像有幾萬針尖緊緊刺壓着。「小七，誰叫咱們家窮呢？……那有那麼些人來辦義學呢？……」

她微顫地站了起來，爲的是不讓孩子看見她的臉。她沈重地，不穩地在屋裏走着，像一頭傷病就死的母獅。幾千年封建制度的重重壓迫，「命運論」的無情枷鎖，農民永世在「貧」，「愚」，「病」三個魔腳下的呻吟，使她悲憤地喊出了血的控訴：

「誰叫咱們家窮的？……」

小屋外起着風……天色昏暗了……春雷夾着雨點逼了來……武訓的娘驟然用手撫按着她的震動激盪的心，好像中了一支利箭。

「娘！……娘！……」小武訓嚇得高喊。他用了全力扶着她娘到炕邊躺下。

「娘……你睡一睡吧！」

武訓的娘知道她自己不行了。在快要和這殘酷的世界告別的緊急時刻，唯一的掛念就是她的孩子。她喘息着向她唯一所能求救的人求救：「天！……保佑我的……孩子！……」

她的兩眼發直，臉上失去了血色，手腳微顫着。小武訓害怕中忽然回頭看見他們屋子的門還大開着；大風挾着亂雨瘋狂地吹進來。他連忙跑到門口，用了很大的力氣才把

門推抵着關了，插上了門栓。

他回到土炕邊的時候，他的娘已經顯得安靜多了。她已不再喘氣和顫戰，雖然她還是那麼臉色蒼白，手還是很冷。他把炕頭的破棉被扯了過來，給他娘蓋上；又把臉輕偎着她娘的手，一面輕輕地拍着她。

屋外的狂風暴雨繼續着它昏暗陰森的統治；可是在這一間破舊的小屋裏，有小武訓獨力擔負了他娘的保護人，它是再也不能欺凌這永睡了的母亲了。

五 十年流浪

小武訓戴着白布的孝帕，穿着孝衣孝鞋，和他的哥哥武讓並跪在簡單的靈前。這是他娘「永睡了」後的第三天。

他記得前天下午雨過風停，看見他娘安靜地睡在炕上，就悄悄地提了籃子出去討飯；一面囑託隣家的朱四娘說：他娘睡着了，請她在他娘醒來找他的時候，告訴他娘放心。大約過了一個多時辰，他討得好幾個完整新蒸的饅頭，欣欣地回到家來的時候，很遠就望見素來很喜歡他的一位年老的木家大娘在門口等着他。也看見屋裏有隣家的朱四娘

朱四爺和兩三個本家的大娘們在談着話。武大娘上前抱着他，兩眼紅紅的——她說是因爲給煙薰的——告訴他：他娘還在睡着。那也是一種病，要好幾天才能醒；他娘一點也不再難過。不看見她睡得多安靜嗎？她們回答過他不少的發問；不讓他走得太近去探望他娘，說是對他娘的睡病不適合。當晚，慈愛的武大娘陪着他在屋裏睡。

第二天，他的姐姐、哥哥武讓也從隣村趕來了。他們說的話都和大娘的話一樣，安慰着他；可是他們的臉色卻又帶着難過的樣子。最使他不安的是：人人都用特別的目光望着他；每個人都對他特別的好。他們弄了很多白布來、做鞋、做衣服，點上香、磕着頭；叫他和哥哥並跪着。一切的事，都說是爲了他娘好；叫他不要多問——他越想越覺着不對。他心裏疑慮、難過，但是不敢多開口。

直到這第三天，大家的行動更奇怪了。他被帶到另一處窮家門屋裏去待了兩個時辰，回來的時候，院子裏有十幾個人。武大娘告訴他：要送他娘到更好更清靜的地方去。可是他不肯了。鎖咽吹着，哥哥在地上磕頭，幾個人把一個棺材從屋裏擡了出來，在院子裏綁紮着。他好像落在黑霧裏，好像在荒山的夜裏迷了路。他問他的姐姐：

「姐姐，他們把娘擡到那裏去呀？」

他的姐姐再無法忍着她的悲痛，望着他說：

「他們把娘擡去……」她痛哭失聲了。「再不回來哪！」

「再不回來哪……」小武訓慢慢地唸着；呆呆地，疑問地，不能信這一句話。武大娘連忙攬着他的肩，慈和地說：

「小七，你娘要回來的……你以後就跟着我吧。」

「不回來哪……」小武訓呆呆地，低聲地唸着，好像沒有聽見大娘的話。

鎖哨吹起了。哥哥捧着靈牌含悲地站起。紙錢在燒，爆竹響了，他娘給人擡了起來。

「娘！」他進出了一聲悲喊。

丟了手裏的哭喪棒，像一頭哀嚎的小牛，他忽然一衝向前，牢牢地抓着了擡棺的木槓不放，一面拼着命往回拉。

「娘！……」他哭着、拉着、兩腳跳着……爲什麼他們要把娘擡走呀？……這些壞蛋！爲什麼姐姐哥哥他們不幫着拉呀？……

他死命拉着木槓……給拖跌倒了……爬起來又飛快地趕了上去，一面哭喊着……

爲什麼大娘也不幫着拉？……爲什麼大娘反把他拖着？抱着？擋着？……他們把娘擡走哪！……把娘擡走哪！……

「娘！……」小武訓用盡了他全身所有的力量哭喊；聲嘶了，氣促了，力盡了，可
是仍然哭着、拉着。誰把他娘弄死的？……全世界連一個人都不肯幫助他嗎？……他要
他的娘！

太晚了！太晚了！不管他娘是怎麼樣死去的，不管是誰殺死了他的娘，死去的人是
不會再活了。

他的娘是永遠不再回來哪！

多少淒涼的日子過去了，多少困苦的年月——六年的淒涼困苦的路，都經過了小武
訓用眼淚、勞力、在他的善心的大娘愛護之下走過了。他的五十歲的大娘也是「有早餐
沒晚餐」的窮。小武訓在幾年內也盡了他的心力，撿柴、拔草、拾糞，幫助家用。

這一年他十三歲了。他不願再拖累他的大娘，就在別處找幫工扛活；後來，到了一
個本家的大爺家裏幫工。這一位族伯可並不可憐武訓，常常打罵他。爲了不肯再回去拖
累他的大娘，他忍受着各種的虐待，一直到了冬天某一個早晨，他端着一大盆沈重的豬
食去到豬欄餵豬。他戰戰兢兢地在雪後結冰的院子裏走，忽然一滑跌倒了。滾熱的豬食
潑了一大半在雪裏。他嚇壞了。

大爺怒氣沖天地順手拿了掃雪的大掃帚趕了過來，把倒仆在冰雪裏的武訓亂打。不管武訓哀求和痛呼，大爺是越打越更生氣。有了三四十畝地，雇了六七個幫工，他的火性和自私殘忍就隨着每年收成的增加而越變得厲害起來。這一種的自私殘忍使得他爲了更多的收成而全然忘記了人性，忘記了武訓的爹就是他自己的堂弟，忘記了武訓這孤兒雖然在他的童年時期，正替他扛着成人們一樣沈重的活

「滾吧！滾回你大娘那裏去！我養不起你了！」大爺氣喘着怒罵。

武訓唯一的行李，他爹傳下來的一個布襖子，給大爺從屋裏扔了出來；還有那家傳的銅瓢，他幼年時候用來討過錢的，也給扔到了雪地上。從布襖子口邊，他小時候愛玩的不倒翁泥娃娃，也因被扔而跳了出來，豎了頭頂上的一根小蜻蜓辨兒，傻傻地望着他笑。

武訓坐在雪地，手搔着頭——他無家可歸了。他到那裏去呢？……

他望着泥娃娃，把他推了幾下。不倒翁笑着、搖着，但是總又蹦了起來。

微笑爬上了武訓的臉。他不再傍徨了。他拭乾眼淚，裝好了泥娃娃，拾起了銅瓢，站起來把布襖往肩上一背，頭也不回地，向着雪地冰天的原野大踏步地走了。

雪地上印着武訓的腳跡……經過了幾個嚴冬和炎夏……時而在雨中幫人拉小車……在烈日裏拉砵子砵田……在飛塵的鄉路上流浪……

四個春天過去了。十七歲的武訓仍然是那麼的誠實、腼腆、吃苦耐勞，瘦長的個子，遲緩的動作，辮子因為扛活的方便而盤在頭上。在四年裏他在各村找些短工做；沒有活做的時候也被迫過了些時舊日的討飯生活。外表是沈默、畏縮、笨拙，可是他卻憑着他的聰明，學會了許多靈巧的手工藝技——紡線、扎棉花、捻線頭、纏線蛋。又最會「廢物利用」；在他流浪的路途中，把拾得的破布殘線、爛絮碎麻搓捻成有用的繩子或小車繫帶。除去在破廟裏睡着的時間以外，他的兩手從不休息——這一個習慣一直保持到年老身死的時候。

在過去的四年裏，武訓也曾短時期幫過兩三處人家扛活；可是總因為他為人太老實而被人欺負坑騙。一個他的姨丈騙了他做了一年的長工而分文不給。另一次，一位鄙吝的老秀才欺負他不識字，把他姐姐捐給他的兩串錢吞沒了，只把信裏的別的瑣事唸給他聽。後來，經他發現了秀才的坑騙而去問起時，秀才給了他一頓臭罵，罵他：「窮迷了心竅」。終於在新春過年時候，因為武訓替他貼春聯，誤把雞窠上貼了「闔家吉祥」，床頭上貼了「貓狗平安」；就藉故怒罵，把武訓的工錢打了八折給他，趕他「滾蛋」！

唸書、識字——這是武訓幼時的想望；於今，在他流浪和勞力扛活的十七年代回憶起來，不過是一個破碎了的童年幻夢。這幻夢卻也在某些現生活的聯系裏，引起了舊時心上的隱隱刺痛。

他的滿染征塵的破沙鞋，在晨霧迷離裏踏到了館陶縣的薛店村外。前邊是一個十字路口。他停了腳四面眺望；一隻手仍像幼年的老習慣搔着頭、縐着眉。

廣大的平原是一片金色。黃熟了的大麥在南風裏浪漾，發出了沙沙的聲音。雖然麥子的大部份將送進地主的倉裏，農人們仍然揮着鐮刀在收割着；一束一束的麥桿整齊地排立在碧空白雲下，勝利地結束了一年血汗的勞動。大地美麗的景象好像太陽，將必然照散了昨夜的陰影。我們世界過去對武訓多次的沈重打擊，都在他善良寬大的宥諒下一忘卻了，就像一個孩子忘卻了他生身母親的打罵，不一會兒仍舊是笑嘻嘻地投入了她的懷抱。

微笑輕輕解開了他眉間的鎖。年青的武訓看着世界是特別的神祕、頑皮而美麗，值得去探研、改善和愛護；值得在大地的懷抱裏活着、跳躍着、正直光榮地長大起來。

他扶正了肩上的布褙，望着前邊兩三里外的薛店村，大踏步地向前一直走了去。

六 豪門威風

薛店村是一個比武家莊多兩三百戶的大村子。單看那村周圍新近修整好的土城——爲了防禦「長毛賊」洪秀全「造反」，到過了天津的五萬北征大軍——和堅固的村門，就可以看出這個村子的氣概不比尋常。城隍廟造得寶殿巍峨，雖然不是逢集的日子，廟前廣場上仍然停了幾輛進香許願的漂亮車騎。他們自然是村裏那三五家大廈裏來的闊掌櫃太太們了。

武訓還是第一次到薛店村。除了幾家闊氣的瓦屋之外，村裏仍然保持着一般北方村莊的樸素和靜寂。壯年的莊稼男婦們多半下地去收割麥子去了；賸下些白髮老公公老婆婆們，帶着牙牙學語的小孫子，爬在柳樹下大石礮旁邊玩着細沙。磨房裏風車聲、籐麵聲、配着騾子繞着大磨的單調遲緩的拍節，奏出了農村枯燥沈重的交響。

武訓向前走着，手指不停地在捻着線。一家私塾裏唱出琅琅的書聲；兩三個遲到了的孩子挾着書從武訓身邊飛跑了過去，各人的小臉上悲劇地註定了挨板子的命運。

武訓回轉頭來笑了一笑。他是在就心那幾個孩子要挨板子的惡運呢，或是在羨慕他

們能够唸書的幸運——我們很難從他的「心之天秤」裏判斷出輕重上下來。可是他還有他進入這薛店村的主要切身問題需要馬上得到解決。他厭惡他十年來被迫的流浪生活；他渴求一個固定的工作，勤勞儉樸，安居樂業地過活，就像我們的農民幾千年來所渴求而難獲得的理想一樣。

一串滿載着麥子的雙套大車正向着一家大門趕去。遠遠地還可以望見門內院子裏有不少的人在量麥子、扛麥袋進倉。武訓忙忙地走到了那家門前。

兩扇漆着斗大的「神茶鬱壘」四個字的大門洞開着。院子當中坐着一個獐頭鼠目，人稱劉管事的中年人；手拿着算盤和毛筆正在記賬，一面監視着手下的十幾個長工們忙着用斗量麥子。旁邊貼着八九個送麥子來交租的佃客；愁眉苦臉地看着他們一年的收穫，經過了「大斗小秤」的剝削，一袋一袋地給扛着送進了那邊張着血盆大口的倉裏。三四個衣不蔽體的佃農在另一邊長跪在一個兇神似的二爺跟前哀求着：

武訓畏縮地從門外望見這種豪門氣概，不由得把他找活做的勇氣嚇走了一大半。門外兩個歇涼的小車夫善意地告訴他：這就是薛店村一霸——張舉人張大老爺的府上。他和縣老爺是同年朋友；聽說京城裏還有做官的親戚呢；包攬詞訟、侵佔田地、都是拿手好戲。那位寫賬的劉管事做人刁滑陰險，配上那位兇神似的趙熊趙二爺的兇狠橫暴，張

舉人就像老虎添了翅膀，在周圍兩三百里內飛着吃人哩。

武訓側着眼偷看了一下院裏的趙二爺。

趙熊倒好像真能名符其實，够得上一個「熊」字。紫黑的面皮、挺胸凸肚、軀體高大、正當三十的壯年。大概是因爲喝多酒發了熱，把身上的灰色短綢夾衫和白小褂解開，露出胸口上一團黑毛。寬大的黑夾褲下邊繫着腳帶；腰裏緊纏着寬有三寸半的硬板帶，把肚子箍壓得緊緊的，越顯得他是一個「蜂腰猿臂、虎背熊肩」、「有萬夫不當之勇」的好打手。

可惜得很，趙二爺的所謂「萬夫不當之勇」多年來只用以對付那些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看他口啣旱烟，一隻手把辮子尖絲帶轉着圈兒，一隻腳踏在長凳上，好像忘記了凳前跪着哀求的幾個窮佃戶——他不是自恨不能夠長槍大戟、馳騁沙場，施展出他的俠義英雄黃天霸、竇二墩一般的武藝嗎？

破落戶流氓出身，至多或許他的上幾代當過替豪紳巨宦押送金珠財寶的鏢客吧；趙熊吃慣了張舉人家的酒肉，拿慣了張舉人家的銀子，漸漸地忘記了黃天霸竇二墩等人的「俠義」而僅僅地還保留着他們的一些「武藝」；對主子盡忠，對窮人橫暴；認真說：他並不是什麼「蜂、猿、熊、虎」而倒更像是張舉人家裏豢養着的一條惡狗。

一道銳利的目光忽然從趙熊那邊射了過來——武訓嚇得連逃走也來不及。

「呔！站着！」趙熊瞪眼大聲吆喝；「幹啥的？」

「我……找扛活的。」武訓嚙嚙着回答，好像犯人見了惡判官。

「找活的？」趙熊兩眼一轉；「進來！幫着扛麥子！」

判決書已經下來；武訓毫無考慮的餘地。他連忙如囑進門，把褥子和銅瓢寄放在門裏，長袍一脫，加入了扛麥袋的行伍……

街裏響了幾下清脆的鞭聲。一匹肥壯閃光的驢子拉着一輛轎車，馳近了張府的大門。

「張舉人回來哪！」小車夫悄聲地警告他的同伴；兩人推着小車躲開了。

魁梧的周大趕着車進了大門，直到了院子中央二門的前邊停下。他矯健地一躍而下，把車沿挂着的小長凳取下來放在地上；張舉人的肥胖身體從車裏擠了出來。

「老爺回來哪。」趙熊諂笑地趕到了車前，把他的主子扶了下來。

「老爺您回來啦。」劉管事手裏拿着筆，垂手彎腰，敬若神明。

像「行屍」，也像「走肉」，張舉人的臉上從冰塊裏裂出了幾絲不自然的笑縫。

照例地不看、不聽、不答任何下人，張舉人卻也像我們一樣地生着眼睛、耳朵和嘴。我們常聽人說：「能驕人者亦能談人」。張舉人的眼、耳、嘴並不像他的心那樣的麻木不仁。在另一場合中——車馬盈門，逢迎冠蓋之所——他的那三種器官或許比較平常的人還更活躍得多幾十幾百倍。

臉部無表情，腰板挺硬；兩百斤有餘的「肉」公然能「走」。黑緞瓜皮帽，紅絲線帽結子，玳瑁邊眼鏡，青緞馬褂，玄色五福團花緞夾袍，深灰摹本套褲，三十五歲上下、八字鬍兒、岸然道貌、紅光滿面、肥頭大耳，星相家所謂「大富大貴之相」。

其實，我們對於張舉人這一類專門吃人肥己的「人蠱」，一點也不覺得生疏。在鄉間、在城裏、在海角天涯，他們都會佔據着顯赫的地位。過去有，現在也正待肅清。

「天下烏鴉一般黑」；親愛的讀者千萬不要被他的腦後拖着的一條清朝的長辮子所騙！

張舉人望了一望滿院子的麥子；勝利地，卻又似乎不屑地把眼掃射着他的用人們和幾個佃戶。他看見紅麥袋的行列裏，武訓比他的長工們多打了兩袋麥子在肩上，流着汗向倉房掙扎着走。他發生了興趣。

「這小子還有一點牛勁！」

趙熊聽說，望着武訓和他的主子。

「把這小子留下吧——」張舉人告訴趙熊，「待會兒帶到後邊來看我。」
「是。」趙熊彎腰答應，兩眼眯成細縫。

三個跪着的窮佃戶站了起來，想走近張舉人；口裏連連喊着「老爺」。

「滾！」趙二爺挺胸怒喝，兩眼瞪如銅鈴。

戴着漢玉扳指的手扶了一下眼鏡，張舉人慢慢地踱着四方步，走進二門去了。

七 慷慨悲歌士

武訓從院裏扛麥袋到倉裏，走了好幾十趟；又因為他肯賣力，別人扛一袋，他徧扛三袋；累得他大汗長流。張舉人家裏的長工們，有的藉此偷懶；有的望着這年青人搖頭一笑。他是「百事不問」，連張舉人回府下車也沒有拿眼去多望，只顧埋着頭扛他的麥子。

趙熊吸了幾口旱烟，望着武訓年輕好勝的勁兒；開踱了過來，開玩笑地說：
「好小子！你扛三袋——四袋也扛得了？」

武訓喘着氣連連搖頭說：四袋他那裏扛得了？一定會蹣的！趙熊笑着不聽，叫人在

武訓扛着的三袋麥上，又加上了一袋；差一點沒有把武訓的腰壓斷了。他兩腳搖搖不穩地掙着走；不到七八步，腿一軟，身子一幌，「啊呀！」一聲，三袋麥一齊掉在地下；有一袋的口摔開了，麥子散了一地。

「我說的嘛！……」武訓很快地帶着埋怨的目光說。他看見一地拋洒了的麥子可惜，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了。「瞧這些麥子！」

趙熊拿出了嘴裏的旱烟，望着武訓，似乎不信這小子敢這麼大膽。

「噫！好小子！」他走近了武訓質問。「麥子是你摔了，倒怪起我來哪！……你是成心摔的吧？」

「我怎麼會成心摔麥子呢？」武訓含怯地解釋說，但無意中卻又變成了對趙二爺的反問。

趙熊忽然一把抓着武訓的胸口，圓睜兩眼大怒吆喝：「小子！你這麼狠？……」

武訓嚇得不敢回答，像小雞抓在大鷹的爪裏。趙熊氣憤地正想打他，忽然一隻大手從身後輕輕地拍在他的肩上。周大帶笑而又低緩的聲音在說：

「算了吧，二爺！」

就是這一聲低緩的語氣使趙熊臉上的火焰消失了。他回過頭來，鬆了手；武訓也怔

怔地向這一位突來的大漢望着。

從趕車的周大的身上，我們恍如看見了古時「慷慨悲歌之士」的遺型——魁梧、黑褐、虬髯、氈帽、犢鼻褌、布沙鞋，慙直痛快的性格，粗壯誠摯的聲音，樸實沈重的腳步。他混身帶着了北國廣漠的黃土和草原的氣息。

在北方——秦嶺、中條山戴着雪白的銀盔；大青山、太行山龍蟠而虎踞；黃河自天上來，蜿蜒像翻騰的蛟蟒，冲刷着甘陝晉的黃土層和魯豫的平原——這歷代英烈游俠馳騁歌嘯、笑擲頭顱的場所，他們的熱血和眼淚灌溉了祖國芬芳的土地；他們的憤怒和不平，像一柄插在鞘裏的利劍的嘯聲，在後世廣大的民間得到了洪大的回響。生長在這一片大地上的黃帝子孫，豈能長久唯唯諾諾，呻吟宛轉在專制鍊鎖陰影之下，永世爲奴？

在所謂「國恩家慶，人壽年豐」的太平年月，周大總會像我們多少世紀以來的其他農民一樣，在窮村陋巷裏粗茶淡飯，勤勞儉樸地度其一生。但，當饑寒交迫於心胸，刀斧緊扼在咽喉的生死關頭，誰又敢保證那深埋在萬丈岩石下的火山不會爆發，幾千年積壓着的悲憤和不平不會迫使周大「挺而走險」，「逼上梁山」？

三十多年來犁田下地的艱苦生活，就憑着周大鐵羅漢般的身體和無比的臂力，也養不活他的老爹、媳婦和一個孩子。他說話帶着魯南的口音；兩年前他投奔了張舉人家裏

來趕車。他不大說話，對人很坦白和氣。他從沒有和張府的傭工們吵過嘴；某一次，張府的六七個打手比賽力氣，周大證明了他敵得過三四個人以後，他更不須乎和別人打架了。

趙熊回頭看見是周大，不自然地換上了一付笑臉。他解釋說：

「我跟這小子開玩笑哩！哈哈……」

「這小子老實，是個禁不起嚇唬的。」周大也笑了，一面取出腰裏的火鏢兒，打火點他的旱烟。

武訓感激地望了周大一眼，急急的拿了掃帚來，收拾地上的麥子。

趙熊望着武訓，點頭告訴周大說：

「這小子倒肯賣力氣。老爺剛才說：想留下他使喚呢。」

通西院的寬門裏，走出一個吊眉毛右臉長着黑痣的打手叫魏俊的，遠遠地喚着「二爺」；一面兩隻手作洗牌九狀，催趙熊快點去。趙熊約周大也去玩玩；周大笑着辭謝了。趙熊一望武訓，遲疑地說：

「老爺還叫帶這小子到後院去呢……」忽然想起周大。「要不，周大爺，就託你帶他到後院去一趟吧。」

「好，就交給我。」周大點頭答應了。

趙熊高興地和魏俊到西院去了。周大一面吸着烟，一面問了一番武訓的身世。當武訓表示他很願意扛活，可是害怕舉人老爺和趙二爺時，周大笑着說：

「有我呢——你怕什麼？」

武訓依着周大的吩咐，擦乾了汗，披上他破舊的袍子，跟着周大走進了二門。

轉過了一個嵌着雕花方磚的影壁，武訓和周大走進前院。雖然有了周大壯着膽，武訓仍然心裏七上八下的；看着那整齊寬大的院子，好像鄉下人驟然進了皇宮；尤其使他害怕的就是要去見舉人老爺——舉人老爺不就是「官」嗎？

跟着走上石階，穿過了陳設華麗的大廳，琳琅滿目的小少爺書房，進入了像御花園、像拉洋片上邊畫的天宮似的舉人後院。

是一個富麗堂皇的北方院子。兩棵繁開的碧桃樹，正當農曆四月十五——北國的落花時節。微風過處，殘英飄然而下，像雪花、也像香雨。

院裏左右兩個石砌的圓花台上，擺滿了小花盆和盆景；中間矗立着幾株古色古香的石筍。只消看那正房廊沿的水磨方磚和整齊的石階，雪白連史紙裱糊的盤花窗子，朱紅漆就的一列圓柱；正中的一對柱上掛着館陶縣正堂送的描金繡鳳的黑漆抱柱對聯，下款

落的是「年弟某某拜啓」；也就可以想見這位富甲一鄉、駟馬成羣的豪紳鄉宦，正在竭力摹仿京城裏的那些「王公大臣」、「鐘鳴鼎食」之家的豪華氣概。

當然，正房朱簷下那一塊「爲善最樂」四個大字的黑漆橫匾，更是每一個豪紳地主必具的金字招牌了。

一個妖形怪樣，塗脂抹粉的寵婢端着小盆走進了正房；廊沿上坐着一個穿得很漂亮，頭髮半白的胖婦人，手裏拿着鳥食，正在那裏餵銅架上的一隻鸚鵡。

錢媽也是相當的胖，和張舉人差不多。但是我們總覺得世界上的胖人不必一概而論；至少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渾渾噩噩，無識無知；坐下就像皮球，腦筋裏一張白紙；飯來張口，做活卻似牽驢推磨，不吆不走；笑的時候，眼睛擠成了兩條彎縫；哭起來，巨口可以吞舟；無意害人，不解憂愁，也自然能吃能睡；此所謂「得天獨厚」，「心廣而後體胖」者也。另外的一種胖人卻是並非得自先天；全靠個人的勾心鬥角，明奪暗偷；大斗小秤，執法犯法；雖「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也」；吸他人之血，吃他人之肉，也照樣地可以養得自己白白胖胖、腦滿腸肥，像張舉人之流一樣——僥倖地，錢媽倒是屬於前者的一種。

約莫有五十歲的錢媽，是張府兩代的老嬖嬖。比不上，比下有餘；她在張府上的

下人當中掌握着最高的地位。

周大搶先一步，向錢媽陪笑說：

「錢大娘，老爺剛才叫把這小子帶進來——您進去回一聲吧。」

錢媽聽說，從階沿向下邊的武訓上下注視。

武訓看看自己的左腳，大趾頭從破沙鞋露在外邊，窘急地移藏在右腳的後面去。一面從新去揮着破袍上的塵土。

「過來。」錢媽簡單地命令着。因為聲音低，武訓沒有聽清，遲疑中沒敢動。

「過來呀！」錢媽大聲重複地一喊。

武訓這回聽清了；驚慌中左腳急急向前一走，不意絆了自己的右腳，向前一跤仆倒在地。

錢媽嚇得笑了；周大一伸手把武訓提了起來；不料他認錯了人，走到錢媽面前，跪

下兩膝，口裏喊着：「老太太！……」

「老太太……」架上的鸚鵡學着叫。

「快起來，我不是太太。」錢媽忍着笑告訴武訓。她望了望周大。「好吧，我就給老爺說去。」

等到周大笑着扶起武訓時，錢媽已回身走進上房去了。

八 嬌妻美妾

一錠一錠的白銀，橢圓的背上閃着蜂巢眼裏淺黃色的光，在張舉人的天秤裏一上一下地跳着舞。張舉人這時已經換了便衣，就坐在他臥房靠南窗的桌前，玩弄着剛才帶回來的銀子。

臥房的北邊是張舉人前兩年派人到南方買回來的一架紅木雕花的大床。薄紗帳裏還籠罩着一些鴉片煙的「餘香」；得寵的四奶奶這時正由「高級丫環」墜兒服侍着洗過手，替四奶奶點燃了水煙的紙枚子。

拿一個普通的北方少婦來比，四奶奶是太過於「濃粧豔抹」了。通體綾羅綢緞，滿頭金簪玉釵，一臉胭脂宮粉——令人疑心她的身上同時在開着綢緞舖、銀樓和裱糊店。

二十三四歲數，瘦瘦的個兒；臉上有幾粒「白中帶俏」的碎麻子；兩條眉毛用燒焦了的細柳枝，畫成了距今百餘年前一度盛行的「魚背式」時髦樣兒。據說：不知道那一位酸溜溜的文人曾經背地裏贈送了四奶奶五個字的考語：「嬌、俏、驕、囂、糟」。

四奶奶吸着水煙，慢慢地從後面走近張舉人的天秤邊來看。

「老爺，到縣裏去遞了一張狀子，就值三百兩……」她媚笑地說。「這利息可真不小呀！」

張舉人斜瞟着眼望着四奶奶，自得并樂地笑着說：

「我的四奶奶，只要人肯打官司，比你放出去的「驢打滾」利息倒是好得多哩！」四奶奶把手裏燒過的煙灰一吹，含噴地撒嬌說：「你還好意思提利息呢！上個月我放出去的三筆款子，你再不給我去逼，那可不成！」

張舉人叫四奶奶附耳過來，給她說：「你急什麼？過幾天，看咱們不把他們的地一齊拿了過來！」

四奶奶嘖嘖一笑；滿意地和張舉人玩着秤裏的銀子。身後由臥房門走進了錢媽。

「老爺，您叫的一個扛活的來哪。」

張舉人鼻子裏「嗯」了一聲；四奶奶回過頭去問錢媽：「有多大歲數哪？」

「有十七八歲吧。」

張舉人告訴四奶奶：

「這是我要買的一條牛。」

「牛？」

「兩條腿的！」張舉人微笑比着兩隻手指。

墜兒從上房端着白銅洗臉盆出來，站在廊沿上四面張望。「小桃！……小桃！」她不耐地尖聲喊，耳上兩對銀環打着秋千。「這丫頭！又到那兒去偷懶去哪！」

武訓看見周大默默背向廊沿站在院裏，眼裏發出一種極端厭惡的光芒。他茫然不解；更無從判別那一個發着脾氣的俏姑娘是一個什麼身份。

在廊沿通過圓門的西院裏，一個蓬髮少女正在掃着地。聽見了隔院墜兒尖銳的喊聲，慢慢擡起頭來，伸一伸酸漲的腰，放下了掃帚，向後院走了去。

十七歲的小桃，是東方奴隸制度裏不幸的婢女之一。

她還能記得很清楚：在她八九歲的時候，家鄉裏發生了可怕的旱災；她的爹娘帶了她逃荒路過薛店村。因為沒有吃的，又無法帶着她跋涉遠走，才懇求張舉人做好事，收留在張家寄養，幫着女用人們做活。她爹是一個不識字的種地的；就憑着張舉人騙弄，由他寫了一張花花綠綠的賣據，叫她爹按了指印，還畫上十字。在分別的時候，她的娘用力逼住了將落下來的眼淚，告訴她：至多兩年，一定就來接她回家。她每年，不，每

天都在等她爹娘來接她——直到現在。

幾年以前，小桃曾因為常和人家辯論，倔強地說她不是「賣」給張家的而是「寄養」，因而挨過主人多次的毒打。錢媽的脾氣古怪，她倒肯時常照顧小桃；可是小桃不再辯論了。她已經認識了她的黑暗的命運，但是她迄今仍然保持着一顆堅韌反抗的心，沒有向命運屈服。

是什麼東西賦予了小桃這孤苦不幸的孩子以力量，使她能够歷經人世的風霜磨折，而沒有被摧毀呢？許多嬌養在富家溫室裏的孩子，許多曝露在饑寒線上的孩子，都夭折了。小桃一定具有一種強烈的，掙扎求生的力量。像大石底下壓着的怒草，像冬天雪封冰鎖的蓓蕾，小桃終將在必來的春天的光和熱之下，吐芽開花。

長長的睫毛，大大的眼睛，倔強而豐滿的紅唇；儘管她吃得不够規則，穿得破舊不堪，蓬頭垢面；但小桃卻榮耀地正霸據着青春的寶座，像別的少女們一樣。她敢於也有她的憎和愛；敢於不滿；也敢於希望。當最後的希望還沒有消逝時，她是還有勇氣活下去的。

小桃走過圓門，順着廊沿到了上房；墜兒的眼睛就像兩把利劍。

「墜了半天也不來！」墜兒竭力在摹仿女主人罵人聲音裏的尖刀。「把這洗臉水倒

了！盆給洗乾淨！」

小桃接了小盆，一語不發，也不看墜兒一眼。墜兒的「利劍」和「尖刀」，遇着了小桃靦性的、無表情的臉，不覺一齊失了威力；直到她端着盆回身向西院走去，忽然擡頭望見了周大時，小桃的無表情的臉上才橫添了光彩。

「周大爺。」小桃向站在院裏的周大招呼。

「小桃。」周大微笑寒暄，憐憫地望着她的後影向西院去了。

沈重的腳步從上房裏走了出來，張舉人身後隨着了錢媽。武訓耳聽着周大叫了一聲「老爺」，他的雙膝嚇得發顫。錢媽又在喊着「過來吧！」他像一個渺小的朝山進香者，從低處連佛像都不敢擡眼一望，兩條腿不由自主地在石級上跪了下去。

「你叫什麼？」舉人老爺的聲音在問。

「叫武七……」武訓低着頭回答。

「把頭擡起來。」聲音命令着。

武訓慢慢地擡起他的頭。從他的低矮的角度望上去，只看見一個隆起如山的繡花肚子，比肥豬還壯的頸子和下巴。一隻手的大拇指戴着一個五六兩重的石頭箍兒；這石頭箍兒在磨擦着那發油光的鼻子。

「好，你就在這裏打雜吧……」舉人老爺從一個花花綠綠的小扁瓶裏倒出來了一些黃粉在手指上。「有什麼活就做什麼活。明白嗎？」

「明白。」

「一年給你六吊錢，先做後支……」蘸着黃粉的指頭按在紅色油光的鼻子上一吸。

「好好的做活。不准偷懶！啊……」

武訓在舉人老爺瞪着眼，鼻孔像叫驢一揪一揪的當口，已經不敢再正視上望而低下了頭。只聽得頭上一聲雷震，毛毛雨沛然而下。他覺得他從舉人老爺的大門算起，一直到現在，沒有一件事不是新鮮、難懂、而又驚人。舉人老爺可真和俺們窮人不同啊！

「快點起來吧！還老跪在這兒幹什麼呀？」錢大娘的聲音在向他喊着。他擡起頭來的時候，與人老爺的影子已經不見。周大笑著扶他起來；他的兩條腿已經麻痺無力，搖搖欲倒了。

錢媽笑着說：「傻小子，歇一歇，快點去幹活吧。」

武訓在西院井邊車水……挑水傾入廚房的大缸……掃磨房的驢糞……鋤草……餵牲口……扛轎子……看騾驢麥……一面羅麵……麵粉飛粘汗臉，好像白頭老翁……

九 「驢打滾」

西院的東邊是車房和餵牲口的長屋。這時夜飯已經吃過了很久；從騾、驢、牛、的草料木槽看過去，透出了裏間周大房裏的油燈燈光。周大在睡前正拿水和手巾在揩着他雄偉的身子；他回頭看見屋南的小炕上，武訓已經因為白天幹活太累，靠牆睡着了；手裏還拿着縫補破鞋的針線。周大微笑着走過來，給武訓身上輕輕地加上了一件袍子。

磨房裏燈光已經熄了。屋外月光下，一個衣服襤褸的婦人跟着趙熊向北牆廚房走去，一面哀求着：

「趙二爺，求您給舉人老爺再說說吧！我沒有了地，怎麼活得下去呀？……」

趙熊不理她，還是經過車房外向廚房走。陳二嫂又趕上哀懇着：「趙二爺，您做做好事吧！」

周大在屋裏燈下看「水滸傳」；忽然聽見窗外陳二嫂在哀求說：「二爺，四奶奶的錢我實在還不起……」又聽見趙熊的聲音怒罵：「混蛋！誰叫你給四奶奶借錢呢？……借了錢不還，叫四奶奶去喝西北風？……」

武訓給趙熊驚醒了；莫明其妙地，看見周大擲了手裏的書在生氣。

「哼，耍筆桿兒，強佔人田地！拿大利息逼人！……」周大恨恨地說。

「四奶奶……舉人老爺？」武訓不大信地悄聲問。

周大默默點頭，掐緊了拳。

陳二嫂跟趙熊到了廚房外，跪着想拉趙熊的手。趙熊一摔手，罵她「滾吧！」，轉身進了廚房。錢媽正從後院過來，看見陳二嫂跪在廚外泣哭；就走上來低身去問她。

張府上一共有內外兩個大廚房。除去專爲長工們做大灶飯，和普通招待鄉下人的大鍋大灶的外廚房，這裏靠西院的內廚房是專爲上房做精巧飲食的地方。這時候大師傅老褚已經走了；洗碗筷、掃地擦桌的桂英還在燈前結束她的勞作；小桃一面要守在這裏燒水，同時還在小爐上燉着張舉人晚間要吃的冰糖蓮子。

趙熊進了廚房，看見小桃在爐子前小凳上坐着；他臉上的怒氣立刻消散了。他走近了小桃，低腰去看小鍋子裏的蓮子，笑着說：

「噉！冰糖燉蓮子……真是又甜又熱！」

小桃很害怕，可是她不甘示弱；冷冷地避開了趙熊的眼光。

「可是你爲什麼總是又冷又苦呢？……」趙熊望着小桃取笑；小桃根本沒有一點欣

賞他的幽默的反應。

「找你的墜兒去吧。咱們大家放規矩點！小桃板着臉不理趙熊，起身拿着扇子走到西牆碗櫥去了。」

小桃爲什麼敢這樣大膽對付這張家的惡狗？說起來，她的聰明可也並不下於她的那一股倔強別扭勁兒。兩三年裏，不只是趙熊、魏俊這一些二爺打手們，就連張舉人在內，小桃都時常從他們眼睛裏看出了一種嬉皮涎臉，餓狗一樣的兇光。可是得寵的四奶奶是够利害的！有意地提拔了妖形怪狀的墜兒，把小桃打入灶下做粗活——這就叫做：「天高皇帝遠」。至於趙熊那走狗頭兒，在裏邊是怕他相好墜兒的吃醋吵鬧，得罪舉人老爺，和錢媽對小桃的照顧；在外邊也很不願去惹怒那正直剛強的周大爺，提防着「偷雞不着蝕把米」！小桃在張府不是沒有一個朋友的！

趙熊無聊地望着小桃的後影，順手在桌上抓起一片大蒜丟在嘴裏嚼吃，好像他很是「英雄本色」，慣嘗辣味。

廚房外邊走進來了錢媽和陳二嫂。錢媽低聲告訴陳說：「陳二嫂，你還是求求趙二爺，給老爺說說吧。四奶奶一定逼你明天交，我說來說去總不成呀。」

陳二嫂無奈，流淚下跪說：

「二爺，你救救我吧！今年的麥子收來都交了租；這「驢打滾」一月一滾的利息又重！那裏還得起四奶奶的錢？」

趙熊一隻腳踏在長凳上，眼睛望着一邊。小桃回到小爐側，沈痛地聽着陳二嫂訴苦。

「可憐去年把俺閨女四兒賣給人家做了頭……四兒她爹害着病，還下地做活……明天要還錢，只好全家上吊……」

陳二嫂在地下掙上半步苦求：「二爺，求你給老爺四奶奶說說吧！救救俺們……」

趙熊不耐煩地望着陳二嫂說：「我有什麼辦法呢？」

小桃已經到了她忍耐的盡頭。她激動地止着陳二嫂：

「陳二嫂，別再求哪！求也沒有用！」

趙熊看了小桃一眼，冷笑地說：「對呀！還是小桃明白！」

墜兒手拿小黑漆盤兒進了廚房，聽見趙熊在說小桃明白，她的火可就大哪。

「小桃！」她氣着尖喊了一聲，走近人堆裏來看。「老爺在催蓮子呢。」她瞟了趙熊等人一眼，尖酸地說。「怪不得蓮子總燉不好；原來二爺、陳二嫂都在這兒說笑話玩呢！」

趙熊陪着笑靠近那位「高級婢女」，搭訕着問：「墜兒，四奶奶還沒有睡嗎？……」

「四奶奶生着氣哩！」墜兒一隻纖手摸着她頭上左右盤得像狗屎堆的黑髻。「睡沒睡，我可不大明白！」

趙熊碰了橡皮釘子。喉裏咯咯地傻笑着。小桃這時已經把蓮子盛在細瓷碗裏。墜兒遞過手裏的黑漆盤；趙熊想討好，忙着伸手想替她遞給小桃，結果給墜兒的怒目一瞪，忙着又縮回來。

小桃把盛蓮子的碗放在漆盤裏；看見墜兒冷冷的沒有動靜，就站起來端着盤打算送去。

「慢着點，小桃！」墜兒忽然一喊。「別這麼忙着跑上房差使呀！」她從小桃手裏接過小漆盤，冷笑帶刺地說。「陳二嫂賣了閨女；我看，你還是在廚房裏待着，多談談吧！」

小桃一句話也不說，看見墜兒走了，就回身扶起陳二嫂。陳二嫂臉色慘白，一語不發，忽然壓制着悲聲，快步向廚房的門走去。

「陳二嫂！」小桃在後面喊她。錢媽也吃驚地望着廚房門。

趙熊又擲了一瓣大蒜到嘴裏，厭煩地說：「哼，這些種地的窮鬼，真是難惹！」小桃回頭憤恨地望趙熊一眼，也出了廚房。

陳二嫂滿腔悲恨，在月光慘淡的西院裏走着；走到井欄旁邊，好像已經走到了世界的盡頭；兩腿無力，軟坐在井欄地上。

小桃從陳二嫂身後走近，扶她起來，默默地把手裏的兩百文銅錢給了她，扶着她走。

周大從小桃陳二嫂身後走近，把手裏的四五錢碎銀子遞到陳二嫂手裏。陳二嫂望着周大和小桃，說不出話來。

錢媽拿着二兩銀子從東院趕來；武訓提了二百銅錢從車房出來。他倆趕上了周大、小桃和陳二嫂，一齊貢獻出各人的小小禮物。

沒有矯揉做作的客套；沒有感慨涕零的謝詞；五個受難者手挽着手，腳隨着腳，心照着心，在從烏雲裏透射出來的皎潔月光裏走着；身後拖着十幾丈長的巨大的影子……

十 一朵小紅花

小桃左手加柴草，右手拉風箱，望着灶裏熊熊的火焰，好半天沒有說話。錢媽在燈

前長凳上坐着抽旱烟——她們的思想正跑着很遠的路，沒有注意墜兒又走進了廚房。

「小桃，屎水呀！還沒有熱？」墜兒望了望冒着熱氣的鍋蓋。「四奶奶等着哪！」墜兒不知道從那裏來的那麼大的氣；她看着小桃屏好了水到木盆裏，自去加油燈的燈草，忽然又怪她不替她端到上房去。

「怎麼哪？端着走呀！」墜兒尖聲問着。「你不是搶着要跑上房差使嗎？」

小桃連看也不看墜兒，默默地從灶前端起木盆；錢媽冷眼望墜兒一下，吸着手裏的旱烟說：「墜兒，怎麼這麼大的脾氣呀？……」

「我那敢有什麼脾氣呀？」墜兒尖酸地笑着說：「我不也是一個下人？」

小桃忍着怒端盆出廚房；墜兒空手在後邊跟着；嘴裏一面咕嚕着，走過小桃房外的小院。

「哼！錢媽？……她幫了張家三十幾年，又有什麼了不起？她狠些什麼呀？再狠，也狠不過老爺！狠不過四奶奶呀！」

她們走過桃花斜遮的圓門，上面掛着琉璃油燈的後院走廊。

「還有趙二爺——他又神氣些什麼？」墜兒嘮叨着說。「還不是舉人老爺的一條惡狗！哼！他欺負鄉下老百姓我可不管，他要是打算來欺負我；一會兒熱，一會兒冷；粘

花惹草的——（她瞟了一下前邊走着的小桃）——三心二意的；看我不把他的那一付狼心狗肺給挖出來！」

小桃端着盆走進了後院燈光軟黃的堂屋，厭惡地聽着。墜兒越說越帶醋意，「指桑罵槐」地滔滔不絕說：

「他別發了昏，看我是賣到這兒來的丫頭——哼！誰又不是賣到這兒來的丫頭？」小桃的眼裏閃着一股無法控制的怒火；她驟然止步，放下了木盆，回身重重地打了墜兒一耳光。

「誰是賣到這兒來的丫頭？」小桃怒氣填胸地罵。「你是！我可不是！」

墜兒手撫着臉呆了。小丫頭竟敢打上房裏的「紅人」！小桃憤恨地罵：

「你也是一個可憐的閨女……你怎麼就這樣的不要臉？」

墜兒被小桃眼裏的正義的怒火所懾伏，哇然一聲哭了；望着張舉人的臥房門，哭跑了去，一面喊着：「老爺！……四奶奶！……」

張舉人正躺在床上吞雲吐霧；四奶奶躺着拿了煙籤給他燒烟；聽見墜兒哭喊進了臥房，坐起來問：「做啥大驚小怪的？」

墜兒哭指房外說：「四奶奶！小桃打我！她還亂罵哩！……她說：她不是賣給你們

家裏的！」

張舉人丟了手裏的象牙烟槍，驟然也坐了起來問着：

「什麼？小桃又說她不是賣到這裏的？」

「這個丫頭又要作死哪！四奶奶恨恨地說。「那幾年打得還不够？」

「她不是賣給我的？……」張舉人氣極喝罵。「去叫她進來！……我把他爹親自打了手印的賣身契給她看！」說着大聲喚着：「小桃！……叫小桃！」

他掙下床來，走到朱漆的長榻前邊。開着門向頂格上去亂摸亂找；嘴裏一面咕嚕着：「不識好的東西！……」

小桃僵硬地站在堂屋裏；好像一個被兇殘獵狗追急了的小鹿，她鼓起全身的蠻勁，負隅頑抗。臥房裏四奶奶怒聲在喊：「小桃，進來！」她望着臥房的門，慢慢走近了，靠着門向裏望去。

四奶奶冷冷地坐在床沿；墜兒得意地站在桌邊；張舉人從一個雕漆文書盒裏檢出了一大張黃舊的皮紙，氣沖沖地走近臥房門，把那張紙伸到她的面前。

「看見了沒有？這就是你的賣身契！」張舉人猶笑地指着字行後部的指印和畫的「十」字說：「這是你爹親自打的手印！親自畫的押！」

花花綠綠的字……比妖道的鬼符還更難懂……比巫魔的毒咒更兇殘……幫助暴虐的主子們欺騙莊稼人……他爹的手印好像在紙上流血！在狂呻！

「看見了吧！」張舉人冷冷地說：「你爹你娘八年前鬧荒災的時候到俺薛店村，沒有吃的；講好把你賣給我這裏。這是白紙上寫黑字，一點沒有錯！你自己也在旁邊親眼看見你爹打手印，對不對？」

好刻毒的圈套啊！自說的無憑，寫上紙的可又變成了賣身契！小桃四顧無援地悲辯說：

「俺爹說的是寄養！不是賣！……你看俺爹不識字，就叫他在這紙上打了手印……你自己心裏明白！」

「胡說！」隱私被揭發，羞怒交并的張舉人怒喝；又轉為狡辯的聲音反問着。「你說寄養，不是賣——我倒要問問你：爲什麼你爹娘八九年啦，還不來接你回去呢？」

「他們就要來接我的！」小桃含悲力辯着。她爹娘早晚一定會來的！

張舉人冷笑一聲，指着小桃厲聲地說：

「接你？哼！說不准你爹就是長毛賊，跟着長毛去打天津，早給捉着斫了頭哪！」一陣悲憤吟塞着小桃的咽喉。她恨極了這外貌斯文的惡霸，悲急地喊着：

「你欺負俺們莊稼人！……欺負俺們不識字！……騙了俺們！……你騙人！」

「胡說！」張舉人驟然高舉一臂怒喝。「你也要造反哪？」

小桃的聲音暗啞了；可是她的理直氣壯，全然不怕。張舉人的一隻手雖舉而猶疑難打下來。

「別給她廢話了！」四奶奶尖銳的聲音插了進來；走到了張舉人的面前，手裏倒拿着一根雞毛帚在身後。她切齒地說：

「叫她認得我！……」

雞毛帚的籐條，好像狂風暴雨般向她頭上，臉上和身上呼呼地掃來。兇狠的眼，散亂的頭髮，吐着火的唇槍舌劍，逼着小桃退過屋裏的八仙圓桌，退過紫檀木的炕床，退過玲瓏雕空的銅薰爐，退到堂屋角的紅木高花座。四奶奶怒喘地連連打着，罵着：「死丫頭！你還嘴硬！你不是買來的！賊丫頭！打不死你！」

籐條噴着火！射着箭！身上，臉上，燒着！刺着！割着！心裏是怒恨！油煎！震顫！麻木……小桃像鐵漢，絕不喊痛！從不討饒！

四奶奶尖銳的怒罵聲，遠遠地傳到馬房。周大始而置書傾聽，忽地站了起來，握着拳想衝出房門；嚇得武訓驚疑不定。

「在打人？……打誰？……」武訓驚問。

「小桃！」周大怒眦欲裂，氣急洶湧。

遠遠的打罵聲漸停止了。

當錢媽驚忙地趕到了堂屋裏，四奶奶已經打得她自己手累力乏了。她喘息着罵：

「好硬的嘴！看她還敢不敢胡說！賤丫頭！死丫頭！」

錢媽一面注視着滲着血痕、僵立不動的小桃，一面陪笑勸解四奶奶：

「四奶奶，您別生這麼大的氣吧！小桃再不敢胡說哪！得，您歇一會兒吧！」

「死丫頭！」又補了兩下，手裏的雞毛帚藤條才給錢媽拿了下來；兀自氣得用手抹

着自己的胸口。

「小桃，別再惹得老爺四奶奶生氣哪！」錢媽把小桃半扶半推地推着離開。「出去吧！」

小桃僵硬地給錢媽推扶着走；一邊張舉人還在申辯他的控訴：「白紙寫黑字，誰說不算數？」

四奶奶的尖聲還在後邊罵：「買來了，過幾天再賣出去——看她敢再怎麼樣？」——走出了堂屋，走上了走廊；小桃的腿閃幌了一次，但又站直了起來走着，走過殘燈

幽靜的天井。錢媽輕扶着，連連地親切安慰她。

「傻孩子，我知道你的委曲！以後，別再給他們提那個，別再給他們鬥氣哪！回屋去歇歇吧……」

錢媽送小桃到了小院她的房門外，讓她進去，囑咐她說：「孩子，好好的睡……」小桃始終低着頭沒有出聲。她關了門，忍着淚，咬着牙，用背靠抵着房門——這門外的世界那怕它再殘酷兇狠，可是她沒有在它面前洩氣！她從小在張家挨過無數次的毒打，寧給打昏了多少次；她從沒有討過一次饒——一種無比的冤抑和怨恨，像火焰和錘擊，在八年裏把她煉成了鋼。她從不在人前啼哭流淚，除非是在錢媽個人的懷裏。

可是這一間寂靜的小屋，昏暗的油燈，破舊的桌椅和小炕，多年來曾親切地和她共度過不少的悲慘淒涼的時辰——她也算回到了她的家了。她忍着淚，咬着牙，兩手緊捏着短衫的衣袂，僵直地走到炕前；半跪半坐，倒倚着炕邊，把頭埋到臂裏，吐放了悲切的哀聲。

「娘！爹！……」她這時候才像一個普通的女孩兒，哀怨地哭訴着。「你們還不來接我！……你們還不來！……」

周大在馬房向坐在炕上的武訓講着小桃悲慘的遭遇。

「已經八年啦，她還在癡心等着她的爹娘來接她。」周大歎息搖頭說：「他們逃荒出走這麼久；三年前太平軍打到天津；孤軍深入，又給官兵打垮了。官兵乘着機會到處亂殺亂搶；這麼兵荒馬亂的，她的爹娘一定死哪！……那裏還回得來？……」

小桃的手在炕上的柳條針線盒裏，檢出一個小舊紙盒，從裏邊拿出一朵緋紅色剪絨花。

手指輕柔地，憐惜地撫着小紅花；從淚珠裏露出驕傲、愛慕的光輝——這珍藏了八年多的一朵小紅花。

這是一隻從濟南府買回來的剪絨花；她娘在出嫁時候戴過的。她的娘從前還是一個小美人兒呢！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頭髮又黑又長。小桃記得她娘在早晨解開頭髮梳頭的時候，頭髮就像一幅黑緞，長得快拖到地上啦。但真是可惜，她娘的漂亮頭髮多年來大半都包在舊頭巾裏，在地裏做活和紡線碾麵。貧窮的煎熬慢慢地剝削去了她娘出嫁時的幾件可憐的銀手飾，只賸下這一朵至今還是很鮮紅的小剪絨花，留作她母女倆在逃荒泣別時候的紀念品。

對於小桃，這小花代表了「母愛」、「美夢」和「希望」。八年來曾在每天晚上保持着她活下去的勇氣。

「娘，」小桃望着手裏的花，輕輕喚着：「你叫我等着你……已經這麼久哪……七年，八年……要是沒有你這一朵小花，我早就活不到現在哪！現在……」

小桃望一望這昏暗的小屋，絕望地說：

「……現在再等不了哪！」

她的眼光在小屋裏轉動搜尋——炕側的柳條篋筐、高粱帚、屋角的破桌、舊木箱、蛛網半遮的炕後小窗，牆上掛着的葫蘆和大蒜瓣——直到那樑上挂下來的籃子裏半露着的一根粗麻繩！

小桃攥着炕沿，望着樑間小籃的麻繩，死亡的恐怖漸漸地從她的眼裏散去。她已經相信她爹娘已不在人世。她不願再等了；她要立刻向不可知的另一世界去找尋她的爹娘；不管那「一去無人回」的另一世界是什麼樣兒；也不去問陰間的道路好不好走，或者也像不像這一個世界的殘毒悲慘！

她站了起來，僵硬地走到房門，把門栓插上，轉身緊緊地抵着了門。她望着屋子中間的橫樑，把手裏的剪絨花戴在辮子的左鬢上，向着橫樑慢慢地，堅定地走去……

一陣輕輕的敲門聲。錢媽在門外喚着：

「小桃，你還沒有睡？」

小桃回頭望着房門，取下了簷上的花；回身去把門打開。「錢大娘！……」她含悲投入了錢媽的雙臂。

「傻孩子，」錢媽半帶責備地安慰小桃，「別再難過哪。快睡了吧！」

小桃含淚點頭望着錢媽；馴服地讓她扶着走向土炕。她敢於像冷鐵一般地去頂撞任何殘暴的世界，卻沒有力量來抵抗別人對她任何一絲絲的仁慈溫暖，仍舊讓人拉回到我們的這一個世界裏來。

十一 微笑

第二天早晨，武訓在那暖和的太陽出來之前，已經很勤快地把前後院打掃乾淨。這是他在張舉人家正式上工的第一天，再用不着每天流浪東西，住破廟，有早飯沒晚飯的了。他高興地在各院到處找事做。張府上的男女僕人好不容易找着了這麼一個「傻瓜」——於是武訓就立刻「生意興隆」，兩腳不停地替那些偷懶怕累的人忙得做個不休。

早飯吃過；老爺帶着西奶奶坐車出門會客去了。武訓依着趙熊的囑咐，忙着把磨房牆邊一大堆亂石頭扛到後門外去扔了；好讓趙二爺和幾位打手們玩弄槍棍，練習武藝。他費了一個多時辰，流了一身汗，才把那些又髒又沈的亂石搬完。

微風吹着西院井欄旁的桃樹；幾片落花飄墜在小桃剛剛搖起來的水桶裏。小桃因為肩上的鞭傷作痛，正在費力地拎提；忽然一隻泥污的手伸來，幫着把水桶拎上了井沿。順着泥污的手臂向上望去，是武訓也染着污泥而帶笑的臉。

武訓望了一眼離井約有六七步的洗衣木盆，就代小桃把水提到木盆那裏去。小桃默默地跟着。

「小桃姐，水要倒嗎？」武訓回過頭來和氣地問，望見小桃左臉上的一絲傷痕。

「就倒在大盆裏吧。」小桃低弱地回答。

武訓把桶裏的水倒完了，放下桶去看他自己的兩隻髒手。小桃坐在盆後看見了他，就問：「要洗手嗎？」

「對哪。」武訓微窘地說。「搬石頭搬髒了……正想找點水……」

武訓想找一個小盆洗手；小桃從木盆裏提起一團濕衣，告訴武訓說：

「過來。我拿這水給你沖一沖。」

武訓聽說，忙將一雙汚手伸到盆側，讓小桃把濕衣絞流下來的水沖着手，一面自己雙手互搓着。

「來一點兒鹼。」小桃拿起一小塊白色的皂鹼給他。

武訓望見白鹼，連連搖頭笑拒說：「還是不要糟塌東西吧。我這手洗得太乾淨了，一會兒不是又要弄髒？……」

一付半傻氣，半忠實的臉；前額微仄，兩眼有一點下吊；這個年輕人還有他的一套樂天的幽默人生觀哩。從昨天到今晨的短短時間裏，他已經流過了至少要抵得過三四個扛活人的汗！

「你幹啥專做那些頂髒頂沈頂苦的活？」小桃代他抱不平地問着。「別人看你老實，都往你一個人頭上推。」

武訓微慚地望了小桃一眼。他感謝她的同情；可是，她自己也不是正在做着頂苦的活嗎？歎息、發愁、有什麼用呢？

「頂髒頂沈頂苦的活，總得有人做呀！」他像一個慈悲為懷的佛學家在說。「我不做，誰做呢？」

用汗巾揩着手，坐在井欄旁，他微笑着說：

「咱們窮人有的是力氣。憑力氣扛活，還怕啥呢？」武訓樂天地回答，想起了兒時的舊事。「俺娘從前總叫我學不倒翁。扳也扳不倒；倒了又會蹦起來……」

「不倒翁？」小桃不懂地問。「啥不倒翁呀？」

「不倒翁你都知不道？」武訓微訝地問。

小桃搖搖頭。武訓望着她，又神祕地偷望了一下別處和自己的懷裏；最後，才把他幼時珍愛的泥娃娃從懷裏小袋掏了出來。

「瞧！就是它囉。」

小桃稀奇地望着武訓手裏的泥製玩具；微笑的影子，像一個晶瑩的小泡沫，在小桃深沈恬靜的眼波裏狡譎地一閃而又逃跑了。

「一個沒有腳的老頭兒！」她驚喜地輕喊：「怪好玩的！」

小桃一面輕揉洗着盆裏的衣服，伸出一根帶水的手指來，想去撫摸那不倒翁；又怕把它弄濕了，連忙很快地縮了手指回來。

不知道從那兒飛來了一隻黃鶯，停在那殘紅輕颺的桃樹上唱着小歌；明媚的陽光從花枝間篩灑下來，在小桃長長的睫毛上遊戲。

「喲，不倒翁的本事可真了不起！」武訓誇大地說。「俺娘還教過我好些歌子呢。」
「唱給我聽聽。」小桃漸漸地高興了。

靜靜的西院沒有旁人；只有那閒情逸致的黃鸝和終日辛忙的蜜蜂，在花香深處盤旋上下。時間和空間暫時失去了它們的存在；兩棚孤苦的靈魂在受難的人生旅程中得着短短的溫馨的安息，甚至幸福地追回了像幼時在母親膝前的那一種天真的快樂。

武訓略停了一下說：「是這樣的。」接着就唱了起來。

「不倒翁。不倒翁。

上頭輕，下頭重。

不怕路不平；

那管地有洞。

蹣跚又會往上蹦！」

武訓唱得很有趣。他從小時就有這個本事。

微笑像一個害羞的少女，蹣跚走回，在小桃明澈的眼睛裏舞蹈；微笑騙開了小桃的紅唇，驕傲地誇示着她整齊的、潔白如編貝的牙齒。

「還有呢？」她像一個小女娃，聽故事必得尋根究底，聽唱歌一定要聽個夠。

武訓笑着續唱：

「不倒翁。不倒翁。

總在笑，總在衝。

扳也扳不倒。

蹣了不喊痛。

誰說我老了不中用？」

武訓把不倒翁平托在掌中，另一隻手牽着它頭上的小蜻蜓辮兒一拉；那小老頭就在掌上左右搖幌起來。小桃禁不住誘惑，把濕手指在自己的乾衣服上擦了兩下，也把那向她傻笑着的小老頭兒臉上一推；她自己也不住吃吃地輕笑了起來。

武訓想到她昨晚還挨了打罵；現在她笑了，他自己也覺得很高興。他還不知道這女孩子是已經有多少年沒有這樣地笑過了。

錢媽的大嗓門從後院的方向喊了過來：

「武七！武七！快來一下！」

武訓好像驟然聽見了春雷，慌忙中望着通後院的門，高應了一聲「嚶」，拔腳就走；不料雙腳踏進了洗衣的木盆，一趺跌倒在地上。

小桃嚇得驚嘶了一聲。武訓翻身坐起，自己也笑他自己太過驚慌了。他做了一個鬼臉，把地上的不倒翁一拍，莊嚴地唱：

「摔倒了又會往上蹣！」

小桃驚定後，也不覺放聲大笑了起來。

黃鶯兒扇着小翅飛走了。桃花搖曳在春風中，花瓣飄落了一地……

十二 三年的工錢

鞭聲在空氣裏響着；黃牛沉重的四蹄遲緩地拉着犁，翻捲起褐黃色的沙土；跟在犁後的是武訓的兩足。

牛、犁、沙土、人足……多少世紀以來，北國平原上永恆地循環着農莊人畜的沈重遲緩的腳步。壯牛接替了老牛，新犁更換了舊犁，下一代的農人承繼着上代倒下了的父老——不變的只有那漠漠無邊的褐黃色的沙土。

就這樣，武訓在張舉人村裏辛勞平靜地扛了三年的活。

晌午時，武訓扛着犁從地裏回磨房換一條斷了的繩子；老遠就望見錢媽站在磨房外

和一個背着褡褌的中年人說話；旁邊還帶着一個八九歲穿着破衣服的孩子。他走近一點，才認出是他們武家莊的一個大叔。他連忙上前招呼。

「武七，你的大娘病了。」他的大叔告訴他。

「俺大娘？」武訓驚問，一面惶急的審望着大叔的風塵縐紋的臉。「病了多久了？」
「有一個多月哪。我到邱縣去，順道給你捎個信。」大叔說時，轉頭望一望靠着錢媽站着的孩子。「你的姪孫兒小茂爹娘都死了，窮得沒飯吃——我給帶了來看你。」

「七公。」小茂喊了武訓一聲。

錢媽摸着小茂的頭說：「武七，這孩子怪可憐的，我給留下哪。你不得捎點錢給你大娘去嗎？」

武訓聽說撫育過他小時候七年的大娘病了，正急得心裏無主，聽說連連點頭，忙問他大叔甚麼時候回堂邑。

「我後天就回去。」

「大叔，那我就託你捎點錢給俺大娘吧。」武訓告訴他，「等老爺回家，我就去問他支一點工錢。」

大叔欣喜地答應了。錢媽也和善的留他吃飯。小茂那孩子留在張府的事不會有多大

問題，因為小人也可以做些小人的事，不致白吃張家的飯的。

可是武訓總覺着心裏有一塊大石頭放不下。張舉人會馬上就答應支工錢給他嗎？三年裏他一共只支過一吊錢買布做襖褲；還是小桃在背後給他打足了氣，他才敢向那平時「仰之彌高」極少親近的舉人老爺開口請求支錢的。

「小桃，」他在飯後西院裏小桃晾衣服的地方問她，「你看給老爺支點工錢行不行？」

「行不行！……」小桃望着游移半怯的武訓，驚異而又歎息地反問他。「哼！武七哥，我早就催過你多少次，不要太相信老爺，早一點支你的工錢。好，現在你大娘病哪；你趕快把這三年他欠你的工錢都支了吧！」

「都支了？」武訓不相信地驚問。

「都支。」小桃毫不猶豫地回答。「工錢不都是你自個的嗎？你准知道老爺他不騙你？」

「老爺……也會騙人？……」

小桃望着武訓，心裏又笑又氣。她把衣服晾好了，回頭很快的打斷了武訓的話。

「你別管！來，武七哥，我給你算一算。一年六吊工錢；三年一共是十八吊。你只

在去年春天支過一吊錢，做了一套襖褲；那還是我給你縫的……一共還賒十七吊。對哪，一共十七吊。你都支了，存到外邊去。別相信老爺！」

「老爺不會騙我吧？……」武訓糊塗了。「他是一個舉人呀……」

「舉人！……騙人！吃人！」小桃生氣了；又望着武訓，聲音轉低說。「武七哥，你這個人也真太老實哪！你只知道勤快扛活，不怕吃苦；可是你越老實，別人就越要欺負你，把你當傻瓜……真氣死我哪！」

「可是我做事總得憑良心……」武訓微慚地說，頭低下了。

小桃望着武訓，歎了一口氣。忠實的人永遠都是忠實的——誰能夠說：人不應該忠實呢？

「武七哥，我不是怪你不好。我是在想：你做事憑良心，要是大家都憑良心就好了！」

武訓沒有話說了。他懷疑他過去那樣的忠實服務是不是對，尤其是替張舉人服務。憑良心就會感動張舉人嗎？

小茂跑過來了；前院闖起了騾馬和人們的喧聲。

「老爺回來了！」武訓心裏激動起來。

「快點去吧！」小桃半命令式半鼓勵地說。「武七哥，胆子大一點！」

武訓好像要綁上法場去開刀，一面整理自己的衣襟。

「快去呀！」小桃低聲催他，在背後輕推了他一把。

武訓發現他的兩腳在向通後院的圍門走去。這是多難，可也是多要緊的一件事啊！不支工錢，怎麼去救他的大娘？小桃和小茂一定也在他身後遠遠的望着他哩！硬着頭皮，反正早晚也得上去！

他走過長廊，遠望見張舉人、四奶奶、錢媽、墜兒、趙熊一批六七個人已經走進了後院。錢媽笑着問那半醉的四奶奶：

「四奶奶，您喝了不少酒吧？」

「可不是。」四奶奶搽滿了脂粉的臉透着得意的神色。「哎呀，錢媽，別人家裏才闊哩！王老爺就要到濟南府去當好差使……聽說王太太還是撫台的乾女兒呀！」

武訓的胆子更小了。這麼多的人！誰敢去和四奶奶的利箭般的眼睛碰上一碰？等人少了再去吧——又怕老爺抽大煙，睡午覺沒有空。支王錢的事是沒法等的。他連忙走上前去，一面躬身招呼：

「老爺回來哪。四奶奶回來哪。」

張舉人鼻孔裏好像哼了一聲。他們並沒有停着腳。武訓見時機緊急，連忙又趕了上去，僵硬地喊了一聲：「老爺！」

張舉人回過頭來奇怪地望着武訓；腳站着了。四奶奶望了武訓一眼走了。

「武七，有啥事？」張舉人冷冷地問。

「老爺，俺大娘生了病……我想支一點工錢。」武訓低下了頭。

張舉人縐着眉說：「支工錢？要支多少？」

武訓鼓足勇氣說：「我想把三年的工錢都支了……老爺你方便嗎？」

「都支？」張舉人吃了一驚，漢玉板指又擦着發油光的肥鼻子。「你等着。我去看一看你的賬。」

「謝謝老爺！」武訓過了難關，心裏的石頭好像落下地了。

趙熊在旁邊冷冷的望着武訓；武訓一回頭，把自己嚇了一大跳，連忙又向趙熊陪笑招呼。

遠處圓門後，小桃和小茂向後院偷露了半邊臉。

在上房裏，張舉人脫了馬褂，由四奶奶和墜兒服侍洗了臉。等到墜兒端了銅面盆出房，張舉人縐眉看着手裏的賬簿說：

「這武豆沫想幹啥？要支三年的工錢？」

「一共有多少？」四奶奶吸着水煙問。

「支過一吊——一共還有十七吊。」

「十七吊！」四奶奶冷笑噴着白煙。「這種笨蛋。生來本就應該吃草的。給他一碗飯吃就算是好運氣哪。十七吊是一萬七千個大清制錢，給了他還不折了他的草料？哼！」

張舉人是「爲善最樂」的慈善家。他航心窮人受了福會短命折壽，於是就慷慨地提起筆來，在賬簿上把武訓的十七吊工錢替他支用得一乾二淨。如此一來，這恩主不是又可以把武七這傻瓜多養幾年嗎？

四奶奶散着粉香的臉靠近張舉人的肥頭，笑望着他寫着連她自己也不認識的字；張舉人卻爲了欣賞他的「得意之筆」而哈哈大笑。

十三 混賬

武訓在院子裏提心吊膽地等着。舉人老爺剛才對他也還算和氣；上房裏也微微地聽

見老爺笑過了好一陣。情形看來還不錯。

可是張舉人終於從上房裏走出來了。遠遠地望見，他臉上好像冷鐵似的罩上了一層寒霜。

「武七——過來！」聲音好像陰雲裏捲壓着的悶雷。

廊沿上，後院裏，好多人側目而視。武訓硬着頭皮走近張舉人站着的廊沿。

「嘿，武七！」張舉人拿着賬簿含怒質問。「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你的工錢早都支完哪，還給我支啥工錢？」

「支完哪？……」武訓驚疑地問，望着階上站着的肥腹和胖臉。

「支完哪！」舉人大聲說。「這不是賬？」他把一本翻開的假賬伸到武訓的面前，一根肥指頭指着賬說：

「看你的賬。三年一共十八吊。去年春天支了一吊；七月支了九吊；去年年底支了八吊……你算一算，十八吊不都支完哪？」

武訓好像雨淋的蝦蟆，兩眼發呆了。他嘴裏喃喃地唸着：「都支完了……有賬……」他忽然驚醒了似的，轉頭驚望着張舉人。

「老爺！難道你也會……」

他說不下去了——張舉人像金剛兒神似的巍然站在那裏——知道爭辯是無用的。他改容哀求着：

「老爺，你不能這個樣子！……俺大娘正病着呢！我求求你……」

「廢話！」張舉人大聲喝止他。「你這賬難道就不算數？」

求——又有啥用？一頓悲憤震撼着武訓的身心。他現在知道：有錢有勢的老爺騙人和欺負人，更加刻毒！這是一個什麼世道？

「老爺，你是知書明禮的，有錢有勢……」武訓臉色發白，週身抖戰着說。「……我是扛活的窮人……咱們大家要憑良心！」

張舉人聽見「憑良心」三個字，忽然發怒轉過身來，兩眼瞪着武訓大罵：

「憑良心！你罵我沒良心？混蛋！」

一下耳光，累積了幾千年的封建壓力，重重的打在武訓的臉上。

後院裏除了趙熊魏俊等奴才打手外，老媽女婢們都驚怔地望着張舉人。小桃不料張舉人竟自又下毒手。

「混賬！」怒氣冲天的胖主人大罵着。「這還了得！這狗養的小子吃飽了飯，倒敲詐起我來哪！」

趙熊走近武訓面前指着罵：「該死的東西！你不想活哪？」

「要憑良心呀！……」武訓悲喊。

「奶奶的！你有良心？」趙熊一把扭着武訓。在張舉人喊打之下，趙熊和魏俊兩人把竭力抵抗的武訓無情的踢打起來。

小桃跑出來跪下向張舉人求情，連喊「老爺！」

張舉人的氣憤越煽越高了，喝着：「拖出去吊起他來！再敢鬧，拿我的片子送他到縣裏去！」

武訓抵抗着趙熊魏俊兩人兇暴的毒打，悲憤填湧着他的胸口。他喊着：

「你欺負人！……欺負我不識字……你騙人！」

趙熊在武訓的頭頂重重一拳，把他打昏了；和魏俊把他拖着出了後院。

小桃不顧一切地向張舉人面前跪下，驚慌地哀求：

「老爺！你饒了他吧！……」

張舉人挺立在階上，大拇指上的血紋漢玉扳指擦着發油光的鼻子。小桃這丫頭的舉動使他微感驚異。她一向是多麼倔強呀。

「老爺！」小桃扯着張舉人的袍子求着。「您別吊他打他哪！」

張舉人望了小桃一眼，慢慢地說：

「小桃，你不是在俺家寄養的嗎？……」

「老爺！」小桃急急地說。「我不是寄養的！我是您買來的！再不亂說哪！……老

爺！」

張舉人得意地一隻手扭抬着小桃的下巴，問着：「你是我買來的？」

「是的！」小桃急點着頭。

「聽話哪？」

「聽話哪！……老爺，你放了他吧！」

身後上房門口發出了四奶奶一陣猶笑——張舉人的肥臉像中了電地僵着了。

小桃連忙站立起來。四奶奶忽然一聲大喝。

「別起來！還是給老爺跪下！」

張舉人竄立不動。四奶奶又喝：「跪下！」

小桃無奈又跪了下去。

「哈哈……」四奶奶手拿着銀水煙袋，變爲冷笑的說：「這是唱的一齣什麼戲來

着？是『遊龍戲鳳』吧？」

四奶奶斜瞟着張舉人。張舉人尷尬地笑說：「四奶奶……你別開玩笑……」

四奶奶一絲也不肯放鬆，定要把那一齣著名的戲文聽一個下落。

「哼，正德皇帝，」她似笑似嗔的「提詞」說。「李鳳姐在給你跪着討封哪！你快封她呀！」

張舉人陪笑解釋說：「四奶奶你真是……小桃在給武七那小子討饒……噯，看這小子平時還勤快……算了吧。」

他望了一望旁邊剛來到的錢媽，就告訴她說：「呢，錢媽，你到前邊去，叫趙熊把武七放了，轟他滾蛋吧。」

錢媽連忙答應，回身就走；忽然聽見四奶奶一聲怒喝。

「錢媽，別走！」四奶奶的臉色像鐵樣發青，冷笑着望着小桃和張舉人。「哼，就憑小桃這份大面子——不成！還得給我多打！吊起來打他幾十鞭！去，錢媽，去告訴趙熊！」

小桃抬頭哀求說：「四奶奶，都是我的不好！……四奶奶……」

「有你什麼說的！」四奶奶瞪着小桃；當小桃不敢再出聲時，忽然喝罵：「滾開！」

小桃站了起來，望了後院衆人一眼，向西院退了下去。

魏俊氣喘地到後院來；四奶奶立刻喝叫他去執行她的命令。

「魏俊，去告訴趙熊，給我把武七那小子重重地抽他三十鞭！快去！」

張舉人不作聲。錢媽的央求同屬無效。魏俊得意地領旨退去。

小桃在車房外邊遇着小茂，驚慌地抓着他追問：「小茂！看見周大爺沒有？……咱們找他去！」

他們倆四下張望，又向前院方面奔跑了去。

在磨房裏，武訓給四馬攢蹄地倒吊在樑上。趙熊的一碗冷水潑醒了他。魏俊跑進來傳達了他女主人的刻毒的命令後，趙熊拿起皮鞭，猶笑地告訴武訓說：

「二豆沫，張老爺是不好惹的！四奶奶更不是好惹的！」

無情的皮鞭刷了過來。火赤練蛇兒殘地飛嚼着大地的兒子……

我們常聽見有一句形容毒惡女人的俗話詩說：

「青竹蛇兒口，

黃蜂尾上針。

兩般不算狠，

最毒婦人心！」

武訓在磨房裏吊着挨皮鞭的呻吟遠遠的傳到後院裏來，可是四奶奶好像一點也沒有聽見。至少我們可以保證：即使她聽見了，她也不會十分介意一個窮小子的死活的。她這時嘴裏正噴着一口裊裊的煙，兩隻靈活的眼珠一翻，新的主意又來了。

「喂，錢媽，」她叫着那正要離去的老婦人。「你叫個人快把那個殺豬的曹胖子給叫來。馬上就去！」

當錢媽走了後，四奶奶滿面春風地走近張舉人，低聲告訴他說：

「老爺，那個曹屠夫不是肯出五十兩銀子娶小桃去做老婆？——給他好哪。」

「曹屠夫！」張舉人吃了一驚。「他不是喝醉了酒，把老婆的衣服綯光了，吊起來打死的嗎？……」

張舉人從四書五經裏讀來的仁義道德這時候都好像一一地記起來了。他斜着眼望了四奶奶一下，岸然道貌地告訴他的寵妾說：「我的四奶奶，咱們也得講一點良心……」

「良心！」四奶奶忽然鳳眼圓睜地大怒喊了起來。「現在講良心哪？……」

粉臉上透出黑雲；暴風雨從四奶奶的兩眼裏開始；叮噠一聲，纖手裏的銀水煙袋扔到了地上……

但是在張舉人的前院裏，另一陣更強烈的暴風雨卻像天崩地裂地爆發了。周大從矮凳上驟然站了起來；膝上的鐵鎚、小刀、銅片跌落了一地。他在小桃和小茂的面前怒喊：

「我和他們拼了！」

像一陣狂風，挾着幾千年積壓了起來的憤恨的沙石，周大這一介武夫就代表了億萬農民反抗的烈火；握着鐵拳，咬着牙齒，疾步向後院上房裏的地主惡霸怒衝了去！

十四 暴風雨前奏

暴風雨控制了整個的張府。在它巨大無比的憤怒下，一切都顯得渺小的無足道了。它橫捲過了後院，衝過了西院和廚房，在衆人瞠目結舌之前，一直順着鞭聲和呻吟聲追蹤到了磨房裏面。

「住手！」周大的一聲怒喊好似疾雷。

趙熊魏俊手裏拿着染血的皮鞭，回過頭來望着跳進來的周大。樑上吊着的武訓昏眼微睜。

「周大，」趙熊敵意的望着走近的周大說。「你少管閒事！」

周大不答，伸手就去解救武訓，被趙熊擋着。周大一拳揮去；趙熊應聲倒地。

魏俊驚罵：「嘿，你打人！」

魏俊衝上來的拳頭被周大接着，順手重重的一拳，把魏俊直倒送到磨後邊去了。

小桃和小茂跟着周大跑進了磨房，看見武訓吊在樑上，連忙上去解救，一面在下邊用身體承着他的重量；可是急切的沒有力氣解開。

趙熊跳起來衝向周大，交換着沈重的拳頭；魏俊從周大身後撲了上來，被周大抓着從頭上拉翻了過去，跌向盛麵粉的竹簍，撲起了一陣的白霧。

張舉人喊了六七個扛活的來，大聲叫他們上去幫打；可是周大的威風鎮懾了他們，不敢真正地逼近。四奶奶嚇得躲在張舉人身後向外張望。

魏俊衝了上來，被周大扭轉身體，用腳力蹬出去。趙熊乘機向周大撞去；周大倒退倚風簸。

「衝上去！」張舉人亂喊。趙熊順手拿了尖刀衝了上去。周大一手接着趙熊持刀的

手腕，奪過尖刀；一拳擊中趙顎。趙熊連連後退，撞拂過磨前的毛驢，後腦觸了土牆，軟坐於地。他無力再鬥了。

戰鬥終止了。一切人在周大橫掃過來的怒目之下，噤若寒蟬。

周大一手托着武訓，一刀割斷了吊他的麻繩。在小桃和小茂幫助之下，周大開始扶了武訓向磨房的門走去。當他走近張舉人面前的時候，怒目警告地說：

「張舉人，你別把俺們窮人逼得太急了！」他指着血滲透破衣的武訓說，「看清楚！這是血！血是要拿血來還的！你們等着！」

他一手扶着武訓，一手握着尖刀，離開了靜止如古墓的磨房。

直到周大，武訓和小茂走了好遠之後，張舉人纔把驚魂追了回來，紅漲着肥顴子怒喊道：

「這成什麼話？……這不是造反了？」

四奶奶望了磨房的門外，聲音顫戰地說：「這周大……瞧他那個兇樣！他該不是一個響馬土匪吧？」

「對！他不是響馬是什麼？」張舉人的漢玉板指又擦着他的大鼻子，冷笑地說：

「是響馬，就得按響馬來辦！」

小桃聽說，心裏暗暗吃驚；趙熊和魏俊剛剛掙扎起來。

「哼，他走哪。」張舉人恢復了他的威風，恨恨地說。「看他走得到那兒去！看他的刀子兇，還是我的筆桿兒兇！」

小桃正想走出磨房。四奶奶看見了，大聲一喝：

「小桃！到那兒去！你也要走吧？」

小桃站住了。錢媽帶着一個穿着青衣小帽的大胖子從門外擠了進來，嘴裏連連向張舉人四奶奶招呼。

「好！」張舉人望着緩進來的曹屠夫，又望一望小桃。「小桃，你要走也可以！殺豬的曹胖子死了老婆——你要走，就跟他走！」

小桃大驚，說不出話來。四奶奶笑望着那莫明其妙的曹屠夫說：

「曹胖子，就這樣吧。老爺也願意哪。你後天……嗯，大後天來這裏帶小桃走好哪。」

曹屠夫發油光的大臉驚喜交并，他連連向張舉人道謝：「大後天？謝謝老爺！謝謝四奶奶！……」

張舉人忽然打了一個寒噤，張嘴連連打着呵欠。他的煙癮大概不算很輕，因為他此

時已經忘記了一切的威嚴，急急地提起軟軟微顫的腿，拉着他的愛妾到床上向「大英帝國」的洋主子計算「黑賬」去了。

小桃憤恨地想出磨房，不料那殺豬的曹胖子忽然擋住了她。

「嘿嘿……小桃。」曹屠夫咧着一張黃牙參差不齊的血盆大嘴笑着說：「老爺四奶奶的恩典可真不小呀！……」

曹胖子好像看不出僵立的小桃的冰霜似的臉色，仍然饒涎欲滴地對他的「未來老婆」表現溫柔。他竟然伸着肥手去撫視小桃肩上衣服的破洞，嘴裏語無倫次地說：

「小桃……你得添一件……」

他的肥臉上忽然發了一聲清脆入耳的奇響，接着是小桃的怒罵：

「瘋豬！」

周大背着簡單的行囊，一隻手扶着武訓，離開西院向前院走去。小茂急了，央告錢媽說：「七公，周大爺都要走哪！我也要走！」

武訓望着小茂：錢媽心酸地牽着他。

「小茂，」周大告訴他說。「你先跟着錢大娘在這裏待幾天吧。我去找俺表弟李

四：找到了住的地方，就來告訴你們。」他望着錢媽說：「好，咱們就再見吧。」

錢大娘扶着小茂，連連囑咐他們：「好好的將息，武七……別着了涼……多躺躺

……」

等到小桃從磨房裏出來趕到西院時，周大武訓他們已經走得遠了。

十五 財神廟

一陣嘈雜的「捉賊」聲……幾盞油紙燈籠的閃光……一條瘦小輕飄的人影從破土牆跳進了荒廢了的破財神廟。

捉賊聲和腳步聲漸遠了。李四從牆角黑影裏慢慢地轉了出來，勝利地微笑着；手裏拿着鎖，腰裏夾着菜，大襟裏提出一隻母雞來。

他走過了蟲聲螢螢的荒院，悄悄地進了那塌了一半屋頂的財神廟。周大坐在破神台前昏暗的油燈光下熬着小米粥。

「周表哥！」李四低聲問，一面望着東側土炕草蓆上昏睡不動的武訓。「他還是那個樣兒？……」

周大點了點頭。李四放下雞，拿着饅頭慢慢走近那從前也是鬼卒的神台、現已改作武訓的睡炕。炕頂上還臨時搭了破蓆棚，聊蔽風雨。

「武七哥……」李四輕喚着：「你吃點這饅頭吧！……」

兩眼微睜着，好像看得很遠，一動也不動……武七到了破廟以後，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開過一次口，吃過一點東西。他好像是神魂離了竅，好像世界已經不復存在。他墜入了五里霧中；萬千的思潮在心胸裏澎湃起伏着；憑力氣扛活，憑良心，錯了嗎？……爲啥這世上有窮人，有鬪爭呢？……他不明白。

「我恨不得殺盡這些吃人的虎狼！」他聽見周大切齒怒喊。「給你們實說吧！我就是從前在天津北伐時候給人打垮了的太平軍！……我要殺！殺！……」

李四的兩隻小眼睛裏射出了憤恨的光；他恨恨地表示他的決心說：「我發誓也得把他一家都偷光！……」

武訓果然不動。「殺」，「偷」是好方法嗎？……「憑良心」也不行！……一個人要怎樣才成呢？……陣陣的刺痛和迷惘在心頭……

黑夜……燈影……十幾隻蛇行的腳步……鈺鐙的嗒嗒……趙熊貓笑的臉……破廟的四周驟然佈下了鐵網。

「周大！你犯了案哪！」瘦臉長頸子捕頭的刺耳聲使受驚的李四跳了起來。

「我犯了案？……」周大徐徐轉頭望着剛進來的捕頭和身後四五個持着鐵尺快刀的差役。「我犯了什麼案？」

「懂事的跟我到縣裏去走一趟！」瘦臉捕頭拿着刀猶笑。

這够明白了！這些魔鬼！周大憤怒驟然站起。黑影裏一隻拿着方磚的手早已從他後腦劈了下來。

周大仆了下去。李四被踢倒。兩個差人拖了昏迷的周大出破廟。

「你們等着！」捕頭拿刀指着李四和武訓說：「你們要是給長毛賊一夥的，早晚也跑不了！我下回來收拾你們！」

李四凍結着地看着那一羣兇神離去。鐵鏈、鐐銬的敲擊，聲聲穿刺着武訓的昏憊的頭和兩耳……

雙腳上了鐵鐐，粗繩勒着血漬斑斑的頭和兩臂，周大在館陶縣大堂的刑架上昏過去。差人兩口冷水噴上周大的臉；紙捲燒了煙煙着鼻子。周大醒了轉來，發出了病獅般的一聲呻吟。

「周大，」尖臉鼠鬚的苟知縣望着下面威武地呵問，「你是長毛的餘黨。現在又聚衆明火搶劫，證據確實——你還敢再狡辯嗎？說！……」

狐假虎威的衙役們齊聲吆喝，叫周大快招。「你不招……」

「用刑！」苟知縣驚堂木猛地向桌上的案卷一拍。

衙役們又收緊粗繩，腳壓橫槓。周大赤膊的上身筋肉在苦刑下血汗迸流。

「狗官！」周大切齒往上面怒喘着：「我有什麼說的！我只要問你：你拿了張舉人多少銀子？你幫着滿清欺負老百姓，你算不算是皇帝的狗腿？……你這大清的奴才！」公案上的琉璃燭燈閃照着羞怒的縣官。他氣得尖聲大喊：「拉下去！關起來！……」衙役們鬆了綁，幾個人拖架着周大下去。

「退堂！」老爺驚堂木又是一拍。

周大昏昏地被衙役們架到呻吟陰暗的死牢。老牢頭開了大鐵鎖；衙役把周大猛地一推。周大沈重的身體向前仆倒在潮溼污穢的地上……

「周大爺！周大爺！」武訓像聽見了雷震似的在破廟裏坐了起來，兩手驚亂地伸向空中。

李四連忙扶着武訓，喚着他的名字。

「武七哥，周大爺給人誣告害了！這一定是張舉人幹的！」李四哭了，一手擦着眼淚。

殘月昏弱的光從只賸一半的屋頂瓦縫裏透射下來，面目黧黑的財神爺，舉着蛛網塵蔽的銅鞭，手托爛泥元寶，向着下面猶笑。

武訓慘白的臉果然沒有表情，仍然向破炕倒了下去……

十六 百年大計

第三天的夜裏，李四從三塊破磚架着的小爐上又盛了小米粥來喂武訓。他已經三天不吃不喝了。除了有時自己嚙語和默默流淚外，一句話也不說。李四連喊了幾聲武七哥不應，用手試摸他的前額，覺得十分燙手。他嚇得沒有了主意。

兩個時辰之後，李四已經施展出看家的本領，翻牆越瓦，輕輕地投落在張舉人後院的桃樹叢中，四下窺探。上房裏的紗窗透出燈光；廂房中微微傳出男女僕人的笑語和淺唱聲。李四偷偷轉過長廊，順着樹叢穿出八角門，到了另一個僻靜的小院。錢媽低沈的

聲音從一間小屋裏傳了出來。

李四蹣腳摸到窗前，用舌尖舐濕了紙窗，用手指輕輕按破了一個小洞，一隻眼湊上去向屋裏窺望。

錢媽坐在炕上吸着旱煙；小桃補鞋的針停下了。

「小桃，你在想啥？」

「沒有想啥。」

「咳！」錢媽嘆了一口氣。「他們怎麼還沒有個信來？」

李四雖然沒有見過錢媽和小桃，可是他聽見周大提起過她們。確定了是她們之後，李四輕輕敲着窗子，悄聲喊：「錢大娘！」

小桃先聽見了，急問是誰？

「我是周大的表弟……」

「李四！」小桃望着窗子，驚喜地輕喊了起來。她急忙告訴了錢媽，跑去開了房

門。

「武七哥在那裏？」小桃急問李四；「周大爺呢？」

「武七哥在村東頭破財神廟裏」，李四把頭伸進房門裏回答。「周大爺給人誣告，

關到縣裏監牢裏了！」

「關到監裏了！」錢媽驚慌地喊。

遠處走廊上趙熊和陸兒的調笑聲傳了過來。李四靈敏的耳朵早已聽見了。

「有人來了！……」李四回頭向外探望。

「武七的傷勢怎樣了？……」錢媽拉着李四急問。

「傷勢還好……就是他不肯吃飯……你們去看看他吧。」李四又望一下屋外。「我得走哪！」

他像狡猾的野兔一樣，兩足一躍，就無聲無嗅地隱沒在黑影裏去了。

錢媽和小桃望着屋外，一時說不出話來。

「武七爲啥不肯吃飯呢？……」錢媽弄得糊塗起來了。

「他心裏多氣呀！」小桃低首憤恨的說，徐徐走到小桌邊長凳坐下。「他怎麼吃得下飯！」

錢媽望着小桃，想起張舉人虐待下人的殘毒。她敲了一下手裏的長旱煙桿說：

「老爺好狠心！把你賣給殺豬的曹胖子！他就要來接你了——你打算怎麼辦呀？」

「我不會死給他看！」小桃的心一橫。

「死？」錢媽嚇住了。她望着繭眉的小桃，走過來靠着她坐下。「小桃，怎麼可以死呢？……」

「不死，叫我嫁給那個殺豬的？」

錢媽回答不出來，急得睜着大眼望着那靠牆跪坐的倔強女孩子。老年人倒底是有辦法；聽得多，見得多，想得多！她想到了她從前聽過的大鼓和山東快板；想到了紅拂女、樊梨花、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甚至飛簷走壁的十三妹。

「小桃……」錢媽大膽的建議，「你不能逃走嗎？」

我們實在不應奇怪錢媽這種突破了幾千年封建鐵圍牆的「叛逆」語言。一個平凡的，「規矩的」女性，當她已經年老臉緇，發現她自己在吃人的禮教下糊里糊塗地虛度了那遠離永逝的青春時，她在機會的偶然到來，是會把她自己多年積壓在心之深處的一切幻夢和狂想寄託於另外一個少女的身上的。

小桃似乎並不為錢媽的這種「叛逆」狂想而驚訝；她自己早就這樣的盤算過的。

「錢大娘，」小桃半帶着謝意地，半帶着失望的眼光看了她一下。「你也知道：我一個閨女怎麼逃得了？……這周圍兩三百里地都有張舉人這惡霸的爪牙！」

「對呀，小桃！」錢媽的腦子靈活得如有神助。「你一個人逃不了——去找武七！」

你們兩個人一塊逃走，不就行了？」

這真是一個「神來之筆」的啓示！小桃回過頭望着那神采煥發的老婦人。

「武七這孩子又老實，又可靠。他一定肯幫你的忙。」錢媽胸有成竹地說。「你明天一早就去找他。商量好了，說走就走！你們一離開這薛店村，走得遠遠的，那可就脫離苦海哪！」

希望像小桌上油燈的火花，在小桃的眼睛裏迸發。她將信將疑的癡望着。錢媽裝上了旱煙。

「你們可以一塊去找活做，一塊成家立業。誰也不再管不了你們……」

長旱煙桿慢慢地伸到油燈上去點火；錢媽慢慢地噴着裊裊的烟……慢慢地一吸，再吸，三吸……

「錢大娘，說下去呀！」小桃悄聲地催着。「說下去呀！」

錢媽倒不是在學那些說書的想賣關子。她是正在替小桃籌劃百年大計。

「你們可以回到家鄉去勤儉過活，一夫一妻，白頭到老……」他望着小桃笑着說。

「再生幾個白白胖胖的大小子……」

小桃馬上對最後的幾句話提出了抗議。她紅着臉埋怨錢媽：「錢大娘！你說的什麼

呀？」

「生幾個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呀！」錢大娘用力地回答。

小桃沒法，撇嘴轉過身向着牆，發誓她再也不要聽錢媽的亂說了。

那個微胖的，帶福相的老女管家笑着噴出了鼻鼻的清煙，在燈影搖紅的小房裏爲她的得意傑作「百年大計」面陶醉着……

李四深入禁地，她在張舉人臥房的炕側布縫後邊竄取箱裏的物資；帳內就是燒烟的。四奶奶和張舉人肥豬似的酣呼聲。

李四拉出的一件緞袍觸響了銅鎖。四奶奶驚醒了。

「你聽！」她去推那拿着象牙煙槍睡着了張舉人。當她聽見李四用手指學老鼠跑走，撮唇作尖細的鼠叫時，她才放心告訴張舉人說：「啊，是老鼠！把我的心吓得直撲騰。」

她看見張舉人醒了，就問：「周大那個強盜現在該早關起來了吧？會不會釘大枷，上手銬腳鐐？別再讓他逃出來，那可了不得！」

「笑話！就憑我這一根槍，」張舉人自傲地搖動着他手裏的「洋槍」說。「和我的

一管筆，準把那些強盜響馬一掃而光！我真得算是「造福人羣」，「功德無量」呀！哈哈……」

李四憤怒極了，順手拿火種把帳子點燃，抽身退去。

夏天的紗帳見火就燃，立刻熊熊而上，一片紅光。張舉人和他的寵妾魂飛膽散，沒命地大喊大跳，狼狽逃出了火帳；一面亂撲亂打，狂喊救火。等到趙熊豕兒等聞聲跑來的時候，帳子綉簾都燒光，幸虧還沒有把床架燒着。一時間潑水的，搶被的，火光、烟味、男女傭人，擠滿了臥房。四奶奶搶過了一銅盆水，不料卻誤潑在張舉人的背上。魏俊斜着眼在百忙中欣賞四奶奶綢汗衫裏邊的粉紅繡花兜肚，被濕淋淋的胖主人一巴掌打在臉上……

李四隱身在荷花缸暗影裏，就在張府整鬧的紛亂虛驚中悄然引退。

十七 狂想三部曲

幾陣微風無力地吹過了破落的財神廟。仲夏的炎熱雖然在深夜裏仍然十分悶燥……武訓躺在破舊的炕上，更加輾轉不安。汗水滲濕了前額；破被掀在一旁……

一陣陣的火燄閃過了他的眼前，雜夾着鞭聲、繩影和刺痛的辱罵……

「我是惡良心呀！……大家要惡良心！」他悲聲喊着。

張舉人的巨掌帶着烈火打向前來……「混賬……混賬！……」

「奶奶的！你不想活嗎？」右腮上長着肉瘤的趙熊揮着長鞭……幾百條毒蛇飛嚼着皮膚……

塗着「牛鬼蛇神」般字體的大賬簿推近到眼前……「這不是賬嗎？」張舉人的罵聲和威嚴的眼珠在翻滾……

「老爺！你騙人！……欺負我不識字！……你欺負咱們窮人！……」他狂喊着。

豎着押，打上手印的賣身契……白紙上寫黑字……幾個張牙舞爪的字就釘死了人的命運！小桃的含冤憤恨的雙眼……

兇惡的瘦臉捕頭手裏的「拿」字拘牌……周大血污的頭和胸……手鐐、腳鐐，鐵鏈聲聲敲擊着他的靈魂……

「哈哈……」穿着綢緞朝服，頭戴晶頂花翎的舉人老爺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嗎？他的豬笑使人毛骨聳然；身後騰起了黑煙……層層的鬼臉，黃頂、藍頂、紅頂、金頂的統治階級高踞在上與天齊的金龍寶座……

呻吟輾轉在腳底，在長鞭的尖端，流汗、流血的是萬千的農民……像牛、像馬在染血的重枷鐵鍊下沉重地拉着犁，推着磨……

巨磨張着大嘴吞噬着無數的生命……血流成了紅河；骨肉壓榨成粘滯的醬……勞苦的人羣世世代代地永遠轉不出那黑暗苦痛的輪迴……張舉人的猶笑忽然間把巨磨變成了大石硯；黑墨磨動時濺出毒汁，飛灑在大羣「文盲」的眼睛裏……

男、女、老的、小的……伸着手、扶着杖，用力睜着他們的看不見事物的雙眼，在人生的「奈何橋」上戰戰兢兢地摸索着走……左邊是陡削的懸崖，右邊是無底的深淵；後面有張舉人拿着尖刀的筆；趙熊、魏俊披頭散髮，舉起大筆和巨墨在驅趕；前面的獨木橋下括起陣陣的陰風和淒厲的哀號……

「你們這些不識字的畜生！」舉人魔鬼在笑喊，「你們這些睜眼睛子！我把你們都打下苦海，叫你們永世不得翻身！哈哈……」

人們一個一個地失足掉下了獨木橋……小茂掉下去了……小桃掉下去了……他掉下去了……風聲，哭聲，暈眩，驚嘶……怒浪的洶湧衝擊……無底漩渦的吞吸……雷霆萬鈞的壓力……

「絕望」——苦海的別名——在永不見陽光的昏暗王國裏統治着無量數的冤魂。陰

森，痛苦，窒息和刺骨錐心的寒冷！蝦兵蟹將用鋸形的尖刺和巨鉗撕裂受難者的肉身；鮮血在海底像赭色的紅塵，隨着生命而飛散消失；珊瑚樹上掛着屍體；濁泥和礫石間堆滿了白骨的小丘；赤鯪和綠蛇穿行於骷髏的眼腔，閃爍着碧燐的毒燄……

沈沒在海底沙礫上的折戟殘矛，混雜着鏽爛了的鐵鎗斷鍊——是那一個朝代的戰爭遺蹟？……不知姓名的將相帝王，爲了個人的豐功勳業，不惜驅萬民於水火；艦艦千里，樓船蔽空；在一面可恥地舉樽賞月的時候，讓無數鏈鎖着的囚人沉屍水底，葬身魚腹……千百年後，更無人爲寒冷的冤骨輓歌傷逝；只賸下些無心的小蟹，在海底泥沙上爬畫出幾頁模糊難於認讀的歷史……

無比的寒冷穿刺着他的心身；淒厲的陰風使破廟裏的武訓混身顫戰。

「好冷呀！……好冷！」他閉着眼喊。

李四矇矓着眼走近炕前，替他加蓋了破棉被，仍然止不住哆嗦顫抖……

漸漸地，寒冷過去了……昏眩的火光和熱從腳下升起……他又恍惚到了另一充滿了硝煙和烈火的地獄……

硫磺和火藥的煙氣撲刺着鼻孔和眼睛；亂石和山巔噴射出熊熊的火泉和溶岩；一片的嚎哭聲震撼着死亡的巨谷……

他隨着一羣帶着枷鎖的受難者的人流，在鋼鞭、銅錘和利斧的壓逼下，拖着疲弱的軀體，在滿塗了血腥的炙熱灼膚的亂石上忍痛行進。劍樹上懸掛滴着血的肝腸；刀山的尖鋒刺穿了瘦骨嶙嶙的白髮老人和嬰兒白嫩的胸脯……綁鎖在旁邊號哭哀求的是嬰兒們的母親；她們嘔出了顆顆鮮紅的心，像血球在地上迸跳……

牛魔王、鐵扇公主在火燄山上揮着芭蕉扇……好戰的四大天王笑彈着琵琶，手挽着蜿蜒口噴烈火的毒蟒……在專制獨夫的腳下，老百姓的性命好像是渺小螻蟻一樣的不值錢……他們走頭無路，在火中四面亂衝……白熱的火燄把人們燒成飛灰，化爲一陣陣的青霧……

恐怖、憤恨、痛苦燃燒着他的全身……同路人的苦難和他自己的苦難在時代的洪爐裏燐烤着，鍛鍊成了一塊無比頑硬的金屬——由幾千年人民的苦難和仇恨磨煉出來的這一柄堅硬白熱的純鋼利劍，有一天將爆炸飛起，憤怒地、奇渴地痛飲一切壓迫者的鮮血！

「好熱啊！……」他輾轉在破廟的炕上。「好熱！……」

汗水流滿在臉上，滲透了破爛的衣裳，他喘息着推開沈重燠熱的棉被。坐在炕邊打

着盹的李四驚醒了，連忙幫他移去棉被，用毛巾拭乾他頭面和頸額上的汗珠。

小廟院裏吹過了幾陣涼風；亂草間傳來了細笛般的嗚咽蟲鳴……

他漸漸地安靜了。涼風的纖指和溫柔的蟲歌帶着他飄渺地浮遊在幻夢的邊緣，好像他仍在六七歲的兒時因跌痛而哭了，又回到了他娘的慈愛懷抱。

兒時的舊事浮光掠影地一一閃過他的眼前：多少的笑聲和眼淚，多少的苦樂悲歡；種地病死的爹，相依如命的娘；廟會集上的賣藝，私塾老師不准唸書的辱罵——那是他幼小心靈上永不能忘去的烙印！

「娘，窮人就不能唸書嗎？」

他娘痛苦的臉，含淚的雙目……莊稼人是唸不起書的！除非是不收錢的義學……

「聽說只有在義學裏唸書，才不要錢。」娘的聲音。

「義學？……」他驚喜地問。

「義學！……窮孩子也能唸書！」他狂喜、興奮，渾忘了一切地大喊。「這不是從地底飛上了天嗎？……」

什麼是艱難？只要有堅定不移的志氣！人窮了，不怕！朋友多着呢！文盲們，不識

字的苦人兒……脫離那火獄！跳出那苦海！他舉臂高呼：

「窮孩子們！快跟我上天去！快跟我唸書去！……」

萬千個孩子的歡呼……萬千雙帶笑的眼睛……陽光穿出了烏雲，照耀着他們向上飛昇；不停地在仙樂縹緲的聲中飛昇……

五色祥雲圍繞着白玉的杏壇；奇花異卉放射着玲瓏的寶光；幾百個小學生安靜舒適地坐在和悅的老師座前；琅琅的書聲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盤」傳到他的面前。

「孩子們，窮孩子們，」老師的聲音包含着淵博的智慧。「不識字的人就是睜開眼睛的瞎子……唸了書才可以多知道世上的事情……才可以找着過好日子道路……」

忽然地，一股黃色的烟從杏壇下衝升，接着張舉人哈哈的猶笑——青面獠牙的惡魔走上了壇，張着眼向學生們怒罵：

「哼！你們這些窮孩子們！也敢唸起書來了！……」

獠牙魔爪在紅頂藍翎下威脅地舞動；黃烟毒霧裏喊出惡毒的咒嘯。

正義莊嚴的老師驕然站起，指着張舉人呵斥說：

「看！窮孩子們！這就是騎在你們頭上的封建惡魔！他不准你們唸書；他要你們都變成傻子；一輩子給他做馬做牛！……你們要認清他的真面目！撕下他的假斯文的鬼

臉！……」

「把他趕下去！我們要報仇！」小學生們舉起拳頭向張舉人喊罵……幾百張嘴聚成了震動天地的聲音……張舉人立刻顯露了紙老虎的原形，連連退避，翻跌下了高壇……像微塵、像毒霧，飛散消失於無盡的蒼穹……

「咱們報了仇哪！哈哈！咱們報了仇哪！……」

小學生們勝利地歡呼……他們一齊勝利地歡呼……太陽的金光普遍地照耀着大千世界……

他笑着……笑着……他睜開雙眼時，迎接他的是初升朝曦從破廟的窗櫺射進來的千條金色光輝……

「李四哥！李四哥！」他欣忭地喊那正蹲在地上熬粥的「梁上君子」。「我有好主意哪！」

「有了好主意哪？……」李四回頭疑問着。

「可不是！我好哪！我的病好哪！」武訓從炕上坐起來，張目四下笑望那荒廢的破財神廟，好像初次來到了一個新的光明的世界。

「李四哥，咱們窮人也有書唸哪！」

「有書唸了？……」

武訓笑着連連點頭。他不再說話了，因為他正從李四手裏接過來一碗小米粥狂喫着……

十八 兩個美夢

小桃帶着小茂在晨霧初散的村頭找着了牆圯泥落的破山門。

「一定就是這一個小廟！」小桃驚喜地輕喊，一面忙着整理她的衣服和吹亂了的頭髮。她有了一個美夢，這美夢還逗留在她含笑的眼睛裏。

小茂在亂草裏捕到了兩個小蝴蝶；又把它們笑着放走了。他一眼看見小桃正在戴她的一朵緋色剪絨花。

「喲！小桃姊姊，你戴的花多漂亮呀！」

「可不是！」小桃帶着驕傲地笑答，把花插好在她辮子的繩上。「這還是俺娘出嫁的時候戴的呢！」

「小桃姊姊，你也要出嫁了吧？」小茂天真地問。

小桃的臉上驟添了兩朵紅雲。她吓得四面偷望，怕別人聽見了；一面止住小茂說：

「閉上你的嘴——我還有要緊的事給你七公說呢！」

「什麼要緊的事呀？……」

小桃不答，一把拉了小茂就走。到了破山門，站着朝院裏探望。

武訓剛喝完了粥，背起布襜，拿着銅瓢在看。他用手指彈着銅瓢笑了。

「老夥計！老朋友！我修義學以後就得多靠你哪！……哈哈，修義學！修義學！我

來修個好義學！……」

他一眼望見了山門外的小桃和小茂，向他們招手笑着快喊：「小桃！小茂！快來！快來！……」

「快來！……」

他接着剛進了破廟的小桃和小茂，興奮得急紅了臉地喊：「小桃！我想明白了！快

坐下！快坐下！我有要緊要緊的事要告訴你！」

「七公！」小茂望一望小桃：「小桃姐姐說：她也有要緊要緊的事要告訴你呢！」

吓得小桃連忙止住小茂：「小茂！咱們先聽你七公說！」

她和小茂坐到破炕上去，又給李四問了好。武訓站在炕前對小桃說：

「小桃，我已經打好了主意，想修一個義學……一個窮孩子不要錢就可以唸書的義學！」

「義學？……」小桃奇異地望着武訓。

「對哪！義學！……」武訓肯定地說，充滿了爲窮孩子唸書的決心。他想起從前自己沉痛的經歷。「唸書！……我小的時候也想過唸書。可是他們把我趕了出來，不准我唸書！他們說，我們不配唸書。窮人只應該一輩子糊里糊塗，啥也不要明白……做牛做馬，直做到我們病死，餓死，老死，世世代代的做下去！……」

仇恨，恥辱和氣憤激動了武訓：「奶奶的！他們不准咱們唸書——咱們就偏要唸書！我拼着我這一輩子什麼別的也不幹，專去修義學！」

他氣喘得說話停住了，顫抖着望破廟裏的小桃、小茂和李四。

「小桃，」他走近炕側坐下，緩氣低聲懇摯地說：「你和我兩個人都給人欺負過，吃過不識字的苦！可是小茂呢？……那千千万萬的窮孩子呢？……咱們忍心看着他們也去吃不識字的苦嗎？……不！我們要報仇！……」

他驟然站了起來，含着淚，頓着腳沈重地說：「奶奶的，我們要報仇！……」
小廟裏一刻的靜寂。小桃微顫地問：「武七哥，修義學容易嗎？」

「不！修義學不容易！」武訓回身低頭望着小桃。「修義學要很多的錢，還要很多的人幫忙。可是……」他停了一下，鼓勇地說：「世上的事，那一樣不是人幹出來的？……一個義學的房子，得十幾萬塊磚，十幾萬片瓦吧……幾百根木頭，幾百擔石灰……那有啥了不起？……我有的是力氣！可以去扛活、做短工。我可以去化緣、要飯……我還會唱小曲、玩戲法……樣樣都能賺錢、積錢！……你怕我義學修不成？……」

這也是一個美夢——這個美夢是從他個人和大眾的苦難結合起來，在正義和熱情的園地裏長出來的一朵奇花。

興奮在武訓年青的臉上添加了紅暈。他很快的接着說：「哼！我一天掙十塊磚十片瓦，十天就是一百塊磚一百片瓦！一百天就是一千塊磚一千片瓦……一年三百六十天就是……就是……」

他一時算不出來了，紅了臉急望着小桃。小桃很快地解救了他，替他說了出來：

「三千六百塊磚，三千六百片瓦！」

「哈哈！對！對！……還是小桃的算法好！」他微窘地望了一望李四。「我可就算不上來哪！……」

忽然感覺一陣氣餒，他慢慢地坐到橫斷柳樹根的座位上。

「也許我……還是太笨、太傻！」他像對自己在說話。「也許我只會說夢話……成不了事吧！……」

緋色的剪絨花，悄悄地從小桃的頭髮上取了下來。這小花代表過另一個美麗的夢。

「武七哥！你怎麼哪？」小桃激動地望着武訓。「你不是剛才在說：世上的事都是人幹出來的嗎？……你說的義學不是夢話！只要你肯幹，你就一定能行！」

武訓站起來望着小桃和小茂。

「爲了窮孩子……就讓我做一個傻瓜……做一條牛吧！……」

陽光從小院照射進來；破廟裏顯得更光亮了。

小茂望着武訓和小桃，想起了剛才的事，忽然他問：「小桃姐姐，你不是有要緊的

事給……」

他話給小桃的一聲「小茂！」打斷了。武訓也想起；就問那微窘的女孩子。

「對了，我倒忘哪！小桃，有啥要緊的事呀？」

小桃不敢多看武訓。她說：

「武七哥，我要告訴你的事，現在……」她稍稍地軟弱了一下。「現在一點也不要緊哪。」

「真的？」

小桃點着頭；低下雙眼，陽光照在她長長的睫毛上。

武訓望了望院裏的天色，開始背起他的布襖。

「天不早哪！」他拿起他的銅瓢。「我得走哪。」

李四懷疑地望着武訓，看他真的要走，就問他：「武七哥，你那裏去呀？去扛活

嗎？……」

「扛活？」武訓抬頭望着李四。「扛活受人家欺負，我還不如去討飯呢！……」

天才得了靈感，快板的歌句就在微笑中順口編成。

「扛活受人欺，

不如討飯隨自己！」

他唱着，敲着銅瓢。李四小桃們都笑了。

「別看我討飯，

早晚修個義學院！」

他手舞足蹈地唱；小茂也跟着亂跳亂蹦地喊好。破廟裏充滿了笑聲……

十九 第一筆基金

剃頭的吳待詔挑着擔子去趕集，經過廟門外邊；手裏的薄銅片彈出了他特殊的樂曲。

他是一個有趣的，帶着猴子像的善良中年人；曾經挑着他引以為榮的「一頭熱」的剃頭擔子結交了無數的朋友。擔子的一頭是顧客落坐的凳子，凳下的三個抽斗裏裝的是各種剃刀、磨刀石、木梳和竹篦，全套的挖耳竹筒，結辮子的絲帶和假髮是預備講時髦的紳士們用的；擔子的另一頭是全擔子的重心；下邊是小爐，爐上安着小銅盆，溫着熱水；一根漆着紅漆的小型旗竿矗立在爐盆之旁，頂端有木雕的方斗，飄着小黃旗，繡着「待詔」兩字；下面是「朝陽取耳」，「燈下剃頭」的一付對聯——輝映了過去的光榮和權威。

百多年以前，當滿清王朝愛新覺羅的鐵騎洶湧入關，替代了腐敗的明末統治，就先下詔剃去那具有民族標幟的明朝人民長髮的周圍，然後把中間的頭髮結成一條辮子。反抗的人一律問斬。現在的剃頭匠被尊稱為「待詔」是經過了多次的流血教訓的！

武訓在廟裏聽見吳待詔過路，忽然靈機一動，飛也似的跑出破山門去喊住了他。

「吳待詔，你買不買辮子？」

「買呀——在那裏？」

「你出多少錢一條？」武訓急切地問。

「一吊錢。」

「賣給你！」武訓欣然答應了，立刻要吳待詔剪去他的辮子，還要把頭髮剃光。吳待詔不肯；他說：和尚才剃光頭；剪了辮子是要破腦袋的！小桃、小茂、李四在旁邊沒法開口，趁隙趕早集過路的人停了腳圍上來奇怪地察看。不少的人都在問：武豆沫瘋了？……

「砍了腦袋算我的！」武訓真的急了；後來他告訴吳待詔：「這樣吧！給我往左邊頭上留上梳子大的一小塊頭髮，給我繫上一條歪辮兒，不就行了？」

圍觀的年輕小夥子們拍手稱妙。老年人也有搖頭歎息的，也有怕事走開的；吳待詔扭武訓不過，只好讓他坐下；在孩子們笑嚷擠觀之下拿出剪刀，開始了那一棒古怪的買賣。

當剪刀三兩下把那一條清朝留給漢人的辮子剪了下來時候，周圍的人緊張得鴉雀

無聲。小桃的眼裏湧着熱淚；小茂竟吓得哇的一聲哭了。

武訓接過吳待詔遞來的一吊銅錢，捧着站了起來。

「一吊錢！一千文銅錢！」他欣喜地喊着。「義學的頭一筆款子！……我給他義學掙下了幾百塊錢，幾百片瓦哪！……」

武訓連連向圍觀的老鄉們作揖稱謝，多謝他們爲他的義學掙場，一面急着催吳待詔給他剃光了頭，在左邊留下桃形，編了一條四寸長的小辮，就像他六七歲的時候一樣。

武訓嘴裏義學長、義學短地咕嚕着，加上他的那一付怪樣，知道他挨打受騙的人都相信他是怨氣攻心，得了瘋症。孩子們卻不管那個，圍着笑着亂嚷亂喊：「豆沫兒！豆沫兒！」對於武訓，這卻是一個莫大的鼓勵。不管他們是歡迎或是開玩笑，至少他已經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心和注意——這對於他的找錢修義學一定有很大的幫助的。

逗得世上的人笑了——究竟比叫世人流淚好得多。

於是武訓就這樣勇敢地選擇了他自己能力範圍裏的一條路，以小丑的姿態出現在百十年前的封建社會的街頭；準備接受任何的艱苦和笑罵，想憑他個人的悲劇性的反抗，替窮人爭一口氣，爲下一代的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從他的含淚的笑眼裏，我們看出了武訓——勞動人民的兒子——對他同命運的無產階級一種真摯的、農民的無比的熱

「不早哪！我要走哪！」他站起來整理他的衣服。他回頭看見了小茂和小桃。

「七公……」小茂流着淚送上他的銅瓢。

「幹啥哭呀？……」武訓笑着拍着小茂。「來！來！瞧我變戲法……」

他伸着左手，翹起大姆指給小茂和別的孩子們看。忽然用右手一把將左手大姆指揪脫。「瞧着！……」靈活地再一拍，當大家的眼睛來不及跟上的時候，大姆指又還了原。

孩子們一陣的拍手喊好，笑着——除了小茂。

小桃默默地送上武訓的布襪子。她是在竭力忍着她的眼淚。

武訓從子袍萬補的襪子裏取出了他的不倒翁。「小茂，給你這個……」
不倒翁是沒法推得倒的——總是在樂。

「我走哪。」

武訓溫和地說，轉身離去。他從人叢望了一望外邊，雙手拍着銅瓢高唱：

「扛活受人欺，

不如討飯隨自己！

別看我討厭，

早晚修個義學院！」

趙熊提着鳥籠出來溜腿；魏俊和縣裏來抓周大的那一個長頸子瘦臉捕頭噙着旱煙桿走來。

「這就是那座破廟，」趙熊笑着說。「武七那小子挨了打，不知道他服氣不服氣？」
「哼，不服氣又怎麼樣？」捕頭猶笑的眼一翻。「咱們啥時候要抓他就抓他！」
這幾個虎狼的爪牙走近破廟時，正遇着武訓唱着走來。

「嘿！往那裏走？」趙熊兇猛地喝吼，一把擋着武訓。武訓受驚，呆望着他們三個人。趕集的老鄉們和孩子停止了笑容。

魏俊走上前，拿短旱煙桿撥着武訓的小辮子：「噲……這小子剪了辮子哪！你他媽的怕砍腦袋？」

旁邊的賣布的向魏俊等解釋說：「武豆沫瘋哪！他睡了三天三夜，醒轉來就說要修義學！……」

武訓呆呆地望着衆人。他不自然地笑了一笑，接着就敲銅瓢唱起他的快板來；在衆

人的小圈子裏走了一轉——他顯然是更加瘋癲了。

「去你媽的！」趙熊把武訓猛力推倒，冷笑說：「修義學！……」

魏俊和瘦臉捕望着地上一臉灰土的瘋子大笑起來。

小茂在驚惶中跑來蹲到地上去扶武訓。小桃李四很快的跟了來。

「趙二爺！」小桃氣極罵着趙熊。「你欺負人還不夠嗎！……」

趙熊看見小桃在這裏，驟然變色發怒了。他竊笑地怒問：「小桃！誰叫你到這裏來

的，……給我回去！」

他上前抓着小桃；小桃憤怒地摔開了他的手。

「狗腿子！別碰我！」小桃怒罵。

趙熊和魏俊給罵急了，兩人上前粗暴地抓着小桃的兩臂，威脅着喝：「回去！看回

奶奶打不死你！」

小桃被兩人捉着，狂掙不脫，氣得她怒火沖天，拼着全身的力氣掙扎，亂罵亂踢。

幾次她掙鬆手，立刻把趙熊抓出幾條血痕。當一個女子在痛苦和絕望的邊緣遭遇了怒火的導引，她會像受傷的豹子一樣地拼命的。

武訓從地上掙起來，衝到小桃旁邊，用力去拉着趙熊的手。「你們還不講理了……」

你們欺負人！……」他狂喊着。

「奶奶的！欺負你又算啥？」趙熊兇橫地擒着武訓，揮拳猛擊他的頭。武訓死揪着趙熊的衣服不放，鼻血被趙熊連擊之下淌流着。

「武七哥！……別……」小桃驚怒裏想止着武訓，又被魏俊拉着不能脫身。她亂踢狂掙的時候，看見趙熊把武訓打倒在地，用腳使力踐踏着。小茂哭喊着和李四去衝護連下的武訓；圍觀的老鄉們想上前解勸，捕頭拔出腰刀來吆喝着，威逼衆人後退。

「你們欺負人！……你們不講理！……」武訓嘶聲狂喊。

「哼！講理？……」趙熊對着憤恨不平的老鄉們冷笑宣稱：「給你們講理的日子還沒有到哩！」

憤怒和仇恨寫在老鄉們的臉上……沈默使那些憤怒和仇恨這壓進了劇烈跳動着的心房……

原野上風起了，帶着飛砂……烏雲遮蓋過來……當狗腿子們在風沙中拖走了小桃的時候，還在幾十里外，鎖禁在館陶縣死牢裏的囚犯們，正跟着風雷聲狂喊：

「括風吧！打雷吧！……劈死那些吃人的魔鬼！……」

是的，講理的日子還沒有到！老百姓作主人的時代須待爭取才能來！幾千年積壓在

人民大眾心頭的仇恨和不平，正隨着陣陣的閃電和響雷——大地的脈搏——在排山倒海的暴風雨中震撼跳動着……

二十 兩個世界

武訓的新生命開始了。

當仲夏的雨過天青，柳葉上洗淨了黃土，綠油油地在陽光下蒸散着清新的霧氣時，武訓背褡持瓢，走進了薛店村。

光頭旁歪着小辮，笑嘻嘻，破衣服，口唱修義學；身後跟着一羣孩子，笑喊「豆沫兒！——村裏的人盡傳着這一奇事，都說：豆沫兒瘋了！他害了「義學症」吧？」

「掌櫃的，我給窮孩子們化緣修義學」他向人乞求。「你行行善吧！」他敲着銅瓢笑唱：

「你行善，我代勞。

大家幫忙修義學！

我要飯，你行善，

修個義學你看看！」

好奇的人，同情的人，給他一些銅錢。但是有些掌櫃的並不這樣地想。他們厭惡地把他趕開；武訓仍然抱着至誠的態度，希望慢慢再感動他們。他笑唱：

「義學症，沒火性。

見了人，把禮敬。

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

他在這一天也找了不少的短工做，採用現錢交易的方法——因為他曾經吃了做長工的大虧。他在村裏高聲喊唱：

「推磨！推磨！

一斗麥子六十個。

管推不管籮，（篩麵）

管籮錢還多！」

他給人推磨，也替代牛和驢拉磨；既不需要牛驢的繩套和木架，也省得拿乾土來墊牛驢的屎尿。他一面笑唱着：

「不用格拉不用套，

不用乾土墊磨道。

又當驢子又當牛，

修欄養學不發愁！」

武訓雖然言語滑稽，行動可笑，可是他做工扛活，真肯賣力氣不停地幹。儘管外觀瘋瘋癲癲的，他卻以低微的代價，給老鄉們著實地解決了一部份工作的困難。頑戶的孩子們喜歡圍着看他怎樣把笑聲和歌聲交織進了他的體力勞動裏。

當晚霞燦爛，暮鴉歸林時，武訓疲乏地但是更具信心地回到破廟。笑歌和勞動的結合使他在新生命的第一天獲得了驚人的成績。除去賣辦子的一千文外，他數着布襪子裏鮮豔悅耳的兩百多文銅錢；含笑幻想着他的未來義舉的美麗遠景。世界在他的眼裏顯得光亮起來了，因為他已經自信地找着了走向他的那一個美麗遠景的道路。

可是，同時在另一個世界裏，在一間昏暗的小房，另一個受損害的靈魂正在灰濛陰霾的荒野上徘徊悵惘。小桃的美夢破滅了，像劃過夜空的一道晶瑩的流星。當她的眼裏只看見這一個世界的黑暗和罪惡痛苦的時候，當她發現她已被張舉人、四奶奶、曹胖子等人逼得無路可走的時候，小桃面前所賸下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她幾年來想走而未敢走的

路——到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裏去尋找她那去世的爹娘。

小房的門外被四奶奶和魏俊等上了鎖；側院裏靜寂中只有夏虫斷續的哀鳴……

小桃的手在門裏插上了門栓……陣陣涼風吹動着剛縫掩了的破窗帷……昏暗的油燈閃着微光……對面牆上映着橫樑上垂懸的長繩鬃影……

小桃背靠着房門，平靜地望着屋裏蛛網飄拂的橫樑……慢慢地戴上了她珍藏多年的緋紅剪絨花……

爹娘的慈愛容顏比她在八九歲幼年別離的時候再顯得清楚……好像他們正在伸着兩手，溫和地喚着她的名字……

「爹……娘……小桃來哪！……」

她悄聲地應着，徐步走向樑下的繩圈。她的爹娘就在那裏……她彷彿聽得更清楚了……他們在輕喚：「小桃，快來吧！……」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大……他們的兩手越伸越近……再走兩步、三步、就可以投入親切溫暖的懷抱……

爹娘微笑的臉從繩圈下來的繩圈裏放着金黃色的光……順着光源，她走上了方凳……從那光亮的圈裏看過去，是另一個世界……爹娘在喚着：「小桃，回來吧！……」她踢開了腳下的方凳，一步路進了那一個永恆的，安息的世界……

涼風吹拂着窗幃……閃動着土牆上的影子……涼風吹着樹梢，一陣的宿鴉驚飛起來，在殘月濃霧中啞啞地亂啼……

遠遠地，輕輕地，在淺霧疎籠的破廟牆外，像琴弦在微風的纖指下顫動，響起了幾聲招魂的淒涼韻調，使武訓在油燈前停止了手裏纏着的線蛋和線頭……

一個老鄉提着紙燈籠，領着一個抱着生病孩子的婦人在霧中走過；喚着：「小毛，回來吧！……」

「回來囉！……」後邊跟着的老婦沙啞地答應着……

淒涼的叫魂聲漸走漸遠……武訓呆立在廟門外，濕霧拂過他的臉……

二十一 一磚一瓦

又是一個晴明的早晨。太陽從東方出來，高過了遠林的樹梢，才照醒了昨天疲勞沈睡的武訓。當他在強烈的光和熱下揉着兩眼時，才吃驚地喊：「毀哪！不早哪！……」他連忙坐起，從倒靠在炕邊的爛泥鬼身邊下了地。他望了一望破廟西側韋陀神像下

酣睡打着呼的李四——他總在黑夜外出而白天歸寢的——蹣跚走過去把破衫掩蓋了他光着的肚子，輕輕地背了布褡，腰裏挂着銅瓢，出了破廟。

這一天正逢薛店村趕集。城隍廟外空場上擠滿了上千的人，車輛牲口，糧食布匹，五花八門地陳列着；老鄉趕着毛驢，駝了戴花梳髻的媳婦來燒香；算命的替大娘寫家信；看相的用硝鎚藥漿給人點去臉上的惡痣；說書的談古說今，賣藝的飛叉吞劍……

武訓把他昨晚纏好的許多線蛋向孩子們兜賣，唱着：

「纏線蛋，捻線頭，

修個義學不發愁。」

孩子們笑着爭來購買拍着玩耍。武訓又異想天開，爬地作馬，讓孩子們騎。他笑着唱：

「我做馬，讓你騎；

你出錢，我出力；

修個義學不費事。」

孩子們騎一騎，給他兩三文錢；他更高興地學馬嘶和亂跑踢人狀；一面笑着唱：

「騎得穩，爬得快；

我高興，你自在；

修個義學永不壞！」

用兩手和頭着地，豎成三隻腳的大鼎，更是武訓的拿手好戲。他也曾用兩手學兩腳一樣地倒着走路。

「豎一個，一個錢；

豎十個，十個錢！

豎得多，錢也多！

誰說不能修義學？」

賣藝的一套走江湖的開場白，武訓從幼小時候就早已學會了。銅瓢輕敲，雙手拱拳，他的身段口齒確像是真的科班出身。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有錢的幫幫錢場！

沒錢的幫幫人場！」

他笑着，唱着，銅錢擲投在地上的銅瓢裏……

將近中午的時候，張舉人手搖紙扇，帶着四奶奶、墜兒、趙熊、魏俊等人來了；手裏提着不少的紙錢和香燭。他們是爲了要向城隍老爺訴苦和向「鐵面無私」的判官行使賄賂來的。「先發制人」是張舉人的制勝妙訣——他決不讓小桃得着任何的機會，在陰司裏控訴他！

九歲的小茂流着淚在人叢裏尋覓他的叔公。他忽忽地走過拔牙的小車，賣狗皮膏藥的刀槍架，才在廟東頭人圈裏找着武訓。

「七公！……七公！小桃姐姐……」

武訓驚奇地低身扶着那喘息的孩子，問他：

「小桃姐姐……小桃姐姐怎麼哪？」

「小桃姐姐……上了吊死哪！」

武訓聽說；呆住了。這會是真的？

「上了吊……死哪？……」他低聲噙着。

「死哪！」小茂哭着說：「今天一早就擡去埋哪！」

「埋哪！……」武訓呆呆望着遠處。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快地死了……永去不回
了？……

在旁邊不遠的人堆裏，一個求乞賣打的漢子，赤着膊拿磚頭向頭上敲。磚頭破碎了，散落在地上；頭上的鮮血長流着……

「來吧！來打吧！」武訓忽然跪在地上，敞着衣襟，用拳自捶着胸口悲喊。「打一拳，兩個錢！……踢一腳，三個錢！……」

「來打吧！來踢吧！……爲了修義學！……爲了沒錢的窮孩子！……爲了不識字的苦人！」他笑懇着圍觀的人們。「諸位仁人君子……來打呀！……」

一兩個提鳥籠的有閒階級，爲着好玩，上前打了他兩拳。幾個大孩子也來踢上兩腳。

「謝謝！謝謝！」武訓笑着。「來打呀！……來踢呀！一拳兩個錢！一腳三個錢！」

小錢兩個三個地擲入地上的銅瓢……武訓含淚的笑眼裏，看見了一塊一塊的磚……一片一片的瓦在增加着……

趙熊和魏俊逛到近前，看見跪着的武訓，不覺笑了起來。魏俊告訴大家：「你們那樣輕輕的打，算啥？瞧我的！」他走到武訓面前，冷笑指着他說：「豆沫兒，你他媽的真是錢不要命哪？……」

一拳猛烈地打在武訓的臉上：武訓受震向後倒了下去。小茂嚇哭了，上前去拉着魏俊。趙熊擲了三個錢在瓢裏，冷笑說：「拿去！三個錢！」

一腳像百十斤的石頭，沈重的踹在剛掙起來的武訓的背上。他向前仆倒了，地上撲起了一陣灰土。

小茂哭着去抱趙熊的腿，悲聲喊：

「趙二爺！魏三爺！……別把俺七公打壞哪！……趙二爺！……」

武訓昏昏沈沈地又掙起來跪下：趙熊還要舉拳時，圍觀的老鄉們不平了。他們阻止趙熊再去毒打武訓：趙熊魏俊瞪着眼大罵，想不到會有那麼多人幫武訓的忙。

張舉人聽見衆人洶洶嚷嚷，走來一問，知道是武訓。他冷笑告訴大家說：

「什麼修義學？……這小子是在騙錢！」

他搖着白紙扇，帶着她的兩個狗腿子在衆人憤恨的沈默中離去。

武訓和小茂兩個人在村外找到了埋小桃的地方，在那裏一直坐到傍晚的時分。黃土一坯，靜靜地覆蓋在一棵小盆般粗幹的野栗子樹下。紙錢的飛灰，像許多白色的小蝶，爲一個不幸的女孩子作悼亡的哀舞；野栗子樹葉簌簌地在晚風裏吟着輓歌……

他們默默地坐着。小茂吃過了上祭的鮮桃，手裏捧着幾個桃核，望着武訓。

「七公，我們把桃核種在墳前邊吧。」小茂給武訓說。「小桃姐姐喜歡戴花。錢大娘說：她死的時候，頭上一直還戴着她娘留給她的那一朵小紅花哩。」

武訓點了點頭。

美麗的東西是不會死的——那怕是一棵草，一株花，一個天真的微笑，一段純潔的感情，一隻溫暖的曲調，一種本能的、直覺的對和平幸福世界的夢想。

醜惡自私，殘忍冷酷的社會制度更使得武訓看清和同情他本階級的一切善良天真的受難者。小桃這樣一個年青姑娘，就是爲了爹娘不識字，在張舉人欺騙下，含冤受屈地葬送了她青春鮮花一般的生命！

像小茂一樣的萬千個活潑天真的窮孩子們，像小桃一樣的萬千個青春熱情的女孩子們，不都是應該和有權利生活在那合理的幸福和平世界裏，像春花、像乳燕、像嬰兒夢中的笑，以他們的美麗和生命去增加那幸福和平世界的美麗嗎？

幸福和平的世界還沒有到來——人們還要在黑暗中掙扎和摸索多少世紀呢？

像來時一樣的沈默，武訓帶着小茂離去了。晚霧無言地展開了朦朧的薄紗，徐徐籠罩着孤墳和旁立的野栗子樹影……

二十二 一文一武

館陶縣衙門右首死牢外巡夜的兵丁敲過了頭更；裏外平靜無事……管監的王牢頭在小房裏又舉起了白乾笑勸側坐的李四。

「喝呀，李四。」

王大爺是一個六十七八歲的豪爽老頭兒；灰白的鬚髮間襯托出一個紅光滿面的臉和閃光如電的雙目。他認識李四這小儉已有好幾年；也幫過他好幾次忙，因為他相信「盜亦有道」的一句古話。牢裏的周大是李四的表哥；和周大關在一起的幾個長毛餘黨也都是官逼民反的老鄉們；可是，他們是刑事重犯，秋天就要處決的！

「王大爺！俺表哥周大真是冤枉呀！」李四惶急地懇求。「今年秋天，就要受那一刀之苦……」

王牢頭側眼望着李四，笑着伸手止住他說下去。

「李四，你表哥是長毛也罷，不是長毛也罷！天下的窮人是一家！」他回頭望望房門，靠近李四低聲說：「咱們可不能看着他們死呀！」

李四呆望着王牢頭，沒有想到他會說那一句話。他慢慢地會意了，驚喜感激地說：「王大爺！你真夠朋友！」他望望桌上他帶來的一大籃食物，「我的這一籃子吃的，可以給俺表哥哪？……」

王牢頭笑着放下了酒杯，拿起桌上的一大串鐵鑰匙說：

「李四，你聽說過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咱們這就快去吧！」

周大的死牢裏也像別間一樣的陰暗、污穢和充滿了病癰死亡的氣息。呻吟和歎氣的聲音起伏着。黑臉粗眉的鄭強忍不住了，把手銬向牆上怒撞，憤憤地喊：「坐在這裏一天一天的等死！真不如那一回在天津衛跟咱們太平軍一道戰死了還更痛快！」

「老鄭！急什麼？」樂天的馮三接着說。「二十年後，不又是一條好漢？」

「對！老馮！」長髮瘦臉的盧英索牆點着頭說。「過了二十年，咱們再一齊幹！」

周大不耐了，粗聲悵悵地說：「得了！大家不要儘說死！咱們還沒有死哩！」

老牢頭和李四的腳步聲和談話聲從走廊上傳近了。不一會，李四挽着籃子到了周大的粗木牢門外，喊着「周表哥！」

周大驚喜地從亂草鋪滿的泥土上站了起來，走動帶着腳鐐的兩足，到牢門去迎接李四。他被拷刑逼供，投入死牢已經五天；李四費了很大的心思，祇和他偷會過一面。從

李四的眼色語氣裏，知道他正在籌劃營救他們。

「表哥，我給你帶一點吃的東西來哪。」李四拿出籃裏的食物，一樣一樣地遞進木柱縫裏。「這是餅……這是饅……這是包米……」

王牢頭側目望着死牢外走廊的遠處；門外很遠的牆角，兩個兵懶懶地拄着腰刀在打盹。

「周大，」王牢頭微笑叮嚀着。「這是死牢的犯人不容易吃得着的好東西。你得當心點！別把牙齒給咬壞哪！」

當周大和李四心裏暗暗吃驚回望的時候，老牢頭已經撚鬚一笑，轉身離開了。

「表哥，再會！」李四望了一下周大手裏的大餅玉蜀黍，忙着回身跟着王牢頭出去。

周大一把將寸厚的烤餅劈開，裏邊立刻露出了兩條鋒利的三稜鋼銼。鄭強和盧英也各在煮熟的玉蜀黍心裏發現了細長的銼刀。大家立刻緊張與奮得寂靜無聲……勝利的光芒從剛長出了爪牙的雄獅的眼睛裏閃動着……

鋼銼在周大的腳鍊上疾轉……鋼銼在鄭強的手銬上疾轉……在盧英、馮三的腳鍊上

疾轉……鋼銼在溽暑的深夜，在閃電疾雷的白晝疾轉……鋼銼由這一死牢偷遞過那一死牢……幾天之後，鋼銼把死牢門上的鐵鎖銼斷。

二更淒厲地在死牢外敲過；刁把總的粗獷的聲音出現了：

「這幾天外邊風聲不好！大家要當心！」

刁把總挂着刀，拿着皮鞭，又到死牢來巡察。瘦臉捕頭和七八個兵丁跟着。

「進去！」把總拿皮鞭威脅着站在牢門裏的周大。

刁把總還沒有機會喊救，他的頸子已經被周大從木柱縫裏猛伸出手來捏住了。周大推開牢門，一聲大喊：

「弟兄們！一齊動手呀！」

五間牢門推開了；衝出來四十多個發威的獅虎。鐵銬、腳鐐、手銬、木枷，都變成了武器……七八個官兵差役，在眨眼的短接觸裏全部消滅。

周大指揮着弟兄們擡起了倒在院裏的大樹去撞牆。轟的一聲，死牢的厚牆上打出了自由的洞天。

一個時辰以後，約摸在薛店村裏敲三更之前，周大帶了他的太平軍弟兄們和四十多

個越獄的囚犯們路過破財神廟。他們已經用長矛、紅纓槍、腰刀，武裝了自己的這一羣敢死的隊伍；打算再號召更多的被官府土豪剝削得失去土地的農民，參加當時的一些「逼上梁山」的鬻馬，甚至還有希望和在北方打垮了的太平軍流動的隊伍取得聯絡。

在佈置了破廟前後的哨兵以後，周大走進了門，看見武訓還在油燈前用碎布條編織小車繫帶。

「周大爺！」武訓驚喜地喊。「你們當真的逃出來哪？」

周大笑望武訓和在東炕上假寐的李四。

「逃出來？……我們是打出來的！殺得真夠痛快！」他笑着舞動他手裏血跡未乾的刀；看見李四的頭上包着布。

「表弟！你病哪？」周大和武訓走近了炕前。

「表哥，我着了涼……不要緊的！」李四倚牆說。

「嘿，武七，跟咱們一塊走吧！……」周大告訴武訓。「這種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們就只有殺！殺盡那些狗官惡霸！」

殺？……武訓所聽過的父老傳說和故事中，從李闖王和他手下的農民逼得明末的崇禎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一度佔領過堂邑、壽張、陽谷等縣城的山東貧民首領王

倫，都是一敗塗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記了窮人。聽說這兩年敗的敗，擒的擒，兩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國藩湘軍手裏，眼看大勢已去！……殺，又有多大的用處？

「殺得完嗎？殺幾個惡霸就行了？……」武訓遲疑地說：「周大爺，我還是打算討飯積錢修義學……」

「義學？……」

「讓窮孩子們也能唸書。」武訓說。「免得他們再做瞎子。」

周大注視着武訓。他不同意唸書就會有多大的用處。性急的鄭強從院裏跑進來催他說：

「快點走吧！咱們才走了十幾里路；縣裏的兵追來就不大好哪！」

周大點了點頭，拍着武訓的肩說：

「好！武七！你來文的；我來武的。咱們一文一武，讓那些狗官惡霸知道：咱們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

他和李四武訓告別；幾聲「再會」之後，這一小隊農民出身，經過了血與火的磨煉的「逃犯」，一個個燃燒着憤恨和復仇的決心，就跟隨着周大血漬半乾的刀鋒所指的方向，大踏步地走進了茫茫夜幕的深處……

二十三 回憶的珍珠

從此，武訓就一天也不停地扛活、要飯、變戲法、唱快板積錢。他一個村一個村的走；一個縣一個縣的遊。晚上睡在破廟裏；白天到處奔忙。他的破沙鞋補了又補；布襪子也補成了五光十色。

他的足跡走遍了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大家看見武訓的光頭和辮辮，一囊一鉢，喊着「修義學」，都說他是一個半瘋的怪物；可是武訓一點也不介意人家的笑罵和侮辱。

他爲惹起人們的注意，把左邊留下桃形的短髮梳掉，改留在右邊；不久又換了過來，笑唱：

「這邊留，那邊剃；

修個義學不費力！

這邊剃，那邊留；

修個義學不發愁！」

他的外貌服裝既已滑稽可笑，他的一舉一動，甚至在飲食方面，都以積錢爲目的。他從來不肯吃好的東西。他把討化來的饅、餅、餃子、花捲等檢出完整的再賣給別人；自己只吃些殘破的渣塊。他高興地唱着：

「吃好的，不算好！——

修個義學才算好！」

他常生吃檢來的菜頭和芋尾。他的理由是：

「吃芋尾，不用水，不用火；

省下錢來修個義學全在我！」

只要給錢給他，他什麼東西都肯吃下去。有一天他用銅瓢當臉盆洗了臉，開頑笑的人問他敢喝洗臉水嗎？他回答說：給錢就喝。於是，在六文銅錢和旁觀者的鬨笑下，武訓欣然地大喝了銅瓢裏的洗臉水。

「那多髒呀！」一個洗衣的大娘繃眉說。

「髒？……」武訓笑着回答。「有啥髒？這世上髒髒的事多着哩！」

他笑唱：

「喝髒水，不算髒！」

不修義學才骯髒！」

啞喉嚨的孩子拾了幾小塊破磚碎瓦來叫武訓吃：「二豆沫，你敢吃這瓦片？」

「你給多少錢？」

「三個錢。」

武訓接過瓦片來，吹去泥土，裝作很餓的樣子咬碎就吃。人問他：那瓦片吃下去消化得了？他順口笑唱：

「破磚碎瓦，也能消化；

不修義學才惹人笑話！」

他把嘴裏的瓦片嚼得嚙嚙地響，就像吃炒脆了的五香蠶豆。因為他的手腳快、表情真、善於靈巧地變戲法，我們懷疑他是假喝髒水和假做吞嚙碎瓦下喉的樣子。他的義學還沒有修成——他肯白白地自殺送命嗎？

圍觀的人們捧腹開笑着。有些人厭惡地朝地下吐一口唾沫走了，罵他是瘋子。也有些人不忍看他那樣地糟塌自己，癡心爲了那樣一個不合實際的美麗的夢。他們搖頭歎息地離開，鼻子裏酸酸的。

可是武訓還是滿面的笑容。這於他有什麼要緊呢？要緊的是：他又替他的義學多掙

了幾塊磚、幾片瓦了！

一個晴爽的春暮，武訓在賣完了線蛋和小車盤帶，躲過了頑皮孩子們碎磚和泥沙的埋伏混戰之後，又幫着村裏幾家人出了豬糞和鋤了半天的草。他汗流滿面，腰漲臂酸，拖着疲憊泥污的身軀，走過村口的井邊。

穿着紅布小襖的村女名叫旋兒的正在井口搖着水桶汲水。她只有十六七歲，長得好像一朵鮮花。

「二豆沫，快歇歇吧！」她看見武訓疲憊的樣子，憐惜地說。「坐下喝點水。」武訓聽命地坐在井邊高起來的土墩上，放下了布襪。旋兒接過了銅瓢，在她的桶裏屏了清水遞給他。

「喝吧。」

武訓雙手捧着瓢大喝着；涼涼的水解了他的渴。

旋兒一眼看見武訓手指上有好些泥，就笑着問他：

「二豆沫，你不洗手？」

同樣的溫和、親切的聲音，恍惚在那兒聽過的熟悉的聲音……武訓停止了喝水，慢

慢慢地回頭望着那聲音的來處？

同樣是蔚藍色的天，一樣桃花斜出在井旁……夕陽把幾朵雲霞染成了燦爛的光彩；
……緋紅的彩霞映着旋兒天真微笑的臉……

三年多以前，一個現時已經不在的女孩子，曾經同樣地用親切、溫和的聲音在桃花下問他：「要洗洗手嗎？……過來，我拿這水給你沖一沖……」

「謝謝……不洗哪……」我訓夢幻地帶着歉意地說。一面背了布裙，慢慢地起身離開井邊。

晚風吹舞着桃花的碎瓣……小鳥唱着溫柔的歌……小桃的銀鈴般的笑……「不倒翁？……哈不倒翁？……啊，一個沒腳的老頭兒……」

兩腳踏在村外的鬆土鄉路，像軟軟的棉絮……三年啊！多少的笑聲和眼淚……多少溫暖，幾許悲哀……同命運人的手在冷酷的世界裏緊聯在一起。

或許這些笑聲、眼淚、溫暖和悲哀——有一天會被人遺忘，在生命的史頁中輕輕地撇過；好像許多粒晶瑩的「回憶的珍珠」，被歲月的巨輪衝開，在荒草叢中零落……

比歲月更悠長，比生命更結實，小桃的堅定美麗的友誼是一個永不逝去的影子，那怕這一個同命運的受損害的伴侶此刻已經不在人世了。

倦了，一陣陣的寂寞打在心頭……拖着腳步更加沈重起來……前面的村外暮色蒼茫，捲起了淡黃色的沙……

「武七哥，你怎麼哪？……你不是說：世上的事都是人幹出來的嗎？……只要你肯幹，你就一定能行！……」

這不僅是小桃一個人聲音。千萬個窮孩子的聲音都在耳邊鼓勵着他。

疲倦孤獨之感漸漸地消失了。落日浮在地平線上，變成了鮮豔的玫瑰色圓球。他扶正了肩上的布襖，拿着銅瓢，大踏步向前面的村莊走了去……

二十四 煙花

三年……五年……桃樹開了花……八年……十年……桃樹結了果……從春雨到夏日，從秋風到冬雪……江山依舊，小桃墓前的野栗子樹已有木盆般粗細了。

小茂十九歲了，在薛店村仁和堂藥鋪裏當夥計；李四開了小糧食店，也照顧了周大的妻子；這糧食店也暗地裏成了周大那一支流浪武裝隊伍的聯絡站。

武訓千辛萬苦，在這十年裏積下了一百多吊錢。他把那些錢藏在財神廟土炕底下掘

了的一個神祕的坑裏。這一晚茂林到廟裏來看他，數着坑裏的一大堆錢。他撫着錢告訴茂林說：

「小茂，這可真不易呀！」

一陣風吹動樹枝，拂落了破屋頂的瓦片，吧的幾聲打落在財神爺的頭上；吓得武訓連忙掩上了炕底的小門。

「七公，是瓦片吹下來了。」

武訓心裏還止不住亂跳。他憂慮地告訴茂林說：「小茂，這錢藏在這裏真叫我不放心！遇見賊可就了不得！」

「七公，還是把這錢存出去吧。」茂林想了一下說。「存出去，也還有一點利息哩。」

「存出去？……找誰呢？」

「我看，這村裏的高春山還有一點名氣。」茂林說。「我認識他——他是地保呀。」

「高春山……他這人靠得住嗎？……不會騙咱們吧？」

茂林想了一想，告訴武訓：「七公，咱們這回叫他給咱們一張字據。字據在咱們手裏，就不怕他騙人了。我還認得不少字哩。」

「好！」武訓同意了。「咱們明早就去找他去！」

第二天，在地保高春山的正屋裏方桌上，字據寫好了，蓋上了圖章。

瘦臉鼠鬚的地保望一望在座的藥鋪掌櫃說：「候掌櫃，你是中人，也來蓋個印吧。」

武訓和茂林站在方桌的旁邊，睜大了眼觀察着一切的經過。興奮而又害怕，武訓從高春山手裏接過來字據。

「武七，這就是你的一百二十吊的字據。」地保囑咐說。「你們可得看清楚呀！六個月滿期；本利一共是一百三十吊。這一回我總算是白給你幫忙啊！」

高春山慷慨地表示他替武訓存錢，他自己是一文不賺的。旁邊站着的矮小子紅眼圈劉四，臉上毫無表情地望着地保他們。

「小茂，」武訓拿着字據問。「寫的這些，都不差吧？」

「寫的都不差。」

這樣小小的一張紙，輕得好像一點分量都沒有——就抵得上他的那些錢嗎？武訓手裏的字據微顫着；他回頭去望他送來地保屋裏矮桌上的那一大堆錢。

「這些錢都是我十年裏一個一個積起來的……」他喃喃地好像在給自己說話。向這

十幾萬文小銅錢告別——顯然是一件不易的事！

「武七，你放心好哪！」高春山笑着道出他的心思。「我這一張字據比你那一堆錢還更值錢哩！」

武訓和茂林深深地謝了那地保；又向屋裏的人們告別。直等到地保左右太陽穴上貼着黑膏藥的妻子從套間的大煙炕上起身時，武訓才向矮桌上的十幾萬個小朋友作最後之一瞥，帶着他姪孫走了。

他們走到街裏；武訓手裏緊緊地拿着字據不停地看。一個小媳婦在不遠的地方叫

「二豆沫！」

她就是從前在井邊穿紅襖的旋兒；現在梳了髻，穿着齊整的青布衫。她很幸運，嫁了一個姓方的初出師的木匠；小夫妻倆開了店，正過着誠實勤樸的生活。

「方嫂子！我存了錢哪！」武訓欣欣地喊，一面把手裏的字據向那微笑的方嫂子揮舞着。六個月期滿，就有十吊錢的利息！他恨不得逢人便告訴，高興得好像釣起了一條大魚的小孩子。

茂林要回藥鋪去，囑咐他的叔公當心藏好那字據。

「不藏好行嗎？」武訓興奮地說。「這是我的命！是窮孩子的命呀！」

他一路自己唱着回到村東頭的破財神廟。一進門就笑着向那黑臉蒙塵的財神爺作了一個大揖。不管瞪着兩隻大眼的財神爺是不是文盲，他也把字據拿着向他揚了一揚，算是給他見證過了。接着，他開始找地方藏他的字據。他把字據放進一個小瓦罐裏，藏在枕下；後來覺得不妥，又把小罐送到財神爺腳旁藏在破瓦堆裏。他退着離開身子，作引領遙望的姿勢，給果又很快地把它掏了出來。他環顧那缺門少窗、敞着半個屋頂的破廟，覺得無一處安全可靠。最後，他在搔頭無計之中想出了辦法而笑了。

「武二豆沫！你多傻呀！」他把自己的頭敲得嘖的一聲，接着就坐下拿過針線來，把字據縫在袍子貼心的裏襟上。

布褶裏掏出來討來的碎餅和蒜頭；洗臉、討飯、煮飯、「三用式」銅瓢架在地上三塊方磚上；火鏟兒打着了火——今天破例要吃一個大蒜煨餅，慶祝他存錢的大喜事。

「吃好的，不算好！——」

修個義學才算好！」

嘴裏哼着，眼睛轉望那黑臉舉鞭的財神爺和旁邊缺臂短腿的韋陀，臉上止不住傻笑着……

同一天的夜裏，在酒紅燈綠的翠蘭家，趙熊、魏俊和七八個賭友煙客正據桌吃酒豁拳。馬姐在旁邊打着板，跟着彈琴的師傅合唱梅龍鎮。在風塵裏混了二十多年的半老徐娘翠蘭，已經無法再用揚州宮粉塗抹掉萬惡社會在她額上寫出的條條罪狀。她深陷的雙眼裏早流盡了悲恨的淚；血紅胭脂的唇上習慣地發出極不自然的沙啞笑聲。

高春山帶着小狗腿劉四來了；一進門就呵欠連聲，鑽到小套間炕上去，由翠蘭陪着過一過煙癮。酗酒好賭的吳爺拿着大酒盅向他高喊：

「高爺，快抽上兩口吧！咱們好早點上戰場呀！」

「好！」高春山在套間炕上扶着煙槍笑應。「一會兒准把你殺得片甲不留！」不到一刻，賭戰在馬姐用山東腔唱着「梁山泊」裏開始了。從骰子、牌九發展到押寶，地保老爺小勝而笑了。等到流汗浹背的吳爺連連從他的竹筒裏開出寶來時，手氣轉變了方向，高春山連輸了五十吊，又輪到他來流汗。

「寶又來哪！快押呀！……」吳爺把竹筒用力地放在畫着一二三四點的白布上。

「給你拼了！」地保老爺大聲一喊。「我再押四！拼你一百吊！」

「開哪！……」吳爺拿起竹筒，在衆目睽睽的釘視下，拔去了布塞，倒出了寶筒的短竹籤。

「還是二！」吳爺得意地高喊。

高春山擦去額上的汗。錢輸光了，心也定了。他若無其事的說：「輸光哪！不來啦。」

「高爺，你還會輸得光嗎？」翠蘭笑問。

「今早武七那小子剛在我這兒存了一百二十吊錢。這一下不都輸光哪？」

「武七？」翠蘭望着地保老爺。「是不是就是那個想修義學的要做的？」

「就是那個武二豆沫。」

「啊，就是那個傻瓜！」趙熊啞然失笑地望着高春山。「高爺，你的一百二十吊錢，算是沒輸！」

高春山斜眼望着趙熊，猜出了他的意思。他用手按了一下打呵欠的嘴，離開了賭桌，和趙熊又去套間。翠蘭在後邊跟着進去。

「二爺，這回我可賴不了賬。」高春山告訴趙熊。「我寫的有一張字據給他呀！」

「字據有啥了不得？」趙熊坐在炕沿鼻子裏哼了一聲。

紅眼睛劉四走近炕沿，向高春山低聲地咕嚕了幾句。高春山猶笑了，他拍着劉四說：

「好！劉四！這也是你的本行呀！哈哈……」

翠蘭默然坐在一邊，兩眼顯得更深沈了。

二十五 沈重的打擊

殘月一鉤；快半夜了。秋蟲在長滿了叢草矮樹的破廟財神腳下唧唧交鳴；孤燈閃動地照着深坐的武訓在捻線。

小鼠從剝脫了泥肉的鬼卒腳旁跑過。

從蛛網飄動的屋頂瓦縫間，紅眼圈劉四像梟鳥般向下窺探。他看見武訓拿出了襟上的字據撫看，後來又小心地縫在衣襟上。他像餓貓似的悄悄地伏着，一直等到武訓站起來用腳踏熄了地上的火，吹滅了燈，到東邊的炕上疲倦地躺下睡着了。

黑影從瞪着眼的財神爺身後出來……黑影投上炕前的破蓆蓬……黑影移近了熟睡的武訓身邊……兩隻狡譎靈活的手輕輕地從襟裏取走了密縫的字據……

陽光最後從大地的另一面掙扎出來，趕走了黑暗，從淺霧中伸出溫暖的手臂。武訓

醒了，嘴裏哼着歌，滿意地回憶昨天存錢的經過。字據密縫在身上，再也不必去耽心炕底下的錢庫了。一百二十吊錢公然可以畫在一張薄薄的皮紙上，隨身形影不離地帶着走——識字的人本領真大哩！

他的手摸撫在胸襟上；漸漸地，嘴裏停止了哼唱。縫線鬆開了！字據不在了！起初，他不能相信自己的手……忽然一陣驚慌衝擊着心頭。他失聲喊叫着坐了起來。

炕上的破被、敝枕、布褥、都翻了一遍。跳下來爬到地上，手腳同時着地在亂草樹根間亂翻亂尋。字據不見了！

跳起來跑到財神爺腳前，亂翻堆着的碎瓦片。在秋天涼冷的早晨，他頭上冒着熱汗！

字據不見了！

財神爺露着猶笑的臉……

「碰！」手裏捏緊的碎磚猛摔在泥菩薩的腳邊。

「小茂！……小茂！……」

他在昏狂迷亂中奔出破廟……喘息着跑到薛店村街上，喊着小茂……

「字據沒哪！……」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茂林：「給人偷走哪！……」

「走！咱們找高春山去！」茂林着急說。「叫他再給咱們寫一張！」

茂林半拉半扶地帶武訓到了地保門外，把門敲得震天價響。隔了好一會，劉四才開了門。

「高爺在家嗎？」茂林急切地問。

劉四點着頭；茂林帶了武訓走進小院時，高春山已經站在屋子外邊，手裏托着小茶壺。

「高爺，」茂林說。「昨天的一張字據沒哪！」

「沒哪！……」武訓跟着說。

「高爺，你再寫一張吧！」茂林笑懇着。

高春山手托小茶壺，望着武訓和茂林。

「二豆沫」他好像莫明其妙地問着。「你在說字據……啥字據呀？」

「就是昨天……我存的那一百二十吊錢的字據。」武訓勉強說出來，一面望着那地保。

「奇怪！」高春山說。「我沒有寫啥字據給你呀？你存了啥一百二十吊錢？……」

太陽筋上貼着黑膏藥的地保太太、蓬鬆着頭髮從大煙炕上出來。高春山告訴她說：

「你看，多奇怪！這二豆沫大清早就跑到這裏來說夢話！」

「高爺！」茂林急了。「你可不能賴賬！」

「我高春山從來就不賴賬！」地保瞪眼指着自己的鼻子說。「你們存了錢，拿字據來看！」

門外街上有些人站着向院裏探望。高春山大聲說：「好！讓大家來評一評理！」

地保理直氣壯地走出門外，指着武訓向一羣聚集起來的村人說：「你們大家聽聽！

二豆沫想錢想瘋了，現在跑到我這裏來騙錢哪！哼，你好大的膽子！我不來找你，你倒來找我的麻煩哪！」

武訓着急含冤地說：「人憑良心，樹憑根！各人只憑各人心！……」

茂林氣極，指着高春山恨恨地責問：

「高爺！俺七公昨天親自送一百二十吊錢來托你存，又寫了字據——這些都是假的？」

地保的臉上發出了冷笑。他望着茂林說：「茂林，二豆沫瘋了——你也瘋哪？」

過路的村人，方嫂子、裘嫂子、汪大娘等手裏還拿着鞋底鞋幫子圍上來探聽。方嫂

子看見是武訓，不由得厭恨地望着地保。

「你們大家都看看！」高春山理直氣壯地說：「武豆沫這窮要飯的，會有一百二十吊錢叫我存？」他問武訓和茂林：「就算你們有那些錢叫我存——你們拿字據來看！」

「字據沒哪！……給人偷走哪！」茂林有冤無處伸地說。

地保猶笑幾聲，望着圍觀的人們說：

「你們大家聽聽！這不是怪事嗎？他們說我寫有字據，又說沒哪！又說給人偷走哪！這不是騙人嗎？」

武訓知道說不過地保；低頭頓着腳，蹲到地上，再也不開口了。茂林驚喚着「七公——」

「哼！大清的皇上在上邊，」高春山冷笑說。「咱們還有王法沒有？」

方嫂子和好些村人都紛紛議論起來。高春山一面還耀武揚威地陳述他的理由。他的狡惡是有靠山的。

這靠山不久就走了來。張舉人和王把總悠閒地走過；四個小兵跟在後面牽着把總老爺的馬；趙熊的高大個子早已望見了地保門外的一堆人。帶路的小兵喝叫衆人讓路。高春山連忙跑上去向王把總和張舉人請安招呼。

「高春山，啥事呀？」張舉人才看見蹲在地上愁眉呆臉的武訓。「哼！又是這二豆沫？」

「是他呀！想騙錢，騙到小的頭上來哪！」

「胡鬧！」王把總顰眉望着武訓。

「這些窮小子的眼睛裏還有一點王法嗎？」張舉人憤然感歎地望着把總老爺。

「不講王法？」把總老爺兇目一睜。「誰敢不講王法，當心砍腦袋！」

村人在把總的軍威和張舉人的毒燄下震懾着。男的、女的、孩子們、默默地望着那些虎狼；在他們眼睛裏的恐怖後面是深深的仇恨。

「不准再胡鬧了！」王把總臨去時還發出鎮壓的號令。他和張舉人走向前邊不遠的張府，還帶了他們的狗腿子地保同去。

他們離遠了之後，茂林悲悔地捶胸號哭起來。「七公，都是我不好！……是我認錯了人，叫你存錢……現在把錢都丟光哪！」

十年啊！辛苦地一個一個積下來的錢！一下都丟光了！

武訓的兩唇緊閉着；他抓起地上的一片瓦，猛力敲碎在他的頭上。他說不出什麼話來！千萬把尖刀齊刺在心上……天和地在昏暗着……他忍不住坐在地上大哭了。

「苦命的窮孩子！……義學修不成哪！……義學修不成哪！……」他哭着頓腳悲喊。「窮孩子們，你們唸書的日子還沒有來呀！……俺的義學修不成哪！」

這是一個沈重的打擊！茂林驚喚着「七公！」方嫂子和幾個心軟一點的人都流下同情的眼淚。

「窮孩子啊！你們要那一天才唸得成書？」武訓悲喊着；茂林跪下扶着他，一面用手巾擦着武訓頭上流下來的血。

「咱們窮人……那一天才不再受苦啊！」武訓嘶聲低弱地悲喊。

從人叢中走出含悲的翠蘭來。她低身去安慰武訓：「武七，你不要難過吧！你是冤枉的。咱們都是給人欺負的人……我們是在一起的！」

「七公！」茂林扶着武訓憤激地說。「咱們不怕！你忘記了不倒翁？……咱們就是不倒翁……扳不倒的！」

翠蘭告訴大家說：「武七給人家欺負了——咱們大家要幫忙！」

她從頭上拔下了銀首飾，腕上褪下了玉圈和手上的金戒指；男的紛紛掏出錢來，村婦們拔下銀耳挖和銅錢——交給了茂林。

「二豆沫，給你。」年輕的方嫂子拔下了髻上的銀簪——那是她的嫁粧；還有她心

愛的一個銀戒指。

武訓在這些偉大的禮物和溫暖之前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眼裏淌着熱淚。很久，他才掙出了聲音。

「老鄉！……我忘不了你們！……爲了窮孩子，我還得幹下去！……我一定要修義學！那怕是再苦……再難……我從頭再幹下去！……」

二十六 僕僕風塵

從此，武訓就爲了他的志願，抱着更堅定，更勇敢的決心，一囊一鉢、僕僕風塵地，在山東各縣奔波跋涉……

他走的是一條很苦很苦的路，也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他在烈日下走……在泥濘中走……在雪地冰天裏走……在銅錢投進銅瓢聲中兩手着地倒走……他當過幾千個孩子膝下的馬……做過幾百家磨道上辛苦的牛……

可是他偏偏就這樣地笑着、唱着的，又過了二十載悠久漫長的歲月。

又是一個明媚的春日；小桃墓前的兩株桃樹開滿了花。五十歲的武訓坐在兩人合抱的野栗子大樹根，欣然聽着茂林向他細讀二十年來的積錢總賬。

「臨清王舉人處存錢一千吊，利息十五吊……館陶縣塔頭村婁進士存錢一千七百吊，利息八十五吊……堂邑縣先後買地二百五十畝……」

「小茂，一共是多少呢？」武訓笑着蹲近桃花底坐着的茂林。「多少錢，多少地？……快告訴我吧！」

「七公，你急啥？」茂林笑翻着手裏的賬本說。「你聽：你前後積的錢一共是二千八百吊，學田一共是二百二十畝——值錢四千二百六十三吊。」

武訓的眼裏含着喜淚。「小茂！咱們的義學……可成哪！……」

他微顫地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說：「咱們爭一口氣的日子到哪！」

微風起處，幾個小蝴蝶翩翩飛過，迷失在落花的一陣香雨中……

修義學的錢有了，武訓就到柳林鎮去求見楊進士楊樹坊。他看得很清楚，沒有當地的一位賢明士紳的主持倡導，義學是無法進行的。他到了楊府大門外，可是看門的不肯替他通報。他就在楊府門外石階上連來跪了三天。

他高喊着：

「不要米，不要麵！」

只求進士老爺見一見！」

德高望衆、深居簡出的楊進士是無法聽見武訓在門外的喊聲的。即使有時隱約地聽見了，也只以爲是普通的窮花子罷了。直到第三天，一位年青紳士郭芬到楊府來談文賦詩，才在門外看見武訓。詢問之下，知道他就是平時人們傳說着的行乞興學的奇丐。

武訓三十年行乞興學的事感動了楊進士和郭芬；於是由楊進士出請柬，約了附近村鎮上的士紳們到家裏會商。

楊樹坊在對大廳裏坐滿了的三四十位紳士敘述了武訓不平凡的經過之後，結束他的話說：

「諸位兄長已經聽明白了武七修義學的志向。咱們應該盡力成全他。咱們應該當仁不讓，見義勇爲。這種苦操奇行，沒想到反給武七這一個沒唸過書的佔了先！」他燃鬚微笑地說。「咱們不要辜負武七三十年積錢修義學的苦心！」

衆士紳點頭稱是。忽然間，客廳外傳來了哈哈的笑聲……張舉人穿着朝服，和一位羸瘦的友人走了進來。

「我今天從縣裏見了王大老爺回來，順便拜望了靜齋兄，」他望了身旁的瘦紳士一眼，接着說。「才聽說樹坊老大哥在替武七商量修義學……」

武訓和侍立的茂林吃了一驚。當張舉人和靜齋落坐奉茶之後，他繼續說：

「哼！武七要修義學！這真是天大的笑話！……義學！辦義學就是要叫沒錢的窮孩子唸書。孩子沒有錢，還不趕快去幫着他們的家裏扛活？他們不去割草、放牛、撿柴、拾糞，那就要耽誤了要緊的莊稼……」

他斜着眼望着擁有多頃地的幾位紳士說：「袁鵬兄，東老，楚老……你們莊子上的收成可就得少上三四成囉！」

上述的幾位仁兄內心大為震動。他們的手不自然抹着鬍子，嘴裏噴着水煙。

武訓聽見張舉人厲害的語言，吃驚地望着衆紳士。

「咱們中國自古以來，就講究的三綱五常，君臣父子，」張舉人的長指甲的手指劃着說。「上是上，下是下。孔夫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夫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要是那些窮人都識了字；懂得的事太多了，他們就會造反的！」張舉人厲聲高喊：「你們難道就忘記了長毛賊洪秀全嗎？……那才過了二十多年呀！他把那些窮人都鼓動了起來，殺得咱們好慘啊！咱們要是讓那些窮人都唸了書，將

來的天下還會再是咱們的嗎？」

武訓望着大廳裏激動的士紳們，失色無措。張舉人勝利地作致命的打擊；一手忽然指着遠坐在門側的武訓：

「就拿這個武七來說吧……請大家看看他！」

士紳們的眼光齊集在顫抖的武訓身上；他惶惑地站了起來。

「諸位看！這麼一個瘋瘋癲癲的要飯的。他的外號叫二豆沫。這人是蠢極、慢極、其笨如牛。他十幾歲的時候，我用過他；知道他比諸位清楚得多。」

炕上坐着的郭芬聽了張舉人對武訓的攻擊，十分氣憤。武訓望着張舉人，惶恐地走來。

「諸位別看他傻；他可是愛錢如命！」張舉人冷笑地指斥着武訓。「窮人想發橫財，他怎麼會不瘋呢？他拿着修義學的招牌，到處招搖撞騙！咱們應該把他這些年騙來的款子，一齊充公！」

武訓顫戰地、惶惑地走近張舉人面前，伸着手懇求地搖着：「老爺！……」

他舌僵氣微，萎靡軟坐在地上。茂林趕忙上前來半跪地扶着他。

張舉人毫不留情地接着說：「咱們應該把他騙來的錢，修一座文昌大帝的廟；那才

可以保佑咱們唸書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哩！哈哈……」

張舉人爲他的勝利哈哈大笑。澈底摧毀一個窮孩子的義學，改建一座帝王統治的廟宇神權，是切合於他們士紳地主階級的利益的。

「各位老大哥！」一個嚴正含怒的語聲打斷了張舉人的猶笑。張舉人和大廳裏的貴賓們不由得轉頭望去。

年青的郭芬從婁進士炕頭站起來，徐徐走近張舉人和武訓的旁邊。

「各位老大哥。張舉人說武七是瘋子、騙子、傻子……可是有一件事大家得看清楚。武七他吃苦積錢，決不是爲了他自己；決不把錢往自己家裏搬，讓自己享福！他是爲了要給窮孩子們唸書，爲了要給莊稼人想辦法呀！像他這樣大公無私、悲天憫人的瘋子、騙子、傻子——咱們的這個世上還嫌太少哪！這世上還得多幾百個、幾千個、像武七這樣的瘋子、騙子、傻子！」

激昂正義的呼聲，像黃鐘大呂響徹了大廳。武訓怔怔地抬起昏花的眼，望着那年青的正義維護者。

郭芬走近一步，向着張舉人：「張舉人，你是知書明理的。你該知道『民爲邦本』。可是你偏要口口聲聲地三綱五常，君臣父子，把莊稼人當做牛馬都不如！難道你忘記

了：你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都是從莊稼人身上括得來的嗎？」

羞怒交并的張舉人撓着花白短鬚氣壞了。他連喊：「這是什麼話？……我是一片好意呀！」

坐在張舉人身邊的靜齋連忙假笑着調解說：「郭芬兄……張老。兩位不必爭論了。我覺得：辦義學唸的是聖賢的書，學的是聖賢的道理。」他以日向張舉人示意。「辦義學也總算是做好事呀！」

張舉人會意地冷笑了。他說：「靜齋兄，你說的話也有道理！」

他和靜齋站了起來，向楊進士等告別：「兄弟先走一步……失陪失陪！」

郭芬冷冷地等張舉人走了以後，改容向大廳裏的士紳們拱手致歉：「各位老大哥，小弟郭芬，今天一時激於義憤，真是多有失禮！武七哥修義學的事，請諸位老大哥多多扶持。」

軟坐在地上的武訓，耳聽着滿廳裏嘆歎讚許的聲音，眼望着四下捐地捐錢的景象，興奮、感激、驚訝，使他說不出話來。他被扶起，兩行熱淚像泉水般從臉上淌了下來……

二十七 美夢的實現

義學動工了。在楊進士的主持下，義學的一切打樣、預算、購料、承工，順利地進行着。郭芬在柳林鎮東門外捐出了一塊地，作義學的基地。除去武訓獨捐的二千八百吊巨款和學田外，附近的士紳和小店主也捐了一部份錢。老鄉們受了武訓的感動，很多人自動跑來幫工，指出了他們的勞動力和熱情。

武訓他老人家更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樂壞、也忙壞了他。他眼看着三十多年的夢想，從一磚一瓦、一木一石地從地平線上升起，在他的幫忙搬瓦、扛磚、打樁、調灰和唱小曲助興之下，二十間房、前後兩進的崇賢義塾，在一個晴朗的秋天勝利地完工了！

雖然是矮矮的、結實、樸素、普通北方樣式的一個建築，在武訓的眼裏看起來，它卻是天宮般的壯麗璀璨，聖殿般的燦爛莊嚴。如果我們發現他癡癡地、半信半疑地、無論如何努力也抹不掉臉上的笑容，望着他那三十年心血汗珠的結晶品；如果我們發現他在皓月的銀輝裏，在繁星的笑眼下，一個人蹣跚徘徊於義學的旁邊，欣賞陶醉着他這位愛人的女神般的幽麗剪影；或者被昨夜的美夢所驚，大清早跳下破炕，飛也似的在晨霧

中狂奔到東門外義學這裏來，喘着氣、瞪着眼、起來證實一下他的義學是否已經像在他惡夢裏那樣地塌了、燒了、和化成飛灰！當他確信了它仍然完整無缺，堅固結實地屹立，在初升朝曦的緋紅光輝裏，因而鬆了一口大氣，笑慰地軟坐在大車道旁——讓我們不要太過哂笑這一位外貌有如八十、胸內跳動着八歲赤子之心的「二豆沫」吧！

人可以爲一個美麗的理想快樂地死去，或者艱苦地活着的。

武訓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出去請一位好老師。他認定了壽張縣一位品學兼優的崔準先生；可是這位崔先生曾經拒絕過多少豪門巨紳的重金禮聘，是一位孤芳自賞，潔身自好的學者。武訓聽說過他的名望，就憑自己的一股勇氣和熱忱，跑了百多里路去見他，細述他興學的志願。

「老師！」他虔誠地跪在崔準面前懇求說：「這周圍二三百里就只有你的學問大。爲了窮孩子，你就答應我吧！……」

崔準連忙放下手裏的書，扶了武訓起來。「快起來！……我答應你。」

這也並不是一個十分奇怪的結果。在一對流露着大公至誠熱力的雙眼之前，許多「獨善其身」的君子的寒冰將會溶解漸化的。

這一股熱力順流向前，在武訓長跪和懇求下，說服了許多貧苦孩子們的家長。

趙光遠的娘就是其中的一個。她坐在炕頭泥灶前燒着火，不耐煩地咕嚕着：「不行！咱們莊稼人的孩子要扛活！唸啥書呀？……」

十二歲的趙光遠望着屋裏跪着的老武訓，走近娘身邊幫着央求，喊着「娘！……」

「讓孩子唸書吧，大娘！……讓吧！」武訓蒼老的聲音懇求着。

貧病、飢餓、無告——勞苦的人羣已經過了那樣長久的日子！黑暗已經到了尖端；愚昧更加深了絕望的苦痛！試試看吧！……唸書去……難道世上還有更苦的苦境？……

「去吧！去吧！」趙大娘蓬亂的頭一擺，忍住了快要迸跳出來的酸淚。

趙光遠欣喜地跑近武訓的身旁，喘着氣，撫着武訓手裏的幾本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兩隻大眼裏射出飢渴、驚喜的光芒……

公歷一八八八年的春天（光緒十四年），柳林鎮的崇賢義塾開學了。

這是一個莊嚴隆重的盛典。大小五十個學生——從五六歲的啓蒙班到因為家貧而轉到義學來的十三四歲的經班——靜肅地向院子正中陳設着的至聖先師孔子牌位行跪拜禮。郭芬、婁進士和十幾位士紳和老鄉們分別站在院裏參加儀式，武訓和茂林垂手恭

立在上左方，靜聽着楊進士向學生們訓話。

大大小小的學生們整齊恭立，雖然都穿的是舊布衫，縫補過多少次，但都已洗滌乾淨。站在前排左方的一個小學生忽然伸着小手向腰裏抓起癢來。武訓看見了，十分着急，不知不覺的用自己的手暗地裏向空中亂抓……奇怪的是：小學生公然止了癢，因之保全了體面。武訓也才算放了心。

在午宴的時候，武訓備了好酒菜酬謝老師和士紳們。他自己恭敬地鵲立在大廳外邊。

當崔準老師開始教書，衆學生的琅琅書聲從教室裏傳到庭中新種桃花下的武訓耳邊時，他不禁熱淚盈眶，悲喜交并地輕語：

「窮孩子也能唸書哪！……」

夕陽歸鴉的時候，武訓又像他小時候一樣地長跪在他母親的坟前，嘴裏喃喃地說：「娘，義學修成了！」

從七歲的幼小時候想唸書起，迢迢四十四年；髮白人老，歷盡酸辛，義學終於修成了！

幾陣風沙吹過……武訓徐徐踱過落日疎楊；身後的一條影子越走越更長大起來……

從此以後，武訓更加勇敢自信地繼續他的興學志願。他仍舊住破廟、吃粗糧、奔走各村莊。他多年來吃苦積錢修義學的成功，使往日嘲笑他的人們由冷淡、鄙視而轉爲驚異。孩子們不再像從前一樣地追逐笑罵，或是擲投泥沙逗弄他了。他的動人故事傳說開來，捐錢的人也多了。老鄉們開始了解和同情他；他的募化變得更容易；可是他仍舊始終不變地維持着他的老習慣，兩手不停地捻線頭、編辮帶。細心的大娘們給他好的饅頭吃，總要囑咐孩子們守着他吃下去；不然，他又會把好的饅頭留起來去賣錢。

在某一個荒旱的時候，武訓出錢買了四十担紅高粱，由李四幫着散發給災民。半個山東把武訓看作他們的救命恩人；許多受難者渡過了他們生命中最危急的關口。

當糧食最缺少和最昂貴的時候，當饑寒遍野，哀哀待哺的時候，也正是豪紳地主們囤集居奇，腰纏萬貫的好時機。張舉人院子裏正在飲酒賞花，杯盤交錯。會唱京戲的七奶奶跟着胡琴來了一段「拜壽算糧」；徐娘半老，無復當年威風的四奶奶默默地旁坐，手裏的酒從銀盅不自覺地傾溢了出來；直等到魏三鬼頭鬼腦地走近她，把抹布拭去桌面的酒時，她才怨憤地驚覺了。

席上的兩三位地主提起武訓的義學。張舉人置杯慨然地說：「笑話！這真是有辱斯

文！可是那有啥了不起？義學裏現在唸的書還不是三綱五常，君臣父子嗎？我敢保不出三年，咱們有本事把那個義學給拿過來！」

他用手輕輕一拍席上的兩位貴紳，冷笑着說：「你們兩位不都是義學的主事人嗎？哈哈……」

酒盅齊舉，席上幾聲會意的淺笑——就輕描淡寫地預定了一個義學的未來的命運。

陶醉於義學的修成的武訓，某一天興緻百倍地和李四牽驢從隣村趕集買了糧食，路過長滿了高粱的鄉路。他們正在一邊走，一面閒談着家常，忽然遠遠地響起了馬蹄和鈴聲。四五十匹烈馬飛也似的帶着滾滾的黃塵跑過來——原來正是他們的老朋友周大。

「武七哥！表弟！」周大駐馬高興地笑喊。「好久不見哪！」

仍然是那樣的痛快豪爽，老英雄周大曾帶領着他的那一支小小的流動隊伍，在北方的原野上縱橫馳騁了三十年。

自從太平軍林鳳翔、李開芳、吉文元北伐的五萬大軍在天津被打垮，周大在張舉人家裏埋隱三年，從館陶縣率衆越獄以後，曾經四處謀取聯絡當時轉戰在冀、魯、晉、陝的北方太平軍賴汝光、陳得才兩部。洪秀全偏安南京，腐化內訌，遭了美英帝國主義者

和曾國藩兄弟們勾結起來的圍攻，於一八六四年城陷自殺。石達開大渡河覆滅；忠王李秀成獨木難支，壯烈身殉；北方的太平軍也成了「強弩之末」不久消滅分散。

周大在最後的二十年裏，憑着他手下幾十個驍勇善戰的弟兄們和魯省本鄉農民們魚水般相互間的密切衛護，總能够避開滿清軍隊的「搜剿」。他們的馬隊神出鬼沒，殺了不少的官兵和惡霸。年近六十的老英雄還是一柄復仇烈火的寶劍，刀鋒所指，矯若游龍地到處渴飲仇血呢！

「周大爺！……」武訓李四上前拉着一躍下馬的周大，彼此高興地大跳大笑。後來，周大笑問武訓：

「武七哥，聽說你在柳林鎮修好了一個義學，真了不起呀！可是……」他想了一想說：「咱莊稼人單憑唸書，就幹得了那些狗官惡霸嗎？他們都是騎在咱們頭上的狡毒的鬼！當心他們騙你！」

周大一把抽出了他鋒利的馬刀，用兩個指頭彈得那鋼刀鏘鏘地顫響。

「要憑這個！」

武訓默然了。他望着周大說：「周大爺，單憑殺就行嗎？……那麼多的人怎麼殺得完呢？……」

周大的頭不由得低了下來。他綳眉恨恨地說：「可惜咱們就是少一個好的頭領，給咱們好好地帶路。洪秀全在南京登了寶座，就忘記了咱們窮人！……可是咱們還得幹下去！咱們老百姓可多着哩！」

他一躍上馬，哈哈大笑，興奮地揮臂高喊：

「造反哪！大家好好地一齊幹吧！總有一天，這天下都是咱們老百姓的！」

對哪。將來的天下一定屬於人民大眾，而由工人階級來領導的！中國農民對統治者的多次鬥爭——無論武訓的「文」或周大的「武」——沒有馬列主義思想武裝的工人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是無法奪得政權，獲取永久的勝利的。

一聲號令，馬蹄翻飛。周大這一支英勇的農民隊伍，不一刻就消失在天邊滾滾的黃塵中……

二十八 「學而優則仕」

武訓手捻着線頭，徐行在義學走廊上，看着那些窮孩子們在唸書的休息時間，在院子裏遊戲。有些好學的仍然手裏捧着書本在溫習背誦，就像趙光遠那個可愛的孩子一

樣。他心裏感着安慰。周大在鄉路上警告他：當心受地主士紳們的騙——這當然使得武訓起了恐懼和一些懷疑。可是這些窮孩子們多用功呀！這不是很好嗎？

他含着笑和趙光遠在院子裏慢慢踱着。忽然，他看見院子角落裏四五個孩子坐在地，上玩紙牌。他們的書本擡在一邊；幾個人拿着紙牌，爭嚷着算錢討賬。他好像中了雷劈，笑容消失了。他走近他們，默默地跪在地上。等到四個賭錢的孩子抬起頭看見他時，他們驚慚交并地靜止了。兩個孩子拾起書本羞慚地避開；賸下的兩個孩子望着武訓，看見他仍然微笑地含着淚默默跪着。他們感動了；走過去扶他，也左右跟着跪下，才把武訓扶了起來。

院子的另一邊，一個穿着襤褸的婦人，頭髮蓬鬆着，用力拉着她十歲的孩子向義學大門去。

「走！回家去！」她激動地喊：「唸唸書呀？咱窮人家裏要扛活！……」

「我不回家！我要唸書！……」那孩子掙扎着。

武訓站在一邊，呆住了。只聽得那婦人憤怒地在罵她兒子：「哼，唸書！唸了書架子也大哪！也不拾糞；又不肯放牛……唸了書有啥用？……」

武訓張大了眼；頭上好像挨了一棒。萬千種思慮和疑團掩蓋過來；迷霧和鬱雲籠罩

了整個的心……

當不久以後，義塾的牆頭張貼出了學生們考試成績的榜；他在一羣孩子的面前，顫巍巍地向那考取第一名的趙光遠雙膝跪了下去。

「趙光遠！」他含着欣喜和懇求的熱淚，告訴那些連忙還跪下去的窮孩子說：「你考了第一名！好！……我謝謝你！……謝謝你！……」

他環顧一下孩子們說：「將來咱窮人……就全靠你們哪！」

武訓在繼續他的行乞募化裏，三天兩天，都要親到義學裏來看望孩子們和那兩位老師。某一個午後，他和趙光遠蹲在院子裏一邊纏着線蛋，一邊由趙光遠講書給他聽。他笑點着頭，極為欣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那兩句書。可是等到趙光遠讀到「學而優則仕」的一句，他覺得很難懂。

「那是個啥說法呢？」他一邊問着。

「那就是說：」趙光遠持書解釋：「書唸好了，就可以作官。」

「作官？……」他停了纏線，回頭怔怔望着趙光遠。「作官！……我盼望你們唸好書。給咱們窮人想辦法；免得再受人家欺負。作官！作了官那怎麼辦呢？……」

如果他千辛萬苦地積錢修義學，讓窮孩子們唸書，將來入學、中舉、作起官來——張舉人的兇臉在猶笑了！——反而去鎮壓、欺負窮人？……他不敢想下去了！

一個戴紅纓帽、穿灰袍子、扎板帶的差人從義學大廳廊下走過來，喚着：「武七！大老爺叫你進去。」

在大廳裏，楊樹坊、婁進士等士紳正陪着下鄉來視察義學的郭知縣。

「堂邑縣出了這個奇人，」胖臉的郭知縣抹着幾根疎鬚笑着說：「又有你們諸位先進的鼎力倡導扶持，修成義學。兄弟真是不勝欽佩之至！」

「豈敢！豈敢！」楊、婁等士紳起身謙謝着答：「還要老父台多加指示！」幾套酸溜陳腐的客套說過，差人已把武訓帶進了大廳。

「這就是武七老先生。」楊進士介紹着。

武訓上前，郭知縣連忙扶着他，不要他行禮。一面告訴他說：

「武七，你行乞興學，真是了不起。本縣一定要備文呈報省裏張撫台，傳令嘉獎。本縣送你十兩銀子，」他看見武訓鶉衣百結、襤褸不堪，就回頭向隨侍的差吏說。「來呀！去找一件好的袍子來……」

武訓手裏捻着線，連忙搖着手說：「不要！不要！也不要報給張撫台！……」

郭知縣微驚的縐着眉；望一望楊進士等人，笑着肯定地說：

「這是堂邑縣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本縣一定要備文呈報的！」

四五天以後，濟南撫台衙門花廳外邊，吳師爺手拿着郭知縣的呈文走進烏語花香的關院。他謁見了白胖威嚴的張撫台，對他的主子靠山諂媚地供獻着幕府師爺的特長。

「這郭令也算是愛管閒事！」張撫台拿着呈文從炕床站了起來縐眉說：「武七這樣一個瘋瘋癲癲的要飯的來辦義學——咱們讀書人的面子不都丟盡了？」

侍立在旁的吳師爺斜眼窺望着在花廳裏水磨方磚上踱着的張撫台。他遠遠地在撫台背後細聲冷靜地說：「可是——地方上的輿情也真可怕！現在半個山東都把這個要飯瘋子看成了聖人。」

「聖人！……」撫台的鼻子裏哼出了冷笑。

吳師爺側目窺伺着他主子的臉色，輕步側着身子走近張撫台，悄聲下氣地建議：「不過……民心的歸趨，老公祖可不能不加以安撫收攬啊。」

一句話提醒了爲官多年的張撫台。做大官的總離不了幾位「運籌帷幄」的好幕府的。「庸之兄有何高見呢？」張撫台回頭望着他的幕府師爺。

吳師爺聳肩諛諛地獻出他的高見說：「老公祖不妨紆尊降貴的召見武七，賞賜他銀兩，傳令嘉獎他一番。再在奏摺裏附上一片，請皇上降旨，恩准他建立一個牌坊。一者，近來皇上有意興辦新學堂；二者，齊魯各地的百姓，不就一下子都轉過頭來，歌頌老公祖的賢明盛德了嗎？」

撫台的臉上漸有了笑容。吳庸之真不愧是一個「智多星」！

「好極了！事情就這麼辦！」

「哈哈……」撫台滿意地笑了。

「嘻嘻……」師爺得意地和着。

某一個早晨，武訓在館陶縣街口擠在人叢裏看告示。他雖不會唸，可是自然有一兩位秀才監生之類的人，搖頭擺尾地高聲朗誦，作義務的宣傳家。

那是省裏來的告示。老秀才羨慕而得意地唸着那「頭品頂戴，賞戴花翎，文華閣大學士……張，爲」四五十個大字的撫台官銜。

「究竟是幹啥呀？」武訓問人。

「是抓長毛餘黨的！抓周大！……」

「抓周大！……」武七才明白了。他心裏爲他的老英雄朋友驕傲；同時也着實替他耽心。

「武七！跟我走！」一個粗魯的聲音在他的身後高喊；兩隻沉重的手臂已經同時加在他的肩上。

武訓嚇了一大跳。他回頭一看，正是兩個戴紅纓帽的差人！他們不給武訓任何說話和發問的機會，就在衆人屏息驚望之下被駕着走了。

糊里糊塗地，武訓被兩個差役拉到郭知縣衙門裏去。他疑心有人陷害他和周大有關係。

郭知縣正拿着水煙，悠閒地品着苦茗；看見武訓氣喘地被兩個差役像犯人似的左右手拉了來。他瞪目怒喝差人說：

「喂！我叫你們去請武老先生來……你們怎麼……」他又罵道：「下去！」兩個差人受斥；委屈地退了下去。

「啊，武老先生」郭知縣站起來笑着說。「撫台大人召見你。我帶你到濟南府去。」

「饒了我吧，老爺！」武訓疑懼地望着知縣的皮笑心不笑的臉。「我沒作啥壞事……」

「唉，不是！撫台大人要嘉獎你！」

「枷不得哪！」武訓急急地說：「我歲數大哪！……」

郭知縣笑着連連解釋，可是他提醒着：「到了撫台那裏，可得講點規矩禮節啊……」

郭知縣不厭其煩的講授跪拜的儀式。武訓乾瞪着眼望着他……

二十九 老佛爺萬歲

郭知縣帶着武訓走進了撫台衙門花廳外的大院子。十幾個挂着刀的軍官和當差們一路引導着；郭知縣連連向那幾位品職比他高的奴才們唱着喏。

武訓手裏編着小車轆帶，低頭一直向前走去，好像渾忘記了郭知縣兩三天前教給他的一切禮節；一面嘴裏哼唱着：

「不要老婆不要孩；

以修義學爲生涯。」

好不容易郭知縣才在花廳廊沿石級的地方趕上了他，窘急地示意，叫他不要亂唱；一面放下了自己朝服的兩隻馬蹄袖，準備進入花廳，叩謁撫台。可是武訓好像一點也體

會不出他的意思，又在哼唱：

「不娶妻，不生子；

修個義學才無私。」

郭知縣沒法了；只好誠惶誠恐地低頭進入了花廳。

「郭知縣到！」軍官在花廳裏向套間書房喊報，一面又望着武訓。「武……武大人到！」

張撫台身後跟着吳師爺庸之，緩步出來。郭知縣連忙肅立低頭，嘴裏喊着：

「卑職堂邑縣，叩見老公祖。」

他恭恭敬敬地下跪叩頭；起身之後，又向撫台屈一膝請安。

「給大人請安。」

「免哪。」張撫台微微地一擺手；郭知縣已經行完了大禮。

武訓在郭知縣伸臂向上示意的時候，才走上前去下跪。張撫台低身親手相扶，一面謙遜着說：「哎，武老先生！你是國家的祥瑞，山東的聖人。我怎麼受得起這樣的大禮？快起來！快起來！」

當武訓依着郭知縣的話叩下頭去的時候，張撫台低目望了一望自己那一雙沾了瑞氣

的雙手。

「快請坐吧！」張撫台飾笑讓武訓上炕床去坐，又告訴郭知縣說：「郭令也坐下。」

武訓望了一望炕床，抱歉地說：「俺衣服髒得很——還是就坐在當地吧。」
他就在花廳的水磨方磚上舒適地席地而坐，放下了布襪，輕輕地自己哼着：

「噯，又當騾子又當牛，

修個義學不犯愁！」

郭知縣大窘，找着武訓身邊的一個紅木圓凳，斜挂着半個屁股坐下。

「真是英雄本色！」撫台微笑向吳師爺作欽佩狀。

武訓真會利用時間，又在編織盤帶了；他低聲哼着：

「不用格拉不用套，

不用乾土墊磨道。」

「名士！……」吳師爺蹣着大拇指附合着撫台的讚頌說：「風流極哪！風流極哪！」

儘管撫台和幕府怎樣一擋一搭地把我們義丐的品德捧上了天；歎為三代以下，得未曾有；又賞賜他二百兩紋銀和黃布鈴印緣簿；武訓仍然不浪費他自己一分一刻的時間，捻着手裏的線頭。

「武老先生，」撫台大垂青睞地說：「你行乞興學，真是驚天動地的事；算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即刻在奏摺上附上一筆，奏明皇上，給你造牌坊、請封號——表揚老先生的苦操奇行。」

「呀！這千萬使不得！」武訓坐地連連搖着手：「我一個窮要飯的，不要啥牌坊……皇上封我，封我幹啥呢？……」

郭知縣的魂快嚇掉了；斜挂着的屁股如坐針氈。

「牌坊有啥用？又吃不得！又喝……」

郭知縣在背後飛快地伸了一隻手，暗暗緊掩着武訓的嘴；一面窘汗長流地向撫台報告：

「撫座，您就按您的意思向皇上啓奏吧。這武七……武老先生……」他半遮着武訓，替他找原諒的理由說：「這幾天他不舒服……有點病……」

撫台大笑向幕僚說：「哈哈！這種聖朝奇事！當然要上達天聽的。」

「我不瘋，我不病。」

「一心只害義學症！」

武訓頭也不擡，在撫台和吳師爺哈哈笑聲中和郭知縣流汗浹背之下，又從破襠裏拿

出了幾片碎布條來編着……

山東張撫台給武訓請修牌坊的奏片到了北京，同時，各省也來了農民暴動的告急呈文。滿清王朝的統治，在內憂外患交迫下，已經接近了尾聲。帝國主義者的聖經、商品、大炮政策徹底打破了大清的門戶藩籬，升登入室，強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和「中法條約」。披着金色燦爛外衣的封建主義君主專制政體，內部早已朽老腐化了。二十年前火焚後的圓明園，荒草荊棘叢生在赭垣頽壁間；可是五十餘歲的那拉氏西太后，穿着四萬萬人汗珠織就的龍袍，還正在作威作福，加速地摧毀着愛新覺羅王朝對漢族的三百多年的陰森統治。

慈禧太后發怒了。鐵青的臉色，拿着呈文微顫的長甲手指——他偏殿裏屏立着的奴才大臣們，大氣也不敢一透。

「這成什麼話！幾個小毛賊，東也放火，西也劫糧！越鬧越不成體統哪！……咱們大清的朝裏朝外，還有人沒有呀？」

李鴻章、榮祿等臣子們的紅頂花翎垂立不動。殿裏刺耳地響着西后尖銳的聲音。

「怪不得十多年裏，咱們的藩屬：琉球、安南、緬甸，都給洋人搶了去；連小日本

都受了美國人的鼓弄，也敢想來暗算台灣和朝鮮！咱們大清是越來越不行哪！……李鴻章、榮祿、你們拿了皇上的銀子，連咱們自己的這幾個小毛賊都辦不了？……」

太后忽然鳳眼圓睜地說：

「依我的脾氣，把你們都宰了！」

衆臣子奴婢們嚇得一齊下跪，懇呼：「老佛爺！……」

西后嘆了一口氣說：「從前曾國藩打洪秀全，打了十幾年的功夫。後來請什麼美國人、英國人幫忙，總算打下來哪！……現在、裏裏外外，不是亂民，就是鬼子！咱大清的氣數難道就算完了？」

捧着奏本硃漆盤、站在太后身邊的總管李蓮英笑着諂媚地勸說：「老佛爺，您別生這麼大的氣哪……」

「有你什麼說的？」太后今天的氣可不算小。「下去！」

李蓮英挨了太后的一罵，很光榮地懷着無限的忠貞恭順之意，退立一旁。他側目偶然望見西后身後四個旗裝捧着御香和玉如意的宮女臉上笑了一下。他瞪她一眼，宮女的笑容沒有了。

西后順手又撿起張撫台的奏片，冷笑說：「瞧！這不是越來越怪哪！張繡想給一個

叫花子請修牌坊！」她把奏片怒擲於地。「這不叫做吃飽了飯沒事做嗎？」

鬚髮半白的李鴻章伏地向上啓奏道：

「老佛爺！奴才冒萬死給老佛爺回。奴才們看：那些嚮馬亂民和武七請修牌坊的事，正巧可以一齊來辦。老佛爺不妨剿撫並施。對付周大那些嚮馬亂民，我們就得痛剿！就得殺！殺得越多越好！」

西后轉過頭來，望着那匍伏地上的漢籍奴才。

「錯殺一千個老百姓，也不要放走一個嚮馬！」李鴻章得意地續奏：「對付武七這一種的人，我們就得安撫。武七很得人心；也不想造反——我們正好利用他一下……」跪在李鴻章旁邊的榮祿搶過去啓奏說：「對！對！老佛爺，您不妨就降旨給那個武七造牌坊，讓他感謝老佛爺的皇恩……」

「老佛爺！」李鴻章接過來啓奏說：「奴才還有一點意思。老佛爺可以賞他穿黃馬褂，封他爲『義學症』……」

「這麼一來……」榮祿不甘後人地又一口接了過去啓奏說：「天下的老百姓不就都要一齊歌頌老佛爺的聖德如天嗎？」

衆臣一齊不約而同地叩頭高呼：

「老佛爺聖德如天！」

西后的臉上漸漸地添了微笑。她很賞識地宣諭說：

「你們的意思不錯。你們都很有用！」

衆大臣纒繩般的五色朝珠和鍍金的馬蹄袖連連叩頭觸地；感慨涕零地同聲說：「奴才們當盡犬馬之勞！老佛爺萬歲萬歲萬萬歲！」

西后笑着說：「起來，回去吧。」

李蓮英向着大家宣呼：

「老佛爺啓駕哪！……」

老佛爺啓駕的聲音——由偏殿傳赴殿外。西后一隻龍腕扶着李蓮英，由四個宮女前後擁護着，徐徐走下龍座，步向龍門。

「蓮英，」西后想起了剛才的事。「把那些公事送到西暖閣給光緒皇上批一批，省得人盡說我多管皇上的事！」

李蓮英奉旨，要去拾起地上的奏摺；西后又喚着他說：「小李子！還得到後宮去把頭給我篋一篋。」

「老佛爺，」李蓮英撒嬌說：「您剛才罵了奴才，奴才的兩隻手還在發抖呢！恐

怕……窻不好頭……」

「猴崽子！你敢！」

李蓮英聳肩諂笑地走了近前，屈膝半跪地輕喊：「老佛爺！……」
老佛爺咄的一笑，在御香縹緲中緩步而去！——

三十 黃馬褂

光緒帝批准了武訓建坊的奏片。聖旨一到，「樂善好施」四個大字的白石牌坊就由堂邑縣官紳監工督造，在某一個初夏的早晨完工，莊嚴地高聳在柳林鎮崇賢義塾的大街上。

這是一個轟動了半個山東的盛典。濟南張撫台派有專員來指導賞穿黃馬褂的禮儀。附近十幾個村莊的士紳齊來觀禮；郭知縣虔誠恭敬地率領着楊進士、郭芬、婁進士等耆紳，向聖旨三跪九叩地行了大禮。老鄉們擠在四周圍看；孩子們爭在地上搶拾着爆放了鞭炮。

武訓一個人坐在義學大門裏的階上，心裏紛亂如麻……周大的聲音在警告：「當心

他們騙你！」……貧家婦怒責她的孩子說：「唸啥書？架子都大了！」……趙光遠的書本裏：「學而優則仕」……郭知縣的贈衣……張撫台的賞銀……光緒皇上的恩賜牌坊……這些一連串的事件正從他的行乞興學的基礎上湧起了可怕的疑雲！

他被兩個戴紅纓帽的差役連請帶拉地送到了牌坊底下。鎖吶吹着；鼓鑼齊鳴。

「這真是皇恩浩蕩，榮宗耀祖呀！」郭知縣迎接着呆然屹立的武訓說；一面必恭必敬地從龍亭裏捧出了黃馬褂：

「武老先生，快過來謝恩吧！皇上封你爲『義學正』，賞穿黃馬褂，又給你造了大牌坊。真是皇恩浩蕩，聖眷渥隆；我們一輩子、十輩子、變牛變馬，也報不了這皇恩呀！……快來跪下！」

武訓果然沒有動。

「快來謝恩！穿起這黃馬褂吧！」郭知縣笑容滿面地說，像騙小孩子穿起新衣服去上學似的。武訓望着牌坊，望着黃馬褂；布襪裏的線頭碎布拿在手裏。

「牌坊！黃馬褂！……我三十年討飯辦義學不是爲了討封，爲了牌坊，爲了穿黃馬褂呀！……」

他開始整理手裏的線頭碎布，一面低頭若無其事地哼唱着：

「義學正，不用封。」

黃馬褂，沒得用！

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

老鄉們聽着武訓哼唱，不覺笑了起來。郭知縣繃眉驚怒，哭笑不得。

一陣哈哈的笑聲插了進來——原來又是張舉人。

「啊呀，武老先生！兄弟來遲了一步！哈哈！」張舉人盛服趕到，笑容滿面地向郭知縣拱手，連喊：

「郭老父台！啊，武老先生！你得了皇上這麼大的恩寵，真叫做一步登天，青雲萬里呀！我們是三十年的老朋友哪，特來向您道喜！」

張舉人連連向武訓作揖打恭。武訓不習慣，忙伸手阻止他。就在這拒讓之間，武訓的破袖子給張舉人「卜」的一聲，扯了一個更大的洞。

「哎呀！老朋友！」張舉人急急抱歉地喊：「真對不起！我得賠您一件馬褂……」武訓止住張舉人去解自己的緞馬褂，笑告他說：「不用賠哪。那裏有一件黃馬褂我還沒有穿哩！」

郭知縣乘機說：「對呀！還是快點穿上黃馬褂，謝皇上的恩典吧！……」他看見武

訓不肯動，就厲聲一喊：「來！給他穿上！」

兩個差人應聲上前，不由武訓分說，強迫給他穿了上去，把他推正朝香案龍亭聖旨站定。

樂工吹起長笛和鎖呐；大鑼敲了起來；司儀人朝服纓帽，嘶聲高喊：

「就位！……跪！……跪！……」

武訓僵站着，好像被人推上了法場。他低頭望着那一件套罩在千疤萬補的破袍上的黃馬褂，嘴裏支吾着說：

「黃馬褂！……我這一個窮要飯的，穿起這件黃馬褂去要飯……別人不給哪！……」老鄉們又是一陣的嬉笑。

司儀在鼓樂聲中，嘶聲地喊着：

「跪！……跪！……」

百十雙眼睛盯着了他。幾千年封建勢力的重心壓到一個窮人的肩土！武訓忽然笑了；笑得那樣的不自然！

「黃馬褂！哈哈！……我這不是做了官嗎？……哈哈！……嘻嘻！……嘿嘿！我做了大官哪！……騎大馬哪！……」

腳一軟……狂笑着……武訓坐在地上。忽然拍掌大笑，雙腳朝天，四肢亂動起來……

「他瘋哪！」楊進士告訴張舉人說。

郭知縣、婁進士、一切紳士們窘難住了。人瘋了，有什麼辦法呢？……

「哈哈！我做了大官哪！」武訓從地上掙了起來；可是並忘記他的裕子和銅瓢。他偏偏倒倒地在百十雙炯炯眼睛注視之下，離開了香案。

「大老爺來哪！閒人讓開！……」他大聲笑喊，手裏的銅瓢重重地敲在鑼手的大銅鑼上。「噹！……」

他笑着，喊着，走過了「肅靜」、「迴避」的牌，蔑視着林立的儀仗旗傘；笑退了整個封建主義戲台上那些紙糊木雕的滑稽小丑……

人叢中跑出了滿面淌着血的趙熊。他驚喘地喊告他的主子：

「老爺……！不好哪！今早周大帶了幾十個鬍鬚來，把咱們家搶哪！……燒成平地哪！……」

張舉人好像被疾雷劈了，胖臉立刻成了土色；呆呆地瞪着兩眼。熊熊的火焰從面前飛騰沖舞……門大的喊殺聲……刀槍長矛的劈刺聲……馬蹄衝進了大門……攻入了後院

……踏破了上房……矛影、血光、烈火……摧毀了「爲善最樂」的金字招牌……周大狂喊着：「殺盡吃人的魔鬼！」……

張舉人雙眼上翻，向後軟倒了下去。紙糊泥塑的魔王在人民的怒火鐵拳下毀滅了！「不好了！鬻馬殺來了！」一個朝服纓冠的人神經過敏地狂喊了起來；雙手抱了頭部飛也似地亂逃亂竄……一霎時，牌坊下秩序大亂，發爲不可收拾的狂潮。

頭一個開跑的就是胖臉疎鬚的郭知縣；跟着的是岸然道貌的士紳們。「長毛殺來哪！……周大殺來哪！……」聲聲穿刺着飛逃者的耳鼓。龍亭推翻了……香爐倒下了……聖旨踐踏在腳底……銅頂、晶頂、花翎、委棄在塵埃……人仰馬翻，雞飛狗跳……一場莊嚴的盛典化成了可笑的瘋人狂想千重奏……

當那一場虛驚趕走了牌坊下的官紳們時，武訓苦笑地走進了義學的大門。激烈的衝動使這位老年的丐者精神和體力上疲憊不堪。他萎靡地軟仆在義學的大院子裏，黃馬褂散落在一邊。

「武老先生！……」孩子們四邊跑上來圍着，伸出援助的手。趙光遠驚慌地趕來扶起了武訓。

武訓擡頭環顧一羣孩子們，忽然雙膝下跪，懇求着，悲喚着：

「孩子們！我求求你們！……求求你們大家夥！」他喘息地望着那一羣隨着他跪在地上的孩子們。

「趙光遠！窮孩子們！你們都是莊稼人的孩子……你們都是窮人……有一件頂要緊的事你們千萬要記牢了！……你們唸好了書，將來不要忘記了咱們莊稼人！……千萬不能忘記咱們窮人！……」

他流着淚望着、拉着、哀懇着……好像世界已經到了生死一髮的關頭。

「你們都記牢了嗎？……」

趙光遠含淚連連點頭說：「我記得牢！」

武訓力睜老眼望着孩子們，一一地問他們：「記得嗎？……你記得牢嗎？……記着了！……」

當孩子們點首感動，表示了牢記決心之後，武訓站了起來，喚着叫孩子們都起來。

「我要走哪。」

趙光遠趕上了幾步，拉着了武訓的袖子說：「老先生，你又要出去討飯捐錢了嗎？」

……您別去！以後就留在這裏吧！你累了，該休息哪！」

「休息？……」武訓回頭望着趙光遠。「我不能休息！不等到每一個窮孩子都有書

唸，都有飯吃的時候……我是不會休息的！」

趙光遠哭了。他求着：「老先生！你已經老哪……再出去受罪受苦，你會……你會死的……」

武訓用袖子拭着趙光遠的臉，回頭望着一羣悲泣的孩子們。

「別哭呀！哭幹啥？……我死不了！」他告訴趙光遠一個祕密說：「我有一個朋友……他告訴過我：咱大家夥一齊好好地幹！總有一天，這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他慈愛地環顧，向孩子們告別說：「我走哪！」

一個孩子抬起了地上的黃馬褂，在門口追上了他，喊着：「老先生！你的黃馬褂！」武訓回頭看着那孩子手裏的發閃光的緞織品，用手裏的銅瓢輕輕一推：黃馬褂委棄在地下下了。

在長滿了高粱的青紗帳原野上，武訓蹣跚大步走着。周大的一支武裝的隊伍，風馳電掣地飛奔了過去；蹄後捲起了滾滾的黃塵……

武訓手搖着頭微笑了——好像周大豪壯堅強的聲音在高喊：「大家一齊好好地幹！將來的天下都是咱們老百姓的！」

「對哪！將來的天下，一定是要由工人階級來領導的！」女教師在武祠前向孩子們講完了故事，結語說：

「武訓老先生爲了窮孩子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不屈服地、堅韌地、鬥爭了一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個義學，後來都給地主們搶過去了。所以，單憑唸書，也解救不了窮人。周大呢——單憑農民的報復心理去除霸報仇，也沒有把廣大的羣衆組織起來。在當時的那個歷史環境裏，他們兩個人都無法獲取決定性的勝利。」

女教師說明：「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役和流血鬥爭，才在爲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組織之下，在無產階級的政黨正確領導之下，趕走了帝國主義，打倒了反動政權，必然地得到了解放！」

小學生們回頭望着祠前武訓的畫像，懷着無比的親愛和熱情。墓園裏唱遊着解放後的快樂的人們；村幹部又從傳聲筒裏遠遠地廣播着：「唸冬學的同志們！……」

「爺爺！」拉小車的小五兒忽然一把抓着老布飯的袖子，小臉急得紅紅地說：「我也去唸冬學！」

老布販從嘴裏拿出了旱煙桿，微笑望着他的小孫子點頭。他的眼光慢慢地轉到女教師和武訓的畫像。

女教師說：「我們紀念武訓，要發憤用功來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要認識他的勤勞勇敢的、典型的中華民族的崇高品質；要學習他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忘我精神。」她說：「讓我們把武訓做榜樣，爲全世界的勞苦大眾，做一條牛吧！」

莊嚴神聖的贊詩高唱入雲。大家好像幻見了老年的武訓；肩背布襖，手提銅瓢，在北方原野的風沙中遲緩地、但是堅定地走着……

